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歷 代 名 人 書 札

附 續 編

( 一 )

吳 會 祺 編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萬有文庫

第二集七百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 例言

人類日繁交際往來之事亦日以衆言事達情書札爲重數千年來佳篇林立散見史傳及各大家文集  
中今詳加採擇泐爲是編

春秋之世詞令極工左傳所載如子家遺趙宣子書叔向遺子產書之類以旣列爲經概不入選  
書札之名不一而足其施之上者曰奏記曰上書曰啓曰牋自敵以下曰簡曰帖曰教其上下通用曰狀  
其實皆書類也自來選家皆各自爲體今一概入選不復加以區別惟對揚之體宜歸奏議類者不復闌  
入

春秋之世詞令極工左傳所載如子家遺趙宣子書叔向遺子產書之類以旣列爲經概不入選  
書札之名不一而足其施之上者曰奏記曰上書曰啓曰牋自敵以下曰簡曰帖曰教其上下通用曰狀  
大約散體居十之七八駢體居十之二三

春秋之世詞令極工左傳所載如子家遺趙宣子書叔向遺子產書之類以旣列爲經概不入選  
書札之名不一而足其施之上者曰奏記曰上書曰啓曰牋自敵以下曰簡曰帖曰教其上下通用曰狀  
唐代風氣文人學士多上書貴公之門以求進用其中佳者頗能自樹風節然其體固已卑矣今特取其  
最佳者稍存一二餘則文采雖工悉從割愛

魏晉以來士大夫多方外之交相與剖析禪理鄙人於內典之書無所窺見故凡近此者不錄

詁經之語論性之文以及關於朝廷經制者非詳參諸說不能得其根要猝取讀之使人意煩今凡遇此種者不錄

是編多先與書後答書或值易代之際及名輩先後之稍懸亦有與書在後答書在前者此爲變例是編於通書本末內有事實可考者於題下作小引一首無者闕之是編起自周秦至勝國而止

# 歷代名人書札目錄

## 卷一

### 周秦

樂毅報燕惠王書

范雎獻秦昭王書

魯仲連遺燕將書

陳餘遺章邯書

### 漢

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薄昭與淮南厲王書

枚乘奏吳王書 上書重諫吳王

司馬遷報任安書

李陵答蘇武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

王生遺蓋寬饒書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朱浮與彭寵書

馬援誡兄子嚴敦書

馮衍奏記鄧禹

崔駰與竇憲書

李固與黃瓊書

魏武帝與王芬書

孔融論盛孝章書

阮瑀爲曹公與孫權書

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 三國

魏文帝與吳質書

曹植與楊德祖書 與吳季重書

吳質答魏太子牋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答東阿王書

應璩與侍郎曹長思書 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楊修答臨淄侯牋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

趙至與嵇茂齊書

阮籍奏記詣蔣公

## 晉

陸雲答車茂安書

盧湛贈劉琨書

劉琨答盧湛書

王羲之遺殷浩書 與會稽王牋

陶潛與子儼等疏

## 南北朝

邱遲與陳伯之書

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沈約答樂藹書 報王筠書

任昉與沈約書 到大司馬記室牋 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江淹獄中上建平王書 與交友論隱書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書

王僧孺與何炯書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和受試詩啓

吳均與朱元思書

徐陵爲貞陽侯重答王太尉書

陳後主與詹事江總書

劉峻與宋玉山元思書

劉潛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 唐

王績答馮子華處士書

薛收上秦王書

蔣儼責田游巖書

盧照鄰寄裴舍人遺衣藥直書

王勃與契苾將軍書 爲人與蜀城父老書

駱賓王與博昌父老書

張說弔陳司馬書 與褚先生書

李嶠上高長史述和詩啓

張九齡上姚令公書

韋述答蕭十書

李白與韓荊州書

蕭穎士爲南陽尉六舅上鄧州趙王牋

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吳保安與郭仲翔書

郭仲翔與吳保安書

于邵與李尙書書 與楊員外書

崔造與權德輿書

李舟與齊相國書

韋皋上皇太子牋

林蘊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權德輿賀崔相國書

陸長源上宰相書

盧坦與李渤拾遺書

劉禹錫與柳子厚書 謝門下武相公啓

呂溫代辛將軍與普潤劉尙書書

韓愈上宰相書 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與鄂州柳中丞書 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與崔羣書

答陳商書 答崔立之書 答竇秀才書 答李翊書 與孟東野書 上張僕射書 與陳給

事書 答劉正夫書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 與蕭翰林俛書 與李翰林建書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答章中

立論師道書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與韓愈論史官書 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李翱答皇甫湜書 答獨孤舍人書 答王載言書 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啓

白居易與元微之書 與劉蘇州書

張籍上韓昌黎第二書

符載與劉訐事伯芻書 寄贈于尚書書

李德裕與姚諫議邵書

劉巖夫與段校理書

杜牧投知己書 答莊充書 上李中丞書 與人論諫書

劉蛻諭江陵耆老書

孫樵寓汴觀察判官書 與王霖秀才書

顧雲代人上路相公書

## 卷二

### 五代

李襲吉爲晉王貽梁祖書

李愚勸韓建討賊書

徐鉉復方訥書 答林正字書

## 宋

張詠答王觀察書

穆修答喬適書

晏殊答樞密范給事書

謝絳游嵩山寄梅殿丞書

歐陽修上范司諫書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與刁景純學士書 與荆南樂秀才書 與

尹師魯書

蘇舜欽答韓持國書

蔡襄答趙內翰書

司馬光答劉濠書 與王介甫書

王安石答韶州張殿丞書 上田正言書 上凌屯田書 上郎侍郎書 答司馬諫議書 與參

政王禹玉書 與馬運判書 與祖擇之書

曾鞏上杜相公書 福州上執政書 與孫司封書 寄歐陽舍人書

蘇洵上富相公書 上歐陽內翰書 上韓昭文論山陵書

劉敞與王介甫書

蘇軾黃州上文潞公書 與章子厚書 與李方叔書 上梅直講書 謝張太保撰先人墓碣書

上韓太尉書 答張文潛書 答黃魯直書 答秦太虛書 答李端叔書

黃庭堅上東坡先生書 答李幾仲

蘇轍上洪州孔大夫論徐常侍墳書 上樞密韓太尉書 答黃庭堅書

吳孝宗與張江東論事書

張耒答李推官書

鮑欽止答李景夏書

周行己謝祭酒司業書

陸游上執政書 上辛給事書 答劉主簿書 答王樵秀才書

朱熹與留丞相書

王炎上葛樞密書

## 金

元好問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答聰上人書

王若虛答張仲傑書

## 元

許衡答耶律惟重書

虞集答劉桂隱書

劉因上宰相書

盧摯與姚江村先生書

吳澂答董中丞書

## 明

宋濂答章秀才論詩書

徐一夔與王待制書

方孝孺與蘇先生書 答許廷慎書

王守仁答毛憲副書 答友人書 答黃宗賢書

王叔英與方正學書

唐順之答李中溪御史書 與周中丞論項守書 與陳後岡參議 再與茅鹿門知縣書 答

徐存齋相公書 再與曾石塘總制書 與曹子泰評事書

歸有光與宣仲濟書 上萬侍郎書 山舍示學者書 與陸太常書 與沈敬甫書

張居正答應天巡撫宋陽山書 答應天巡撫胡雅齋書 與李太僕漸庵論治體書 答奉常

陸五臺書 答憲長周友山書 答湖廣巡撫朱謹吾辭建亭

唐時升與曾長石編修書

宗臣報劉一丈書

史可法復攝政睿親王書

錢謙益復吳世溟書

吳炎復尹洞庭書

答陸麗京書

與潘力田書

# 歷代名人書札卷一

## 周秦

樂毅報燕惠王書

初燕爲齊滅。燕昭王以毅爲將。大破齊。下七十餘城。惟莒。卽墨未下。及昭王薨。惠王立。信左右之言。謂毅養敵自重。使騎劫代之。毅亡奔趙。齊田單大敗燕兵。齊地盡復。惠王大悔。又恐趙乘其敗。圖之。乃使人數毅之罪。且謝之。毅以書報。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聖賢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願反命。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

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甯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曆室。薊邱之植。植於汶篁。自五伯已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爲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聖賢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疆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羣臣之日。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隸。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鷗夷而浮之江。吳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主之不同量。是以至於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雖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臣聞古之君子。交絕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惟君王之留意焉。

范雎獻秦昭王書

雖得罪於魏。秦王稽使魏。私載之以歸。薦之昭王。王未及用。雖上此書。秦卒以雎爲相。封爲應侯。臣聞明主泄政。有聞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爲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爲不可。久留臣無爲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貴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胸。不足以當楛質。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爲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

王邪且臣聞周有砥礪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璞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工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

### 魯仲連遺燕將書

燕伐齊攻聊城拔之或譖之燕王燕將保聊城不敢歸齊攻之不下魯仲連遺以書燕將得之泣三日遂自殺齊因拔聊城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卻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敵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

爲天下僂笑。國敵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敵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於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

陳餘遺章邯書

邯爲秦將。將兵救趙。爲項羽所敗。二世使人讓邯。邯使人入請事。不得見。歸言趙高用事。勸邯自爲

計邯恐時餘爲趙將以書遺之邯遂降。

白起爲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計而竟賜死蒙恬爲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爲秦將三歲矣所亡失以萬數而諸侯並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爲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爲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稱孤此孰與身伏鈇鑕妻子爲僇乎。



漢

韓王信報柴將軍書

匈奴圍馬邑。信叛。與連兵。因引匈奴兵入居參合。將軍柴武遺信書。勸使自歸。信不從。後兵敗被殺。陛下擢僕起閭巷。南面稱孤。此僕之幸也。滎陽之事。僕不能死。囚於項籍。此一罪也。及寇攻馬邑。僕不能堅守。以城降之。此二罪也。今反爲寇將兵。與將軍爭一旦之命。此三罪也。夫種蠡無一罪。身死亡。今僕有三罪於陛下。而欲求活於世。此伍子胥所以債於吳也。今僕亡匿山谷間。旦暮乞貸蠻夷。僕之思歸。如痿人不忘起。盲者不忘視也。勢不可耳。

薄昭與淮南厲王書

厲王高帝子。就封淮南。文帝時來朝。以私怨殺辟陽侯。審食其。帝赦其罪。及歸國。屢爲不法。帝令昭以書責之。王不聽。復謀反。事覺。廢徙蜀。道死。

竊聞大王剛直而勇。慈惠而厚。貞信多斷。是天以聖人之資奉大王也。甚盛。不可不察。今大王所行。不稱天資。皇帝初卽位。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縣之實。甚厚。大王以未嘗與皇帝相見。求入朝見。未畢。昆弟之歡。而殺列侯。以自爲名。皇帝不使吏與其間。赦大王甚厚。漢法。二千石缺。輒言漢補。大王逐漢所置。而請自置相二千石。皇帝翫天下正法。而許大王甚厚。大王欲屬國爲布衣。守冢真定。皇帝不許。使大王毋失南面之尊。甚厚。大王宜日夜奉法度。修貢職。以稱皇帝之厚德。今迺輕言。

恣行以負謗於天下。甚非計也。夫大王以千里爲宅居。以萬民爲臣妾。此高皇帝之厚德也。高帝蒙霜露。沐風雨。赴矢石。野戰攻城。身被創痍。以爲子孫成萬世之業。艱難危苦甚矣。大王不思先帝之艱苦。日夜怵惕。修身正行。養犧牲。豐饗。盛奉祭祀。以無忘先帝之功德。而欲屬國爲布衣。甚過。且夫貪讓國土之名。輕廢先帝之業。不可以言孝。父爲之基。而不能守。不賢。不求守長陵。而求之真定。先母後父。不誼。數逆天子之令。不順。言節行以高兄。無禮。幸臣有罪。大者立斷。小者肉刑。不仁。貴布衣一劍之任。賤王侯之位。不知。不好學問大道。觸情妄行。不詳。此八者。危亡之路也。而大王行之。棄南面之位。奮諸賁之勇。常出入危亡之路。臣之所見。高皇帝之神。必不廟食於大王之手。明矣。昔者周公誅管叔。放蔡叔。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秦始皇殺兩弟。遷其母。以安秦。頃王亡代。高帝奪之國。以便事。濟北舉兵。皇帝誅之。以安漢。故周齊行之於古。秦漢用之於今。大王不察古今之所以安國便事。而欲以親戚之意。望於太上。不可得也。亡之諸侯。游宦事人及舍匿者。論皆有法。其在王所。吏主者坐。今諸侯子爲吏者。御史主。爲軍吏者。中尉主。客出入殿門者。衛尉主。諸從蠻夷來歸誼。及以亡名數。自占者。內史縣令主。相欲委下吏。無與其禍。不可得也。王若不改。漢繫大王邸。論相以下。爲之奈何。夫墮父大業。退爲布衣所哀。幸臣皆伏法。而誅爲天下笑。以羞先帝之德。甚爲大王不取也。宜急改操易行。上書謝罪。曰。臣不幸。早失先帝。少孤。呂氏之世。未嘗忘死。陛下卽位。臣怙恩德。驕盈。行多不軌。追念辜過。恐懼伏地待誅。不敢起。皇帝聞之。必喜。大王昆弟歎欣於上。羣臣皆得延壽於下。上下得宜。海內常安。願熟計而疾行之。行之有疑。禍如發矢。不可追已。

枚乘奏吳王書

時吳王濞反迹已露。乘仕吳爲郎中。以書諫濞。不聽。遂去之。濞後反誅。

臣聞得全者昌。失全者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士。不過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則事無遺策。功流萬世。臣乘願披腹心。而効愚忠。惟大王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言。夫以一縷之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之淵。雖甚愚之人。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鼓而驚之。係方絕。又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能聽忠臣之言。百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於累卵。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泰山。今欲極天命之上壽。弊無窮之極樂。究萬乘之勢。不出反掌之易。居泰山之安。而欲乘累卵之危。走上天之難。此愚臣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而惡其迹。卻背而走。迹逾多。影逾疾。不如就陰而止。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由抱薪而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也。去楊葉百步。百發百中。楊葉之大。加百中焉。可謂善射矣。然其所止。百步之內耳。比於臣乘。未知操弓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何自來。太山之靈。穿石。殫極之統。斷榦。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靡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丈必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而蘖。足可搔而絕。手可擢而抓。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養。不見其益。有時而大。積德累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願大王熟計。

而身行之。此百世不易之道也。

枚乘上書重諫吳王

此書上於吳已反之後。故與前書多隱語者不同。計是時枚生已不在吳矣。

昔秦西舉胡戎之難。北備榆中之關。南距羌荏之塞。東當六國之從。六國乘信陵之藉。明蘇秦之約。厲荆軻之威。并力一心以備秦。然秦卒禽六國。滅其社稷。而并天下。是何也。則地利不同。而民輕重不等也。今漢據全秦之地。兼六國之衆。修戎狄之義。而南朝羌荏。此其與秦地相什。而民相百。大王之所明知也。今夫讒諛之臣。爲大王計者。不論骨肉之義。民之輕重。國之大小。以爲吳禍。此臣所以爲大王患也。夫舉吳兵以警於漢。譬猶蠅蚋之附羣牛。腐肉之齒利劍。鋒接必無事矣。天下聞吳率失職諸侯。願責先帝之遺約。今漢親誅其三公。以謝前過。是大王威加於天下。而功越於湯武也。夫吳有諸侯之位。而富實於天子。有隱匿之名。而居過於中國。夫漢并二十四郡十七諸侯。方輸錯出。軍行數千里。不絕於郊。其珍怪不如山東之府。轉粟西鄉。陸行不絕。水行滿河。不如海陵之倉。修治上林。雜以離宮。積聚玩好。圈守禽獸。不如長洲之苑。游曲臺。臨上路。不如朝夕之池。深壁高壘。副以闕城。不如江淮之險。此臣之所爲大王樂也。今大王還兵疾歸。尙得十半。不然。漢知吳有吞天下之心。赫然加怒。遣羽林黃頭循江而下。襲大王之都。魯東海絕吳之饗道。梁王飾車騎。習戰射。積粟固守。以偪滎陽。待吳之飢。大王雖欲反都。亦不得已。夫三淮南之計。不負其約。齊王殺身以滅其迹。四國不得出兵。其郡趙因邯鄲。此不可掩。亦已明矣。今大王已去千里之國。而制於十里之內矣。張韓將北地。弓高宿左右。兵不得下壁。軍不得太息。臣竊哀之。願大王熟

察焉。

司馬遷報任安書

安遣司馬遷書勸以推賢進士。未及報。會安以衛太子事下獄當死。乃追爲之。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爲務。意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駑。亦嘗側聞長者之遺風矣。願自以爲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爲爲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爲知己者用。女爲說己者容。若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爲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黜耳。書辭宜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間。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旬月。迫季冬。僕又薄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爲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爲過。僕聞之。修身者智之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袁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事有關於宦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搃旗之功。下之不能積

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爲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未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爲掃除之隸。在闕茸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尙何言哉。尙何言哉。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行。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爲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一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慙慙之餘。慊慊然。僕觀其爲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爲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疆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流涕。沫血飲泣。更張空券。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爲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恒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爲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卽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

爲僕沮貳師。而爲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爲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爲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爲伍。深幽囹圄之中。誰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旣生降。隕其家聲。而僕又侂之蠶室。重爲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爲俗人言也。僕之先人。非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爲智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爲牢。勢不可入。削木爲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爲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爲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

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而婢妾，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幽於圜牆之中而不辭者，恨私心有所不盡，鄙陋沒世，文采不表於後世也。古者富貴而名磨滅，不可勝記，惟倜儻非常之人稱焉。蓋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邱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贖腳，兵法修列，不韋遷蜀，世傳呂覽，韓非囚秦，說難孤憤，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來者，乃如左邱明無目，孫子斷足，終不可用，退而論書策，以舒其憤，思垂空文，以自見，僕竊不遜，近自託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略考其行事，綜其終始，稽其成敗興壞之紀，上計軒轅，下至於茲，爲十表，本紀十二，書八章，世家三十，列傳七十，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草創未就，會遭此禍，惜其不成，是以就極刑而無愠色，僕誠以著此書，藏之名山，傳之其人，通邑大都，則僕償前辱之責，雖萬被戮，豈有悔哉？然此可爲智者道，難爲俗人言也。且負下未易居，下流多謗議，僕以口語，遇遭此禍，重爲鄉里所僂笑，以污辱先人，亦何面目復上父母之邱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迴，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霑衣也。身直爲閨閣之臣，甯得自引深藏巖穴邪？故且從俗浮沈，與時俯仰，以通其狂惑。今少卿乃教以推賢進士，無乃與僕私心刺謬乎？今雖欲自雕琢，曼辭以自飾，無益於俗，不信，適足取辱耳。要之，死日然後非是，乃定。書不能悉意，略陳固陋，謹再拜。

李陵答蘇武書

陵初與武友善。武使匈奴被留。及陵兵敗而降。匈奴屢使陵勸武降。不聽。武歸。以書招陵。陵報之。後卒於匈奴。此書有疑爲六朝人作。未知然否。

子卿足下。勤宣令德。策名清時。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還答。慰誨勸勸。有踰骨肉。陵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苦。終日無覩。但見異類。章鞬毳帳。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飢渴。舉目言笑。誰與爲歡。胡地玄冰。邊土慘裂。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互動。牧馬悲鳴。吟嘯成羣。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爲鯨鯢。身負國恩。爲世所悲。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之俗。違棄君親之恩。長爲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更成戎狄之族。又自悲矣。功大罪小。不蒙明察。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以自明。刎頸以見志。願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羞。故每攘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見陵如此。以爲不入耳之歡。來相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忉怛耳。嗟乎子卿。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前書倉卒。未盡所懷。故復略而言之。昔先帝授陵步卒五千。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遇戰。而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之外。入強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馬。然猶斬將擐旗。追奔逐北。滅跡掃塵。斬其梟帥。使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大任。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匈奴旣敗。舉國興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單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旣不相如。步馬之

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乘創痛。決命爭首。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復徒手奮呼。爭爲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爲陵震怒。戰士爲陵飲血。單于謂陵不可復得。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故陵不免耳。昔高皇帝以三十萬衆。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僅乃得免。況當陵者。豈易爲力哉。而執事者云云。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士。而惜死之人哉。甯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爲利者乎。然陵不死。有所爲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誠以虛死不如立節。滅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之恥。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句踐之讎。報魯國之差。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此陵之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云。漢與功臣不薄。子爲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囚繫。韓彭菹醢。量錯受戮。周魏見辜。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爲之痛心哉。陵先將軍功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到身絕域之表。此功臣義士所以負載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且足下昔以單車之使。適萬里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苦。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老母終堂。生妻去帷。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人。尙猶嘉子之節。況爲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之薦。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位不過典屬國。無尺土之封。加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爲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爲廊廟宰。子尙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使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以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邪。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爲別世之人。死爲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勉事聖君。足下胤子無恙。勿以爲念。努力自愛。時因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楊惲報孫會宗書

惲罷職家居。喜結納賓客。會宗以書戒之。惲不聽。後惲爲人所告。上廷尉案驗。得此書上之。宣帝見而惡之。坐腰斬。

惲材朽行穢。文質無所底。幸賴先人餘業。得備宿衛。遭遇時變。以獲爵位。終非其任。卒與禍會。足下哀其愚蒙。賜書教督。以所不及。殷勤甚厚。然竊恨足下不深惟其終始。而猥隨俗之毀譽也。言鄙陋之愚心。若逆指而文過。默而息乎。恐違孔氏各言爾志之義。故敢略陳其愚。惟君子察焉。惲家方隆盛時。乘朱輪者十人。位在列卿。爵爲通侯。總領從官。與聞政事。曾不能以此時有所建明。以宣德化。又不能與羣僚同心并力。陪輔朝廷之遺忘。已負竊位素餐之責久矣。懷祿貪勢。不能自退。遭遇變故。橫被口語。身幽北闕。妻子滿獄。當此之時。自以夷滅不足以塞責。豈意得全首領。復奉先人之邱墓乎。伏惟聖主之恩。不可勝量。君子游道。樂以忘憂。小人全軀。說以忘罪。竊自思念。過已大矣。行已虧矣。長爲農夫以沒世矣。是故身率妻子。戮力耕桑。灌園治產。以給公上。不意當復用此爲譏議也。夫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臣之得罪。已三年矣。田家作苦。歲時伏臘。烹羊炮羔。斗酒自勞。家本秦也。能爲

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奴婢歌者數人。酒後耳熱。仰天拊缶而呼烏烏。其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而落爲其。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是日也。拂衣而喜。奮袖低昂。頓足起舞。誠淫荒無度。不知其不可也。憚幸有餘祿。方糴賤販貴。逐什一之利。此賈豎之事。污辱之處。憚親行之。下流之人。衆毀所歸。不寒而栗。雖雅知憚者。猶隨風而靡。尙何稱譽之有。董生不云乎。明明求仁義。常恐不能化民者。卿大夫之意也。明明求財利。常恐困乏者。庶人之事也。故道不同不相爲謀。今子尙安得以卿大夫之制而責僕哉。夫西河魏土。文侯所興。有段干木。田子方之遺風。凜然皆有節概。知去就之分。頃者足下離舊土。臨安定。安定山谷之間。昆夷舊壤。子弟貪鄙。豈習俗之移人哉。於今迺睹子之志矣。方當盛漢之隆。願勉旃。毋多談。

王生遺蓋寬饒書

寬饒事宣帝。亢直敢言。生恐其及禍。故爲此書。寬饒不能用。後下吏自刎死。

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職循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惟裁省覽。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興。聖帝明王。累起相襲。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禮樂不正。道之難全也如此。是故孔子憂道之不行。歷國應聘。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訟乃得其所。修易序書。制作春秋。以紀帝王之道。及夫子沒而微言絕。七十子終而大義乖。重遭戰國。棄籩豆之禮。理軍旅之陳。孔子之道抑。而孫吳之術興。陵夷至於暴秦。燔經書。殺儒士。設挾書之法。行是古之罪。道術由是遂滅。漢興。去聖帝明王遐遠。仲尼之道又絕。法度無所因襲。時獨有一叔孫通略定禮儀。天下惟有易卜。未有它書。至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大臣絳灌之屬。或介冑武夫。莫以爲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彙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傅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於學官。爲置博士。在漢朝之儒。惟賈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鄒魯梁趙。頗有詩禮春秋先師。皆起於建元之間。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秦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稱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時漢興已七八十年。離於全經。固已遠矣。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於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閱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桓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士君子之所嗟痛也。往者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

至於國家將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禪巡狩之儀。則幽冥而莫知其原。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抑此三學。以尚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德通聖明。繼統揚業。亦閱文學。錯亂學士。若茲雖昭其情。猶依違謙讓。樂與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詔。試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銜命。將以輔弱扶微。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則不然。深閉固拒。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夫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迺衆庶之所爲耳。非所望士君子也。且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外內相應。豈苟而已哉。夫禮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猶愈於野乎。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義。豈可偏絕哉。若必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以陷於文吏之議。甚爲二三君子不取也。

朱浮與彭寵書

寵爲漁陽太守。王郎之叛。轉糧食有功。世祖接之。不能滿其意。浮與寵素不協。因譖之。寵遂反。浮以書責之。寵後爲奴所殺。

蓋聞智者順時而謀。愚者逆理而動。常竊悲京城太叔。以不知足而無賢輔。卒自棄於鄭也。伯通以名字典郡。有佐命之功。臨民親職。愛惜倉庫。而浮乘征伐之任。欲權時救急。二者皆爲國耳。卽疑浮相譖。何不詣闕自陳。而爲滅族之計乎。朝廷之於伯通。恩亦厚矣。委以大郡。任以威武。事有柱石之寄。情同子孫之

親匹夫媵母。尙能致命一殮。豈有身帶三綬。職典大邦。而不顧恩義。生心外叛者乎。伯通與吏民語。何以爲顏。行步拜起。何以爲容。坐臥念之。何以爲心。引鏡窺景。何以施眉目。舉厝建功。何以爲人。惜乎棄休令之嘉名。造梟鷗之逆謀。捐傳葉之慶祚。招破敗之重災。高論堯舜之道。不忍桀紂之性。生爲世笑。死爲愚鬼。不亦哀乎。伯通與耿俠遊。俱起佐命。同被國恩。俠遊謙讓。屢有降挹之言。而伯通自伐。以爲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羣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高。論於朝廷。則爲遼東豕也。今乃愚妄。自比六國。六國之時。其勢各盛。廓土數千里。勝兵將百萬。故能據國相持。多歷年所。今天下適定。海內願安。士無賢不肖。皆樂立名於世。而伯通獨中風狂走。自捐盛時。內聽嬌婦之失計。外信讒邪之諛言。長爲羣后惡法。永爲功臣鑒戒。豈不誤哉。定海內者無私讐。勿以前事自疑。願留意顧老母少弟。凡舉事無爲親厚者所痛。而爲見讐者所快。

### 馬援誡兄子嚴敦書

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貽書誡之。後有訟杜保者。引援書爲證。卽此篇也。梁松素與保往來。幾得罪。以是怨援。援沒於軍。松遂構成其罪。

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甯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汝曹知吾惡之甚矣。所以復言者。施衿結纜。申父母之戒。欲使汝曹不忘之耳。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

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尙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訖今季良尙未可知。郡將下車。輒切齒。州郡以爲言。吾常爲寒心。是以不願子孫效也。

馮衍奏記鄧禹

後漢書衍本傳載是篇。係與鮑永書。與衍集互異。當以傳爲正。是時更始二年。永以尙書僕射行大將軍事。安集北方。衍以是書進。永乃署衍爲立漢將軍。領狼孟長。

衍聞明君不惡切慤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辜。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沒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擘未解。兵連不息。刑法彌深。賦斂愈重。衆彊之黨。橫擊於外。百僚之臣。貪殘於內。元元無聊。飢寒並臻。父子流亡。夫婦離散。廬落邱墟。田疇蕪穢。疾疫大興。災異蠶起。於是江湖之上。海岱之濱。風騰波湧。更相貽藉。四垂之人。肝腦塗地。死亡之數。不啻大半。殃咎之毒。痛入骨髓。匹夫僮婦。咸懷怨怒。皇帝以聖德靈威。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唾血昆陽。長驅武關。破百萬之陳。摧九虎之軍。蠶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誅滅無道。一基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去亡就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其猶順驚風而蜚鴻毛也。然而諸屬擄掠。逆倫絕理。殺人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略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冤結失望。無所歸命。

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統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特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聞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眞定之際復擾。而大將軍所部不過百里。守城不休。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累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將軍所杖。必須良材。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則雖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鎮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足以建大功。惟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監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南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 崔駰與竇憲書

後漢章帝崩。和帝立。竇太后臨朝。憲以重戚出內詔命。駰獻書戒之。憲不能用。卒以罪誅。

駰聞交淺而言深者。愚也。在賤而望貴者。惑也。未信而納忠者。謗也。三者皆所不宜。而或蹈之者。思効其

區區憤盈而不能已也。竊見足下體純淑之姿，躬高明之量，意美志厲，有上賢之風。嗣幸得充下館，序後陳，是以竭其拳拳，敢進一言。傳曰：生而富者驕，生而貴者傲，生富貴而能不驕傲者，未之有也。今寵祿初隆，百僚觀行，當堯舜之盛世，處光華之顯時，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衆譽，弘申伯之美，致周召之事乎？語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昔馮野王以外戚居位，稱爲賢臣，近陰衛尉克己復禮，終受多福。郟氏之宗，非不尊也。陽侯之族，非不盛也。重侯累將，建天樞，執斗柄，其所以獲譏於時，垂愆於後者，何也？蓋在滿而不挹，位有餘而仁不足也。漢興以後，迄於哀平，外家二十，保族全身，四人而已。書曰：鑒于有殷，可不慎哉？竇氏之興，肇自孝文二君，以淳淑守道成名。先日安豐，以佐命著德，顯自中興，內以忠誠自固，外以法度自守，卒享祚國，垂祉於今。夫謙德之光，周易所美，滿溢之位，道家所戒。故君子福大而愈懼，爵隆而益恭。遠察近覽，俯仰有則，銘諸几杖，刻諸盤杆，矜矜業業，無怠無荒，如此則百福是荷，慶流無窮矣。

李固與黃瓊書

後漢順帝永建二年，徵處士楊厚、黃瓊爲議郎。瓊應徵將至，固作此書遺之。瓊至，數上書言事，帝頗採用之。

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迹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常聞語曰：曉曉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獨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

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滅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魏武帝與王芬書

芬靈帝時爲冀州刺史。會帝欲幸河間。芬謀以兵誅諸常侍。因廢帝而立合肥侯。紀傳無系。以告曹操。操拒之。後帝以太史言罷不行。有敕徵芬。芬懼自殺。

夫廢立之事。天下之至不祥也。古人有權成敗。計輕重而行之者。伊尹霍光是也。伊尹懷至忠之誠。據宰臣之勢。處官司之上。故進退廢置。計從事立。及至霍光。受託國之任。藉宗臣之位。內因太后秉政之重。外有羣卿同欲之勢。昌邑卽位日淺。未有貴寵。朝乏讜臣。議出密近。故計行如轉圜。事成如摧朽。今諸君徒見曩者之易。未覩當今之難。諸君自度。結衆連黨。何若七國合肥之貴。孰若吳楚而造作非常。欲望必克。不亦危乎。

### 孔融論盛孝章書

盛憲字孝章。爲吳郡太守。孫策定江東。以憲素有名。深忌之。融與憲善。爲言於曹操。徵爲都尉。詔命未達。憲爲孫權所害。

歲月不居。時節如流。五十之年。忽焉已至。公爲始滿。融又過二。海內知識。零落殆盡。惟有會稽盛孝章尙存。其人困於孫氏。妻孥湮沒。單子獨存。孤危愁苦。若使憂能傷人。此子不得永年矣。春秋傳曰。諸侯有相滅亡者。桓公不能救。則桓公恥之。今孝章實丈夫之雄也。天下談士。依以揚聲。而身不免於幽繫。命不期

於旦夕。吾祖不當復論損益之友。而朱穆所以絕交也。公誠能馳一介之使。加咫尺之書。則孝章可致。友道可弘矣。今之少年。喜謗前輩。或能譏評孝章。孝章要爲有天下大名。九牧之人。所共稱歎。燕君市駿馬之骨。非欲以聘道里。乃復以招絕足也。惟公匡復漢室。宗社將絕。又能正之。正之之術。實須得賢。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況賢者之有足乎。昭王築臺以尊郭隗。隗雖小才。而逢大遇。竟能發明主之心。故樂毅自魏往。劇辛自趙往。鄒衍自齊往。向使郭隗倒懸。而王不解。臨難而王不拯。則士亦將高翔遠引。莫有北首燕路者矣。凡所稱引。自公所知。而復有云者。欲公崇篤斯義。因表不悉。

阮瑀爲曹公與孫權書

時權與劉備和親。約協力拒操。操以書招之。權不答。

離絕以來。於今三年。無一日而忘前好。亦猶姻媾之義。恩情已深。違異之恨。中間尙淺也。孤懷此心。君豈同哉。每覽古今所由改趣。因緣侵辱。或起瑕釁。心忿意危。用成大變。若韓信傷心於失楚。彭寵積望於無異。慮縮嫌畏。於已隙。英布憂迫於情漏。此事之緣也。孤與將軍。恩如骨肉。割授江南。不屬本州。豈若淮陰捐舊之恨。抑遏劉馥。相厚益隆。寧放朱浮顯露之奏。無匿張勝貸故之變。匪有陰構賁赫之告。固非燕王淮南之釁也。而忍絕王命。明棄碩交。實爲佞人所構會也。夫似是之言。莫不動聽。因形設象。易爲變觀。示之以禍難。激之以恥辱。大丈夫雄心。能無憤發。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韓王按劍作色而怒。雖兵折地割。猶不爲悔。人之情也。仁君年壯氣盛。絡信所嬖。旣懼患至。兼懷忿恨。不能復遠度。孤心近慮。事勢遂齎。見薄之決計。秉翻然之成議。加劉備相扇揚。事結釁連。推而行之。想暢本心。不願於此也。孤以薄德。位高任

重幸蒙國朝將泰之運。蕩平天下。懷集異類。喜得全功。長享其福。而姻親坐離。厚援生隙。常恐海內多以相責。以爲老夫包藏禍心。陰有鄭武取胡之詐。乃使仁君翻然自絕。以是忿忿。懷慙反側。常思除棄小事。更申前好。二族俱榮。流祚後嗣。以明雅素。中誠之效。抱懷數年。未得散意。昔赤壁之役。遭離疫氣。燒船自還。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陵之守。物盡穀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所能敗也。荆土本非己分。我盡與君。冀取其餘。非相侵肌膚。有所割損也。思計此變。無傷於孤。何必自遂於此。不復還之。高帝設爵。以延田橫。光武指河而誓朱鮪。君之負累。豈如二子。是以至情。願聞德音。往年在譙。新造舟船。取足自載。以至九江。貴欲觀湖澤之形。定江濱之民耳。非有深入攻戰之計。將恐議者大爲己榮。自謂策得。長無西患。重以此故。未肯迴情。然智者之慮。慮於未形。達者所規。規於未兆。是故子胥知姑蘇之有麋鹿。輔果識智伯之爲趙禽。穆生謝病。以免楚難。鄒陽北遊。不同吳禍。此四士者。豈聖人哉。徒通變思深。以微知著耳。以君之明。觀孤術數。量君所據。相計土地。豈勢少力乏。不能遠舉。割江之表。晏安而已哉。甚未然也。若恃水戰。臨江塞要。欲令王師終不得渡。亦未必也。夫水戰千里。情巧萬端。越爲三軍。吳曾不禦。漢潛夏陽。魏豹不意。江河雖廣。其長難衛也。凡事有宜。不得盡言。將修前好。而張形勢。更無以威脅重敵。人然有所恐。恐書無益。何則。往者軍逼。而自引還。今日在遠。而興慰納。辭遜意狹。謂其力盡。適以增驕。不足相動。但明效古。當自圖之耳。昔淮南信左吳之策。隗囂納王元之言。彭寵受親吏之計。三夫不寤。終爲世笑。梁王不受詭勝。竇融斥逐張元。二賢旣覺。福亦隨之。願君少留意焉。若能內取子布。外擊劉備。以效赤心。用復前好。則江表之任。長以相付。高位重爵。坦然可觀。上令聖朝無東顧之勞。下令百姓保安全之

福君享其榮。孤受其利。豈不快哉。若忽至誠。以處僥倖。婉彼二人。不忍加罪。所謂小人之仁。大賊之忠。大雅之人。不肯爲此也。若憐子布。願言俱存。亦能傾心去恨。順君之情。更與從事。取其後善。但禽劉備。亦足爲效。開設二者。審處一焉。聞荆揚諸將。並得降者。皆言交州爲君所執。豫章距命。不承執事。疫旱並行人。兵損滅。各求進軍。其言云云。孤聞此言。未以爲悅。然道路既遠。降者難信。幸人之災。君子不爲。且又百姓國家之有。加懷區區。樂欲崇和。庶幾明德。來見昭副。不勞而定。於孤益貴。是故按兵守次。遣書致意。古者兵交。使在其中。願仁君及孤。虛心回意。以應詩人補袞之歎。而慎周易牽復之義。濯鱗清流。飛翼天衢。良時在茲。勸之而已。

陳琳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十一月五日。洪白。前初破賊。情侈意奢。說事頗過其實。得九月二十日書。讀之喜笑。把玩無厭。亦欲令陳琳作報。琳頃多事。不能得爲。念欲遠以爲懼。故自竭老夫之思。辭多不可一一。粗舉大綱。以當談笑。漢中地形。實有險固。四嶽三塗。皆不及也。彼有精甲數萬。臨高守要。一人揮戟。萬夫不得進。而我軍過之。若駭鯨之決。細網奔兕之觸。魯縞未足以喻其易。雖云王者之師。有征無戰。不義而強。古人常有。故唐虞之世。蠻夷猾夏。周宣之盛。亦讎大邦。詩書歎載。言其難也。斯皆憑阻恃遠。故使其然。是以察茲地勢。謂爲中才處之。殆難倉卒。來命陳彼妖惑之罪。敍王師曠蕩之德。豈不信然。是夏殷所以喪。苗扈所以斃。我之所以克。彼之所以敗也。不然。商周何以不敵哉。昔鬼方鬻昧。崇虎讒凶。殷辛暴虐。三者皆下科也。然高宗有三。年之征。文王有退修之軍。孟津有再駕之役。然後殪戎勝殷。有此武功。焉有星流景集。飈奪電擊。長驅山

河朝至暮捷若今者也。由此觀之。彼固不逮下愚。則中才之守。不然明矣。在中才則謂不然。而來示乃以爲彼之惡稔。雖有孫田墨鼂。猶無所救。竊又疑焉。何者。古之用兵。敵國雖亂。尙有賢人。則不伐也。是故三仁未去。武王還師。宮奇在虞。晉不加戎。季梁猶在。強楚挫謀。暨至衆賢奔紉。三國爲墟。明其無道有人。猶可救也。且夫墨子之守。縈帶爲垣。高不可登。折箸爲械。堅不可入。若乃距陽平。據石門。據八陣之列。聘奔牛之權。焉肯土崩魚爛哉。設令守無巧拙。皆可攀附。則公輸已陵。宋城樂毅已拔。卽墨矣。墨翟之術。何稱田單之智。何貴老夫不敏。未之前聞。蓋聞過河西者。效王豹之謳。遊睢渙者。學漢績之綵。間自入益部。仰司馬揚王遺風。有子勝斐然之志。故頗奮文辭。異於他日。怪乃輕其家丘。謂爲倩人。是何言歟。夫綠驥垂耳於林垆。鴻雀戢翼於汙池。褻之者固以爲園囿之凡鳥。外廐之下乘也。及整蘭筋。揮勁翮。陵厲清浮。顧盼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駮哉。恐猶未信。丘言必大矇也。洪白。



## 三國

### 魏文帝與吳質書

黃初二十二年。魏大疫。諸人多死。故書中及之。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乃過之。思何可支。雖書疏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離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邪。昔日遊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遊。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餘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璉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間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投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續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未及古人。自一時之雋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然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眠。志意何時。復類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言年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

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遊也。少壯眞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炳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不東望於邑。裁書敘心。丕白。

曹植與楊德祖書

植白。數日不見。思子爲勞。想同之也。僕少小好爲文章。迄至於今。二十有五年矣。然今世作者。可略而言也。昔仲宣獨步於漢南。孔璋鷹揚於河朔。偉長擅名於青土。公幹振藻於海隅。德璉發跡於北魏。足下高視於上京。當此之時。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吾王於是設天網以該之。頓八紘以掩之。今悉集茲國矣。然此數子。猶復不能飛軒絕跡。一舉千里。以孔璋之才。不閑於辭賦。而多自謂能與司馬長卿同風。譬畫虎不成。反爲狗也。前書嘲之。反作論。盛道僕讚其文。夫鍾期不失聽。於今稱之。吾亦不能妄歎者。畏後世之嗤余也。世人之著述。不能無病。僕常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昔丁敬禮常作小文。使僕潤飾之。僕自以才不過若人。辭不爲也。敬禮謂僕。卿何所疑難。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吾常歎此達言。以爲美談。昔尼父之文辭。與人通流。至於春制秋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過此而言不病者。吾未之見也。蓋有南威之容。乃可以論其淑媛。有龍泉之利。乃可以議其斷割。劉季緒才不能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倚撫利病。昔田巴毀五帝。罪三王。皆五霸於稷下。一旦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劉生之辯。未若田氏。今之仲連。求之不難。可無息乎。人各有好尚。蘭茝蓀蕙之芳。衆人所好。而海畔有逐臭之夫。咸池六莖之發。衆人所共樂。而墨翟有非之之論。豈可同哉。今往僕

少小所著辭賦一通相與。夫街談巷說必有可采。擊轅之歌。有應風雅匹夫之思。未易輕棄也。辭賦小道。固未足以揄揚大義。彰示來世也。昔揚子雲先朝執戟之臣耳。猶稱壯夫不爲也。吾雖德薄。位爲蕃侯。猶庶幾勩力上國。流惠下民。建永世之業。留金石之功。豈徒以翰墨爲勳績。辭賦爲君子哉。若吾志未果。吾道不行。則將采庶官之實錄。辯時俗之得失。定仁義之衷。成一家之言。雖未能藏之於名山。將以傳之於同好。非要之皓首。豈今日之論乎。其言之不慙。恃惠子之知我也。明早相迎。書不盡懷。植白。

曹植與吳季重書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燕飲彌日。其於別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歎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太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靈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闊。思欲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久無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曄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熹事小吏。諷而誦之。夫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焉。人懷盈尺。和氏無貴矣。夫君子而知音樂。古之達論。謂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值墨翟迴車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

已矣。適對嘉賓。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吳質答魏太子牋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廟坐衆賢。出有微行之遊。入有管絃之權。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効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皋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惟嚴助壽王。與聞政事。然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恥之。至於司馬長卿。稱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囿。發言抗論。窮理盡微。搗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然年歲若墜。今質已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日之時也。但欲保身。敕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歡。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值風雲之會。時邁齒。猶欲觸匈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吳質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臣質言。前蒙延納。侍宴終日。燿靈匿景。繼以華燈。雖虞卿適趙。平原入秦。受贈千金。浮觴旬日。無以過也。小器易盈。先取沈頓。醒寤之後。不識所言。卽以五日到官。初至承前。未知深淺。然觀地形。察土宜。西帶常

山連岡平代。北鄰柏人。乃高帝之所忌也。重以泚水漸漬疆宇。喟然歎息。思淮陰之奇譎。亮成安之失策。南望邯鄲。想廉藺之風。東接鉅鹿。存李齊之流。都人士女。服習禮教。皆懷慷慨之節。包左車之計。而質闇弱。無以洩之。若乃邁德種恩。樹之風聲。使農夫逸豫於疆畔。女工吟詠於機杼。固非質之所能也。至於奉遵科教。班揚明令。下無威福之吏。已無豪俠之傑。賦事行刑。資於故實。抑亦懷懷有庶幾之心。往者嚴助。釋承明之權。受會稽之位。壽王去侍從之娛。統東郡之任。其後皆克復舊職。追尋前軌。今獨不然。不亦異乎。張敞在外。自謂無奇。陳咸憤積。思入京城。彼豈虛談夸論。誑耀世俗哉。斯實薄郡守之榮。顯左右之勤也。古今一揆。先後不貿焉。知來者之不如今。聊以當覲。不敢多云。質死罪死罪。

吳質答東阿王書

質白。信到奉所惠貺。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繆乎。夫登東嶽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毛。至乃歷玄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既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耀穎之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眷而悵邑者也。若追前宴。謂之未究。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黻。朝夕侍坐。鑽仲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醑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施出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盪鄙心。秦箏發徵。二

八迭奏。填簫激於華屋。靈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懼肅慎。使貢其楛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瑋。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吏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與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騁迹。若不改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絆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者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辭。吳質白。

應璩與侍郎曹長思書

璩白。足下去後。甚相思想。叔田有無人之歌。闔闔有匪存之思。風人之作。豈虛也哉。王肅以宿德顯授。何曾以後進見拔。皆鷹揚虎視。有萬里之望。薄援助者。不能追參於高妙。復斂翼於故枝。塊然獨處。有離羣之志。汲黯樂在郎署。何武恥爲宰相。千載揆之。知其有由也。德非陳平。門無結駟之跡。學非揚雄。堂無好事之客。才劣仲舒。無下帷之思。家貧孟公。無置酒之樂。悲風起於閨闔。紅塵蔽於几榻。幸有袁生。時步玉趾。樵蘇不爨。清談而已。有似周黨之過閔子。夫皮朽者毛落。川涸者魚逝。春生者繁華。秋榮者零悴。自然之數。豈有恨哉。聊爲大弟陳其苦懷耳。想還在近。故不益言。璩白。

應璩與從弟君苗君胄書

璩報。聞者北游。喜歡無量。登芒濟河。曠若發蒙。風伯埽塗。雨師灑道。按轡清路。周望山野。亦旣至止。酌彼

春酒接武芽。茨涼過大夏。扶一作膚寸肴修。味逾方丈道。遙陂塘之上。吟詠苑柳之下。結春芳以崇佩。折若華以翳日。弋下高雲之鳥。餌出深淵之魚。蒲且讚善。便嬾稱妙。何其樂哉。雖仲尼忘味於虞韶。楚人流遁於京臺。無以過也。班嗣之書。信不虛矣。來還東都。塊然獨處。營宅濱洛。困於囂塵。思樂汶上。每發於寤寐。昔伊尹輟耕。郅惲投竿。思致君於有虞。濟蒸人於塗炭。而吾方欲乘耒耜於山陽。沈鉤一作釣緝於丹水。知其不如古人遠矣。然山父不貪天下一作地之樂。曾參不慕晉楚之富。亦其志也。前者邑人念弟無已。欲州郡崇禮。官師授邑。誠美意也。歷觀前後來入軍府。至有皓首猶未遇也。徒有飢寒駿奔之勞。俟河之清。人壽幾何。且宦無金張之援。游無子孟之資。而圖富貴之榮。望殊異之寵。是隴西之游。越人之射耳。幸賴先君之靈。免負擔之勤。追蹤丈人。畜雞種黍。潛精墳籍。立身揚名。斯爲可矣。無惑游言。以增邑邑。郊牧之田。宜以爲意。廣開土宇。吾將老焉。劉杜二生。想數往來。朱明之期。已復至矣。相見在近。不復爲言。慎夏自愛。璩報。

楊修答臨淄侯書

修死罪死罪。不侍數日。若彌年載。豈由愛顧之隆。使係仰之情深邪。損辱嘉命。蔚矣其文。誦讀反覆。雖諷雅頌。不復過此。若仲宣之擅漢表。陳氏之跨冀域。徐劉之顯青豫。應生之發魏國。斯皆然矣。至於修者。聽采風聲。仰德不暇。自周章於省覽。何遑高視哉。伏惟君侯。少長貴盛。體發旦之資。有聖善之教。遠近觀者。徒謂能宣昭懿德。光贊大業而已。不復謂能兼覽傳記。留思文章。今乃含王超陳。度越數子矣。觀者駭視而拭目。聽者傾首而竦耳。非夫體通性達。受之自然。其孰能至於此乎。又嘗親見執事。握牘持筆。有所造

作。若成誦在心。借書於手。曾不斯須。少留思慮。仲尼日月。無得踰焉。修之仰望。殆如此矣。是以對鷦而辭。作暑賦。彌日而不獻。見西施之容。歸憎其貌者也。伏想執事。不知其然。猥受顧錫。教使刊定。春秋之成。莫能損益。呂氏淮南。字直千金。然弟子箝口。而市人拱手者。聖賢卓犖。固所以殊絕凡庸也。今之賦頌。古詩之流。不更孔公。風雅無別耳。修家子雲。老不曉事。強著一書。悔其少作。若此。仲山周旦之儔。爲皆有僞邪。君侯忘聖賢之顯迹。述鄙宗之過言。竊以爲未之思也。若乃不忘經國之大美。流千載之英聲。銘功鼎鍾。書名竹帛。斯言雅量。素所畜也。豈與文章相妨害哉。輒受所惠。竊備矇眊。誦詠而已。敢望惠施。以忝莊氏。季緒璫璣。何足以云。反答造次。不能宣備。修死罪死罪。

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

山濤爲選曹郎。薦康自代。康以書拒之。後鍾會與康有隙。譖之司馬昭。引書中非周孔薄湯武語。謂爲指斥當世。康以此坐死。

康自足下昔稱吾於潁川。吾嘗謂之知言。然驚怪此意。尙未熟悉於足下。何從便得之也。前年從河東還。顯宗阿都說足下議以吾自代。事雖不行。知足下故不知之。足下傍通。多可而少怪。吾直性狹中。多所不堪。偶與足下相知耳。間聞足下遷。惕然不喜。恐足下羞庖人之獨割。引尸祝以自助。手薦鸞刀。漫之羶腥。故具爲足下陳其可否。吾昔讀書。得并介之人。或謂無之。今乃信其真有耳。性有所不堪。真不可強。今空語同知有達人。無所不堪。外不殊俗。而內不失正。與一世同其波流。而悔吝不生耳。老子莊周。吾之師也。親居賤職。柳下惠東方朔。達人也。安乎卑位。吾豈短之哉。又仲尼兼愛。不羞執鞭。子文無欲卿相。而三登

令尹是乃君子思濟物之意也。所謂達能兼善而不渝，窮則自得而無悶，以此觀之，故堯舜之君世，許由之棲巖，子房之佐漢，接輿之行歌，其揆一也。仰瞻數君，可謂能遂其志者也。故君子百行，殊塗而同致，循性而動，各附所安，故有處朝廷而不出，入山林而不反之論。且延陵高子臧之風，長卿慕相如之節，志氣所託，不可奪也。吾每讀尚子平臺孝威傳，慨然慕之，想其爲人，少加孤露，母兄見驕，不涉經學，性復疏嬾，筋驚肉緩，頭面常一月十五日不洗，不大悶癢，不能沐也。每常小便，而忍不起，令胞中略轉，乃起耳。又縱逸來久，情意傲散，簡與禮相背，嬾與慢相成，而爲儕類見寬，不攻其過，又讀莊老，重增其放，故使榮進之心日頹，任實之情轉篤。此由禽鹿少見馴育，則服從教制，長而見羈，則狂顧頓纓，赴蹈湯火，雖飾以金鑣，饗以嘉肴，逾思長林，而志在豐草也。阮嗣宗口不論人過，吾每師之，而未能及。至性過人，與物無傷，惟飲酒過差耳。至爲禮法之士所繩，疾之如讎。幸賴大將軍保持之耳。吾不如嗣宗之賢，而有慢弛之闕，又不識人情，闇於機宜，無萬石之慎，而有好盡之累。久與事接，疵釁日興，雖欲無患，其可得乎？又人倫有禮，朝廷有法，自惟至熟，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臥喜晚起，而當關呼之不置，一不堪也。抱琴行吟，弋釣草野，而吏卒守之，不得妄動，二不堪也。危坐一時，痺不得搖，性復多蝨，把搔無已，而當裹以章服，揖拜上官，三不堪也。素不便書，又不喜作書，而人閒多事，堆案盈机，不相酬答，則犯教傷義，欲自勉強，則不能久，四不堪也。不喜弔喪，而人道以此爲重，已爲未見，恕者所怨，至欲見中傷者，雖瞿然自責，然性不可化，欲降心順俗，則詭故不情，亦終不能獲，無咎無譽如此，五不堪也。不喜俗人，而當與之共事，或賓客盈坐，鳴聲聒耳，囂塵臭處，千變百伎，在人目前，六不堪也。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機務纏其心，世故繁其慮，七不堪

也。又每非湯武而薄周孔。在人間不止。此事會顯。世教所不容。此甚不可一也。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此甚不可二也。以促中小心之性。統此九患。不有外難。當有內病。甯可久處人間邪。又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親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夫人之相知。貴識其天性。因而濟之。禹不偪伯成。子高全其節也。仲尼不假蓋於子夏。護其短也。近諸葛孔明。不偪元直。以入蜀。華子魚不強幼安。以卿相。此可謂能相終始。真相知者也。足下見直木。必不可以爲輪。曲者不可以爲桷。蓋不欲以枉其天才。令得其所也。故四民有業。各以得志爲樂。惟達者爲能通之。此足下度內耳。不可自見好章甫。強越人以文冕也。已嗜臭腐。養鴛鴦。難以死鼠也。吾頃學養生之術。方外榮華。去滋味。游心於寂寞。以無爲爲貴。縱無九患。尚不顧足下所好者。又有心悶疾。頃轉增篤。私意自試。不能堪其所不樂。自卜已審。若道盡塗窮。則已耳。足下無事。寃之。令轉於溝壑也。吾新失母。兄之歡意。常悽切。女年十三。男年八歲。未及成人。況復多病。顧此悵悵。如何可言。今但願守陋巷。教養子孫。時與親舊。敍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願畢矣。足下若黜之不置。不過欲爲官得人。以益時用耳。足下舊知吾潦倒。麤疎。不切事情。自惟亦皆不如今日之賢能也。若以俗人皆喜榮華。獨能離之。以此爲快。此最近之可得言耳。然使長才廣度。無所不淹。而能不營。乃可貴耳。若吾多病困。欲離事自全。以保餘年。此真所乏耳。豈可見黃門而稱貞哉。若趣欲共登王塗。期於相致。時爲懼益。一旦迫之。必發其狂疾。自非重怨。不至於此也。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欲獻之至尊。雖有區區之意。亦已疏矣。願足下勿似之。其意如此。旣以解足下。并以爲別。嵇康白。

孫楚爲石苞與孫皓書

時晉遣徐劭孫郁至吳。石苞令楚作書與孫皓。劭至吳。不敢爲通。

苞白。蓋聞見機而作。周易所貴。小不事大。春秋所誅。此乃吉凶之萌兆。榮辱之所由興也。是故許鄭以銜璧全國。曹譚以無禮取滅。載籍旣記其成敗。古今又著其愚智矣。不復廣引譬類。崇飾浮辭。苟以夸大爲名。更喪忠告之實。今粗論事勢。以相覺悟。昔炎精幽昧。曆數將終。桓靈失德。災釁並興。豺狼抗爪牙之毒。生人陷荼炭之艱。於是九州絕貫。皇綱解紐。四海蕭條。非復漢有。太祖承運。神武應期。征討暴亂。克甯區夏。協建靈符。天命旣集。遂廓洪基。奄有魏域。土則神州。中岳器則九鼎。猶存。世載淑美。重光相襲。固知四陬之攸同。天下之壯觀也。公孫淵承籍父兄。世居東裔。擁帶燕胡。馮凌險遠。講武盤桓。不供職貢。內傲帝命。外通南國。乘桴滄流。交疇貨賄。葛越布於朔土。貂馬延乎吳會。自以爲控弦十萬。奔走足用。信能右折燕齊。左振扶桑。凌轢沙漠。南面稱王也。宣王薄伐。猛銳長驅。師次遼陽。而城池不守。桴鼓一震。而元凶折首。然後遠跡疆場。列郡大荒。收離聚散。咸安其居。民庶悅服。殊俗款附。自茲遂隆。九野清泰。東夷獻其樂器。肅慎貢其楛矢。曠世不羈。應化而至。巍巍蕩蕩。想所具聞。吳之先主。起自荊州。遭時擾攘。播潛江表。劉備震懼。亦逃巴岷。逐依邱陵。積石之固。三江五湖。浩汗無涯。假氣游魂。迄於四紀。二邦合從。東西唱和。互相扇動。距捍中國。自謂三分鼎足之勢。可與泰山共相終始。相國晉王。輔相帝室。文武桓桓。志厲秋霜。廟勝之算。應變無窮。獨見之鑒。與衆絕慮。主上欽明。委以萬機。長轡遠御。妙略潛授。偏師同心。上下用力。稜威奮伐。深入其阻。并敵一向。奪其膽氣。小戰江介。則成都自潰。耀兵劍閣。而姜維面縛。開地五千。列郡三

十師不踰時。梁益肅清。使竊號之雄。稽顙絳闕。球琳重錦。充於府庫。夫號滅虞亡。韓并魏徙。此皆前鑒之驗。後事之師也。又南中呂興。深觀天命。蟬蛻內向。願爲臣妾。外失輔車。唇齒之援。內有毛羽。零落之漸。而徘徊危國。冀延日月。此猶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強大。殊不知物有興亡。則所美非其地也。方今百僚濟濟。雋乂盈朝。虎臣武將。折衝萬里。國富兵強。六軍精練。思復翰飛。飲馬南海。自頃國家。整治器械。修造舟楫。簡習水戰。伐樹北山。則太行木盡。濬決河洛。則百川通流。樓船萬艘。千里相望。自刳木以來。舟車之用。未有如今日之盛者也。驍勇百萬。畜力待時。役不再舉。今日之謂也。然主上眷眷。未便電邁者。以爲愛民治國。道家所尚。崇城自卑。文王退舍。故先開示大信。喻以存亡。殷勤之旨。往使所究。若能審識安危。自求多福。蹶然改容。祇承往告。追慕南越。嬰齊入侍。北面稱臣。伏聽告策。則世祚江表。永爲藩輔。豐報顯賞。隆於今日矣。若侮慢不式。王命。然後謀力雲合。指麾風從。雍益二州。順流而東。青徐戰士。列江而西。荆揚兗豫。爭驅入衝。征東甲卒。虎步秣陵。爾乃皇輿整駕。六師徐征。羽檄燭日。旌旗流星。遊龍躍路。歌吹盈耳。士卒奔邁。其會如林。煙塵俱起。震天駭地。渴賞之士。鋒鏑爭先。忽然一旦。身首橫分。宗祀屠覆。取誠萬世。引領南望。良以寒心。夫治膏肓者。必進苦口之藥。決狐疑者。必告逆耳之言。如其迷謬。未知所投。恐俞跗見其已困。扁鵲知其無功也。勉思良圖。惟所去就。苞白。

趙至與嵇茂齊書

茂齊名蕃。紹從兄。與至同年相親。至解遼東太守到郡。作此書與之。干寶晉紀誤以爲呂安與嵇康書。故書中猶稱安白。

安白。昔李叟入秦。及關而歎。梁生適越。登岳長謠。夫以嘉遯之舉。猶懷戀恨。況乎不得已者哉。惟別之後。離羣獨游。背榮宴辭。偷好經迴路。涉沙漠。鳴雞戒旦。則飄爾晨征。日薄西山。則馬首靡託。誇歷曲阻。則沈思紆結。乘高遠眺。則山川悠隔。或乃迴飈狂厲。白日寢光。踰隘交錯。陵隰相望。徘徊九皋之內。慷慨重阜之巔。進無所依。退無所據。涉澤求蹊。披榛覓路。嘯詠溝渠。良不可度。斯亦行路之艱難。然非吾心之所懼也。至若蘭茝傾頓。桂林移植。根萌未樹。牙淺絃急。常恐風波潛駭。危機密發。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又北土之性。難以託根。投人夜光。鮮不按劍。今將植橘。柚於玄朔。帶華藕於修陵。表龍章於裸壤。奏韶舞於豐俗。固難以取貴矣。夫物不我貴。則莫之與。莫之與。則傷之者至矣。飄颻遠游之士。託身無人。之鄉。總轡遐路。則有前言之艱。懸鞍陋宇。則有後慮之戒。朝霞啓暉。則身疲於邁征。太陽戢曜。則情劬於夕惕。肆目平隰。則遼廓而無覩。極聽修原。則淹寂而無聞。吁其悲矣。心傷悴矣。然後乃知步驟之士。不足爲貴也。若乃顧影中原。憤氣雲踊。哀物悼世。激情風烈。寵睇大野。虎嘯六合。猛氣紛紜。雄心四據。思躡雲梯。橫奮八極。披艱掃穢。蕩海夷岳。蹴崑崙。崑崙使西倒。蹋太山。令東覆。平滌九區。恢維宇宙。斯亦吾之鄙願也。時不我與。垂翼遠逝。鋒鉅靡加。翅翻摧屈。自非知命。誰能不憤悵者哉。吾子植根芳苑。擢秀清流。布葉華崖。飛藻雲肆。俯據潛龍之淵。仰蔭棲鳳之林。榮曜眩其前。豔色餌其後。良儔交其左。聲名馳其右。翺翔倫黨之間。弄姿帷房之裏。從容顧盼。綽有餘裕。俯仰吟嘯。自以爲得志矣。豈能與吾同大丈夫之憂樂者哉。去矣嵇生。永離隔矣。熒熒飄寄。臨沙漠矣。悠悠三千路。難涉矣。攜手之期。邈無日矣。思心彌結。誰云釋矣。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身雖胡越。意存斷金。各敬爾儀。敦履璞沈。繁華流蕩。君子弗欽。臨書悵然。知復何

云。

阮籍奏記詣蔣公

大尉蔣濟聞籍才而辟之。籍以書辭。濟大怒。鄉親共喻之。籍乃就吏。後謝病歸。

籍死罪死罪。伏維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台之位。羣英翹首。俊賢抗足。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爲掾屬。辟書始下。下走爲首。子夏處西河之上。而文侯擁篲。鄒子居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夫布衣窮居。韋帶之士。王公大人所以屈體而下之者。爲道存也。籍無鄒卜之德。而有其陋。猥見採擢。無以稱當。方將耕於東臯之陽。輸黍稷之稅。以避當塗者之路。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召。非所克堪。乞迴謬恩。以光清舉。

陸雲答車茂安書

雲白。前書未報。重得來況。知賢甥石季甫當屈鄧令。尊堂憂灼。賢姊涕泣。上下愁勞。舉家慘戚。何可爾耶。輒爲足下具說鄧縣土地之快。非徒浮言華豔而已。皆有實徵也。縣至郡治不出三日。直東而出。水陸並通。西有大湖。廣縱千頃。北有名山。南有林澤。東臨巨海。往往無涯。汜船驅一舉千里。北接青徐。東洞交廣。海物惟錯。不可稱名。遇長川以爲陂。播茂草以爲田。火耕水種。不煩人力。決泄任意。高下在心。舉鋤成雲。下鋤成雨。既浸既潤。隨時代序也。官無逋滯之穀。民無飢乏之慮。衣食常充。倉庫恆實。榮辱既明。禮節甚備。爲君甚簡。爲民亦易。季冬之月。收穫既畢。嚴霜隕而兼葭萎。林鳥祭而爵羅設。因民所欲。順時游獵。結置繞垆。密罔彌山。放鷹走犬。弓弩亂發。鳥不得飛。獸不得逸。真光赫之觀。盤戲之至樂也。若乃斷遏海浦。隔截曲隈。隨潮進退。采鱉捕魚。鱸鮪赤尾。鋸齒比目。不可紀名。鱸鰻鮓。炙蟹鯨。烝石首。臠鯊鰓。真東海之俊味。肴膳之至妙也。及其鱉蛤之屬。目所希見。耳所不聞。品類數百。難可盡言也。昔秦始皇至尊至貴。前臨終南。退燕阿房。離宮別館。隨意所居。沈綸涇渭。飲馬昆明。四方奇麗。天下珍玩。無所不有。猶以不如吳會也。鄉東觀滄海。遂御六軍。南巡狩。登稽嶽。刻文石。身在鄧縣三十餘日。夫以帝王之尊。不憚爾行。季甫年少。受命牧民。武城之歌。足以興化。桑弧蓬矢。丈夫之志。經營四方。古人所歎。何足憂乎。且彼吏民恭謹。篤慎敬愛。官長鞭扑不施。聲教風靡。漢吳以來。臨此縣者。無不遷變。尊大人賢姊上下當爲喜慶。歌舞相

送。勿爲慮也。足下急啓喻寬慰。具說此意。吾不虛言。書不一。陸雲白。

盧謏贈劉琨書

謏父志與琨相善。琨爲并州刺史。辟謏爲從事中郎。謏後爲連州牧。段匹磾別駕。以書與琨。琨答之。均賸以詩。

故吏從事中郎盧謏。死罪死罪。謏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因其自然。用安靜退。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卷異。遽子。愚殊甯生。匠者時眇。不免。牒賓。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自奉清塵。於今五稔。謏明之效不著。候人之譏以彰。大雅含弘。量苞山藪。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運籌之謀。廁讌私之歡。綢繆之旨。有同骨肉。其爲知己。古人罔喻。昔聶政殉嚴。遂之願。荆軻慕燕丹之義。意氣之間。靡軀不悔。雖微達節。謂之可庶。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故委身之日。夷險以之事。與願違。當忝外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蓋本同末。異。楊朱與哀。始素終玄。黑翟垂涕。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途。或迫乎茲。亦奚必臨路而後長號。觀絲而後歔歔哉。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感存念亡。觸物眷戀。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慙。謹貢詩一篇。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摠其所抱而已。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謏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謏死罪死罪。

劉琨答盧謏書

琨頓首。捐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

嘗檢括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自頃轉張困於逆亂國破家亡親友彫殘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時復相與舉觴對膝破涕爲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隨掌天下之寶當與天下共之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聘周之爲虛誕嗣宗之爲妄作也昔騷驥倚轡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與不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今君遇之矣勸之而已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適足以彰來詩之益美耳琨頓首頓首

### 王羲之遺殷浩書

浩北伐無功方謀再舉羲之以書止之浩不從爲姚襄所挫桓温因其敗上表廢之知安西敗喪公私惋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以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爲本力爭武功作非所當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已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於當權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過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

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救倒懸之急。使君起於布衣。任天下之重。古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董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尙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故復求之於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衆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參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況遇千載一時之運。願智力屈於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己。而所憂乃重於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於衆。傾國以濟一時之功者。亦往往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整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於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量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卽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糧。自古爲難。況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於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敵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而更張。令殷浩苟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

機易於反掌。考之虛實。著於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於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尙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況廁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於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歎。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

陶潛與子儼等疏

告儼。俟份。佚。修。天地賦命。生必有死。自古賢聖。誰能獨免。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四海之人。親受昔旨。發斯談者。將非窮達不可妄求。壽夭永無外請。故耶。吾年過五十。少而窮苦。每以家弊。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己。必貽俗患。僂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飢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旣一事矣。但恨隣靡二仲。室無萊婦。抱茲苦心。良獨內愧。少學琴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病患以來。漸就衰損。親舊不遺。每以藥石見救。自恐大分將有限也。汝輩雜小家貧。每役柴米之勞。何時可免。念之在心。若何可言。然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管仲。分財無猜。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爲成。因喪立功。他人尙爾。況同父之人哉。潁川韓元長。漢末名士。身處卿佐。八十而終。兄弟同居。至於沒齒。濟北汜稚春。晉時操

行人也。七世同財。家人無怨色。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爾。至心尙之。汝其慎哉。吾復何言。

# 南北朝

## 邱遲與陳伯之書

伯之仕梁。叛降於魏。魏以爲平南將軍。梁遣臨川侯蕭宏北討。宏命遲以書招之。伯之復來歸。

遲頓首。陳將軍足下。無恙。幸甚。幸甚。將軍勇冠三軍。才爲世出。棄燕雀之小志。慕鴻鵠之高翔。昔因機變化。遭遇明主。立功立事。開國稱孤。朱輪華轂。擁旄萬里。何其壯也。如何一旦爲奔亡之虜。聞鳴鏑而股戰。對穹廬以屈膝。又何劣邪。尋君去就之際。非有他故。直以不能內審諸己。外受流言。沈迷猖獗。以至於此。聖朝赦罪責功。棄瑕錄用。推赤心於天下。安反側於萬物。將軍之所知。不假僕一二談也。朱鮪涉血於友于。張繡刺刃於愛子。漢主不以爲疑。魏君待之若舊。況將軍無昔人之罪。而勳重於當世。夫迷塗知反。往哲是與。不遠而復。先典攸高。主上屈法申恩。吞舟是漏。將軍松柏不翦。親戚安居。高臺未傾。愛妾尙在。悠悠爾心。亦何可言。今功臣名將。雁行有序。佩紫懷黃。讚帷幄之謀。乘軺建節。奉疆場之任。並刑馬作誓。傳之子孫。將軍獨覲顏借命。驅馳氈裘之長。甯不哀哉。夫以慕容超之強。身送東市。姚泓之盛。面縛西都。故知霜露所均。不育異類。姬漢舊邦。無取雜種。北虜僭盜中原。多歷年所。惡積禍盈。理至焦爛。況僞嬖昏狡。自相夷戮。部落攜離。酋豪猜貳。方當繫頸蠻邸。懸首藁街。而將軍魚游於沸鼎之中。燕巢於飛幕之上。不亦惑乎。暮春三月。江南草長。雜花生樹。羣鶯亂飛。見故國之旗鼓。感平生於疇昔。撫絃登陣。豈不愴恨。所以廉公之思趙將。吳子之泣西河。人之情也。將軍獨無情哉。想早勵良規。自求多福。當今皇帝盛明。天下

安樂白環西獻。楛矢東來。夜郎滇池。解辯請職。朝鮮昌海。蹶角受化。惟北狄野心。掘強沙塞之間。欲延歲月之命耳。中軍臨川殿下。明德茂親。總茲戎重。弔民洛汭。伐罪秦中。若遂不改。方思僕言。聊布往懷。君其詳之。邱遲頓首。

謝朓拜中軍記室辭隋王牋

朓爲隋王子隆府文學。齊世祖勅朓還都。遷新安王中軍記室。

故吏文學謝朓死罪。死罪。卽日被尙書召。以朓補中軍新安王記室參軍。朓聞潢汙之水。願朝宗而每竭。驚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皋壤搖落。對之惆悵。歧路西東。或以歐呶。況迺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翩似秋蒂。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抽揚小善。故捨耒場圃。乘筆菟園。東亂三江。西浮七澤。契闔戎旃。從容燕語。長裙日曳。後乘載脂。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嘗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海方春。旅翻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葦。輕舟反溯。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惟待清江可望。候歸艗於春渚。朱邸方開。效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橫集。不任犬馬之誠。

沈約答樂藹書

范雲在梁爲賢相。薨後。想是樂藹屬約爲作刻石之文。故約作此書。

丞相風道引曠。獨秀生民。凝猷盛烈。方軌伊旦。愍遺之感。朝野同悲。承當刊石紀功。傳華千載。宜須盛述。實允來談。郭有道漢末之匹夫。非蔡伯喈不足以偶三絕。謝安石素族之台輔。時無麗藻。迄乃有碑無文。

況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世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閻鄙人。名不入第。歛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已不覺汗之沾背也。

### 沈約報王筠書

覽所示詩。實爲麗則。聲和被紙。光影盈字。夔牙接響。顧有餘慚。孔翠羣翔。豈不多愧。下情拙目。每佇新奇。爛然總至。懽興已盡。會昌昭發。蘭揮玉振。克諧之義。甯比笙簧。思力所該。一至乎此。歎服吟研。周流戀念。昔時幼壯。頗愛斯文。含咀之間。條焉疲暮。不及後進。誠非一人。擅美推能。實歸吾子。遲此閒日。清覲乃申。

### 任昉與沈約書

范僕射疾遂不救。范侯蕙孝睦友。在家必聞。直道正色。立朝斯著。一金之俸。必徧親倫。鐘庾之秩。散之故舊。佐命興王。心力俱盡。謀猷忠允。諒誠匪躬。破產而字死友之孤。開門而延故人之殯。則惟其常。無得而稱矣。器用車馬。無改平生之素。憑論款對。不易布素之交。若斯人者。豈云易遇。昉將蒞此邦。務在邁邁。雖解駕流連。再貽款顧。將乖之際。不忍告別。無益離悲。祇增今恨。永念平生。忽焉疇曩。追尋笑緒。皆成悲端。

### 任昉到大司馬記室牋

齊時。梁武帝與昉嘗同在竟陵王西邸。及衍爲大司馬。以昉爲記室。

記室參軍事。任昉死罪。死罪。伏承以今月令辰。肅膺典冊。德顯功高。光副四海。含生之倫。庇身有地。況昉受教君子。將二十年。咳唾爲恩。眄睐成飾。小人懷惠。顧知死所。昔承嘉宴。屬有緒言。提挈之旨。形乎善諠。豈謂多幸。斯言不渝。雖情謬先覺。而迹淪驕餌。湯沐具而非弔。大廈構而相賀。明公道冠二儀。勳超邃古。

將使伊周奉轡。桓文扶轂。神功無紀。作物何稱。府朝初建。俊賢翹首。維此魚目。唐突璠璣。顧己循涯。實知塵忝。千載一逢。再造難答。雖則隕越。且知非報。不勝荷戴。屏營之至。謹詣廳奉白牋。謝聞。防死罪死罪。任防上蕭太傅固辭奪禮啓

防爲尙書殿中郎。父憂去職。居喪哀毀。齊明作相。起爲驃騎將軍。防固辭。齊明見其詞切。不奪其志。防啓。近啓歸訴。庶諒窮款。奉被還旨。未垂哀察。悼心失圖。泣血待旦。防於品庶。示均鎔造。干祿祈榮。更爲自拔。虧教廢禮。豈關視聽。所不忍言。具陳茲啓。往來末宦。祿不代耕。饑寒無甘旨之資。限役廢晨昏之半。膝下之歡。已同過隙。几筵之慕。幾何可憑。且奠酌不親。如在安寄。晨暮寂寥。閱若無主。所守旣無。別禮窮咽。豈及多喻。明公功格區宇。感通有塗。若霈然降臨。賜寢嚴命。是知孝治所被。爰至無心。錫類所及。匪徒教義。不任崩迫之情。謹以啓事陳聞。謹啓。

江淹獄中上建平王書

宋建平王景素好士。淹隨在南兖州。麻陵令郭彥文得罪。辭連淹。繫州獄中。後景素得此書。卽出之。昔者賤臣叩心。飛霜擊於燕地。庶女告天。振風襲於齊臺。下官每讀其書。未嘗不廢卷流涕。何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信而見疑。貞而爲戮。是以壯夫義士。伏死而不顧者也。下官聞仁不可恃。善不可依。謂徒虛語。乃今知之。伏願大王暫停左右。少加憐察。下官本蓬戶桑樞之民。布衣韋帶之士。退不飾詩書。以驚愚。進不買名聲於天下。日者謬得升降承明之闕。出入金華之殿。何嘗不局影凝嚴。側身局禁者乎。竊慕大王之義。復爲門下之賓。備鳴盜淺術之餘。豫三五賤伎之末。大王惠以恩光。願以顏色。實佩荆

卿黃金之賜。竊感豫讓國士之分。常欲結纓伏劍。少謝萬一。剖心摩踵。以報所天。不圖小人固陋。坐貽謗。跡墜昭憲。身限幽圜。履影弔心。酸鼻痛骨。下官聞虧名爲辱。虧形次之。每一念來。忽若有遺。加以涉旬。月迫季冬。天光沈陰。左右無色。身非木石。與獄吏爲伍。此少卿所以仰天搥心。泣盡而繼之。以血者也。下官雖乏鄉曲之譽。然嘗聞士君子之行矣。其上則隱於簾肆之間。臥於巖石之下。次則結綬金馬之庭。高議雲臺之上。次則虜南越之君。係單于之頸。俱啓丹冊。並圖青史。甯當爭尺寸之末。競錐刀之利哉。下官聞積毀銷金。積讒糜骨。遠則直生取疑於盜金。近則伯魚被名於不義。彼之二子。猶或如是。況在下官焉。能自免。昔上將之恥。絳侯幽獄。名臣之差。史遷下室。至於下官。當何言哉。夫以魯連之智。辭祿而不返。接輿之賢。行歌而忘歸。子陵閉關於東越。仲蔚杜門於西秦。亦良可知也。若使下官。事非其虛。罪得其實。亦當銜口吞舌。伏匕首以殞身。何以見齊魯奇節之人。燕趙悲歌之士乎。方今聖歷欽明。天下樂業。青雲浮洛。榮光塞河。西泊臨洮。狄道北距。飛狐陽原。莫不浸仁沐義。昭景飲醴。而下官抱痛園門。含憤獄戶。一物之微。有足悲者。仰惟大王。少垂明白。則梧邱之魂。不愧於沈首。鵠亭之鬼。無恨於灰骨。不任肝膽之切。敬因執事以聞。此心既照。死且不朽。

### 江淹與交友論隱書

淹者海濱窟穴。弋釣爲伍。自度非奇力異才。不足聞見於諸侯。每承梁伯鸞臥於會稽之墅。高伯達坐於華陰之山。心常慕之。而未能及也。嘗感子路之言。不拜官而仕。無青組紫紱。龜紐虎符之志。但欲史歷巫卜。爲世俗賤事耳。而黜然十載。竟不免衣食之敗。何則。性有所短。不可韋弦者。有五。一則體本疲緩。臥不

肯起。二則人間應修。酷嬾作書。三則賓客相對。口不能言。四則性甚畏動。事絕不行。五則愚婞妄發。輒被口語。有五短而無一長。豈可處人間耶。知短而不可易者。所謂輪椎分定也。猶如雞鶩之有毛。不能得鸞鳳之光采矣。況今年已三十。白髮雜生。長夜輾轉。亂髮非一。以溘至之命。如星殞天。促光半路。不攀長意。徒自欺取。筋駑髓冷。殊多災恙。心頑質堅。偏好冥然。既信神農服食之言。久固天竺道士之說。守清淨。煉神丹。心甚愛之。行善業。度一世。意甚美之。今但願拾薇蕘。誦詩書。樂天理性。斂骨折步。不踐過失之地耳。猶以妻孥未奪。桃李須陰。望在五畝之宅。半頃之田。烏赴簷上。水匝階下。則請從此隱。長謝故人。若乃登峨嵋。度流沙。殞金石。讀仙經。嘗聞其驗。非今日之所言也。誰謂難知。青鳥明之。貴布筆墨。然亦焉足道哉。

鮑照登大雷岸與妹書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加秋潦浩汗。山溪猥至。渡泝無邊。險徑遊歷。棧石星飯。結荷水宿。旅客貧辛。波路壯闊。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去親爲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遨神清渚。流涕方曠。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窺地門之絕景。望天際之孤雲。長圖大念。隱心者久矣。南則績山萬狀。爭氣負高。含霞飲景。參差代雄。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東則砥原遠隰。亡端靡際。寒蓬夕卷。古樹雲平。旋風四起。思鳥羣歸。靜聽無聞。極視不見。北則波池潛演。湖脈通連。苧蒿攸積。菰蘆所繁。棲波之鳥。水化之蟲。智吞愚。彊捕小。號噪驚聒。紛乎其中。西則迴江永指。長波天合。滔滔何窮。漫漫安竭。創古迄今。舳艫相接。思盡波濤。悲滿潭壑。煙歸八表。終爲野塵。而是注集。長瀉不測。修靈浩盪。知其何故哉。西南望廬山。又特驚異。基壓江湖。峯與辰漢連接。上常積雲霞。雕錦綉。若

華夕曜。巖澤氣通。傳明散綵。赫似絳天。左右青鸞。表裏紫霄。從嶺而上。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信可以神居帝郊。鎮控湘漢者也。若濼洞所積。溪壑所射。鼓怒之所厯擊。湧瀆之所宕滌。則上窮荻浦。下至狶洲。南薄鷺瓜。北極雷澗。削長埤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輕煙不流。華鼎振濇。弱艸朱靡。洪漣隴蹙。散澳長驚。電透箭疾。窮溢崩聚。坻飛嶺復。回沫冠山。奔濤空谷。礧石爲之摧碎。碕岸爲之齧落。仰視大火。俯聽波聲。愁魄脅息。心驚慄矣。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則有江鵝海鴨。魚鮫水虎之類。豚首象鼻。芒鬚針尾之族。石蟹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折甲曲牙。逆鱗返舌之屬。掩沙漲。被草渚。浴雨排風。吹澇弄翻。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遊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再泣。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颯。夜戒前路。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寒暑難適。汝專自慎。夙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覩。臨塗草蹙。辭意不周。

昭明太子答湘東王求文集及詩苑英華啓

得疏知須。詩苑英華及諸文製。發函伸紙。閱覽無輟。雖事涉烏有。義異擬倫。而清新卓爾。殊爲佳作。夫文典則累野。麗則傷浮。能麗而不浮。典而不野。文質彬彬。有君子之致。吾嘗欲爲之。但恨未適耳。觀汝諸文。殊與意會。至於此書。彌見其美。遠兼邃古。傍概典墳。學以聚益。居焉可賞。吾少好斯文。迄茲無倦。譚經之暇。斷務之餘。陟龍樓而靜拱。掩鶴關而高臥。與其飽食終日。甯游思於文林。或日因春陽。景物韶麗。樹花發鶯鳴。和春泉生。暄風至。陶嘉月而熙游。藉芳草而眺矚。或朱炎受謝。白藏紀時。玉露夕流。金風時扇。悟秋山之心。登高而遠託。或夏條可結。倦於邑而屬詞。冬雪千里。覩紛霏而興詠。密親離則手爲心使。昆弟

宴則墨以硯露。又愛賢之情。與時而篤。冀同市駿。庶匪畏龍。不追子晉。而事似洛濱之游。多愧子桓。而與同漳川之賞。滌舟玄圃。必集應阮之儔。徐輪博望。亦招龍淵之侶。校覈仁義。源本山川。旨酒盈罍。嘉穀益俎。曜靈既隱。繼之以朗月。高春既夕。申之以清夜。並命連篇。在茲彌博。又往年因暇。搜探英華。上下數十年間。未易詳悉。猶有遺恨。而其書已傳。雖未爲精覈。亦粗足諷覽。集乃不工。而並作多麗。汝既須之。皆遣送也。某啓。

王僧孺與何炯書

僧孺仕梁。以尙書吏部郎。出爲南康王長史。典籤湯道愍用事。僧孺每裁抑之。爲所誣訟。坐免官。何炯與僧孺同在王府。故以書道意。

近別之後。將隔暄寒。思子爲勞。未能忘弭。昔李叟入秦。梁生適越。猶懷悵恨。且或吟謠。況歧路之日。將離嚴網。辭無可憐。罪有不測。蓋畫地刻木。昔人所惡。叢棘旣累。於何可聞。所以握手戀戀。離別珍重。弟愛同鄒季。淫淫承睫。吾猶復抗手分背。羞學婦人。素鍾肇節。金飆戒序。起居無恙。動靜履宜。子雲筆札。元瑜書記。信用旣然。可樂爲甚。且使目明。能祛首疾。甚善甚善。吾無昔人之才。而有其病。癩眩屢動。消渴頻增。委化任期。故不復呼醫飲藥。但恨一旦。離大辱。蹈明科。去皎皎。而非自汗。抱鬱結。而無誰告。丁年蓄積。與此銷亡。徒竊高價厚名。橫叨公器人爵。智能無所報。筋力未之酬。所以悲至撫膺。泣盡而繼之。以血。顧惟不肖。文質無所底。蓋困於衣食。迫於饑寒。依隱易農。所志不過鍾庾。久爲尺板斗食之吏。以從阜衣黑綬之役。非有奇才絕學。雄略高謨。吐一言可以匡俗。振民。動一議可以固邦。興國。全璧歸趙。飛矢救燕。偃息藩

魏。甘臥安郢。腦日逐。髓月支。擁十萬而橫行。提五千而深入。將使執圭裂壤。功勒景鐘。錦繡爲衣。朱丹被穀。斯大丈夫之志。非吾曹之所能及已。直以章句少才。蟲篆末藝。含吐細縹之上。翩躚罇俎之側。委曲同之。鍼縷繁碎。譬之米鹽。孰致顯榮。何能至到。加性疎澀。拙於進取。未嘗去來許史。遨遊梁寶。俛首脅肩。先意承旨。是以三葉靡遺。不與運并。十年未徙。孰非能薄。及除舊布新。清暑方旦。抱樂銜圖。訟謳有主。而猶限一吏於岑石。隔千里於泉亭。不得奉板中涓。預衣裳之會。提戈後勁。厠龍豹之謀。及其投効歸來。恩均舊隸。升文石。登玉陛。一見而降顏色。再覩而接話言。非藉左右之容。無勞羣公之助。又非同席共研之夙逢。筭餌卮酒之早識。一旦陪武帳。仰文陛。備聘佚之柱下。充嚴朱之席上。入班九棘。出專千里。據操撮之雄官。參人倫之顯職。雖古之爵人不次。取士無名。未有躡景追風。奔驟之若此者也。蓋葦薄牆高。塗遙力躡。傾蹶必然。顛旬可俟。竟以福過災生。人指鬼瞰。將均宥器。有驗傾卮。是以不能早從曲影。遂乃取疑邪徑。故司隸懷懷。思得應弦。譬縣廚之獸。如離繳之鳥。將充庖鼎。以餌鷹鷂。雖事異鑽皮。文非刺骨。猶復因舌杪。成此筆端。上可以投畀北方。次可以論輪左校。變爲丹赫。充彼春薪。幸聖主留善貸之德。紆好生之施。解網祝禽。下車泣罪。愍茲美話。憐其穀觶。加肉朽齒。布葉枯株。輟薪止火。得不銷爛。所謂還魂斗極。追氣泰山。正復除名爲民。幅巾家巷。此五十年之後。人君之賜焉。木石感陰陽。犬馬識厚薄。圓首方足。孰不戴天。而竊自有悲者。蓋士無賢不肖。在朝見疾。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家貧無苞苴。可以事朋類。惡其鄉原。恥彼戚施。何以從人。何以徇物。外無奔走之友。內乏強近之親。是以構市之徒。隨相媒孽。及一朝捐棄。以快怨者之心。吁可悲矣。蓋先貴後賤。古富今貧。季倫所以發此哀音。雍門所以和其悲曲。又迫以嚴秋殺

氣。其物多悲。長夜展轉。百憂俱至。況復霜銷草色。風搖樹影。寒蟲夕叫。合輕重而同悲。秋葉晚傷。雜黃紫而俱墜。蜘蛛絡幕。熠燿爭飛。故無車轍馬聲。何聞鳴雞吠犬。俛眉事妻子。舉手謝賓遊。方與飛走爲鄰。永用蓬蒿自沒。愼其長息。忽不覺生之爲重。素無一廛之田。而有數口之累。豈曰飽而不食。方當長爲傭保。餬口寄身。溘死溝渠。以食螻蟻。悲夫。豈復得與二三士友。抱接膝之歡。履足差肩。攜綺縠之清文。談希微之道德。惟吳鴻之遇夏馥。范式之值孔嵩。愍其留賃。憐此行乞耳。儻不以垢累。時存寸札。則雖先犬馬。猶松喬焉。去矣何生。高樹芳烈。裁書代面。筆淚俱下。

梁簡文帝答湘東王和受試詩啓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闕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疎。爭爲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倚撫。但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潘陸。顏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

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鏘銖。數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旣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搖蕩。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吾子建一。共商榷。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旣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吳均與朱元思書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奇山異水。天下獨絕。水皆縹碧。千丈見底。游魚細石。直視無礙。急湍甚箭。猛浪若奔。夾嶂高山。皆生寒樹。負勢競上。互相軒邈。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好鳥相鳴。嚶嚶成韻。蟬則千轉不窮。猿則百叫無絕。鸛飛唳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忘反。橫河上蔽。在晝猶昏。疎條交映。有時見日。

徐陵爲貞陽侯重答王太尉書

江陵旣覆。王僧辯與陳霸先奉元帝少子晉安王方智爲主。齊人復以兵納貞陽侯蕭淵明於梁。僧辯遣兵禦之。敗績。僧辯大懼。乃奉啓淵明。立以爲帝。約以晉安爲太子。淵明與僧辯書。當在此時。後陳霸先襲僧辯殺之。廢淵明。復立晉安王。

王尚書通至。復枉示知。欲遣賢弟世珍。以表誠質。具悉憂國之懷。復以庭中玉樹。掌內明珠。無累胸懷。志

在匡救。豈非劬勞我社稷。弘濟我邦家。慙歎之懷。用忘興寢。晉安王東京貽厥之重。西都繼體之賢。嗣守皇家。甯非民望。但世道喪亂。宜立長君。以其蒙孽。難可成業。成昭之德。自古希儔。沖質之危。何代無此。孤身當否運。志不圖生。忽荷不世之恩。仍致非常之舉。自惟虛薄。兢懼已深。若建承華。本歸皇胄。心口相誓。惟擬晉安。如或虛言。神明所殛。覽今所示。深遂本懷。戢慰之情。無寄言象。但公憂勞之重。旣稟齊恩。忠義之情。復及梁貳。華夷兆庶。豈不懷風。宗廟明靈。豈不相感。正爾回旆。仍向歷陽。所期積累。便望來彼。衆軍不渡。已著盟書。斯則大齊聖主之恩。規上黨英王之然諾。得原失信。終不爲也。惟遲相見。使在不賒。鄉國非遙。觸目號咽。

陳後主與詹事江總書

管記陸瑜。奄然殞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糜沸。書史殘缺。禮樂崩淪。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吾識覽雖局。未曾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況復洪識奇士。此故忘言之地。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一褒一貶。一激一揚。語玄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頤。會意相得。自以爲布衣之賞。吾盍撫之暇。事隙之辰。頗用譚笑娛情。琴樽間作。雅篇豔什。迭互錄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混漾。或翫新花。時觀落葉。旣聽春鳥。又聆秋鷹。未嘗不促膝舉觴。連情發藻。且代琢磨。間以嘲諠。俱怡耳目。並留情致。自謂百年爲速。朝露可傷。豈謂玉折蘭摧。遽從短運。爲悲爲恨。當復何言。遺跡餘文。觸目增滋。絕絃投筆。恆有酸恨。以卿同志。聊復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劉峻與宋玉山元思書

驅馬金張之館。飛蓋許史之廬。習匡鼎之說詩。騁谷雲之雕篆。賓徒波湧。輿輪靡息。當是時也。樂可言哉。然靜思夫君。愀焉軫歎。何則。方鑿圓柄。齟齬難從。翔鳥游魚。蹉跎不狎。是以賈生懷琬琰。而挫翮。馮子握璵璠。而鍛羽。天誕英逸。獨擅民秀。心貞筠箭。德潤珪璋。信人之水鏡。一性之鎔範。而荆南雄曲。高音鮮和。河西名驥。滅沒誰賞。故若先生者。進有三難。退有三樂。竊觀先生。未能鴻翔鸞起。騰霞躋漢。將由囿空桑。麻田無負郭。俛眉翕肩。以斯故耳。今賢弟賓從。抗鱗奮翼。或衣繡江著。或鳴騶洛渚。連騎方驅。擊鐘乃食。蓴跗若是。吾子復何憂哉。惟當纂兩仲之微迹。襲二疎之風流。生與漁父同嬉。死葬要離墓側。金石可卽。聲華無寂。斯道坦坦。先生幸其勗與。

劉潛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暮宿客亭。晨炊謁舍。飄飄辛苦。迄屆氍鄉。雜種覃化。頗慕中國。兵傳李緒之治。樓擬衛律所治。而毳帳難淹。酪漿易厭。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射鹿胡奴。乃典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馬銜首。藉嘶疑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稚子出迎。善鄰相勞。倦握蟹螯。亟覆蝦蟆。每取朱顏。略多自醉。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唐

王績答馮子華處士書

乖別甫爾已十餘年。誦采葛之詩。增其慨詠。夫人生一世。忽同過隙。合散消息。周流不居。偶逢其適。便可卒歲。陶生云。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又云。盛夏五月。跣腳北窗下。有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嗟乎。適意爲樂。雅會吾心。吾河渚間有先人故田十五六頃。河水四繞。東西趨岸各數百步。古人云。河濟之濱。宜黍。況中州之腴乎。家兄鑒裁。通照知吾縱恣散誕。不閑拜揖。糠粃禮義。錙銖功名。亦以俗外相待。不拘以家務。至於鄉族慶弔。閨門婚冠。寂然不預者。已五六歲矣。親黨之際。皆以山麋野鹿相畜。性嗜琴酒。得盡所懷。幸甚幸甚。近復都盧棄家。獨坐河渚。結構茅屋。并廚廡總十餘間。奴婢數人。足以應役。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耕耘樵養。黍稷而已。春秋歲時。以酒相續。兼多養鳧鴈。廣牧雞豚。黃精白朮。枸杞薯蕷。朝夕採掇。以供服餌。牀頭素書數帙。莊老及易而已。過此以往。罕嘗或披。忽憶弟兄。則渡河歸家。維舟岸側。興盡便返。每遇天地晴朗。則於舟中詠大謝亂流趨孤嶼之詩。渺然盡陂澤山林之思。覺瀛洲方丈。森然在目。前或時與舟人漁子。分潭並釣。俛仰極樂。戴星而歸。歌詠以會意爲巧。不必與夫悠悠之閒人相唱和也。孤住河渚。傍無四鄰。聞雞犬望煙火。便知息身之有地矣。近復有人見贈五加地黃酒方。及種薯蕷枸杞等法。用之有效。力省功倍。不能暇修渾沌。並常行之。裴孔明雖是異名教物。然風月之際。往往有高人體氣。兼特受巧性。思若有神。自作素琴一張。云其材是嶧陽孤桐也。近攜以相過。安軫立柱。龍唇鳳翮。實與

常琴不同。發音吐韻，非常和朗。吾家三兄生於隋末，傷世櫻亂，有道無位，作汾亭操，蓋孔子龜山之流也。吾嘗親受其調，頗爲曲盡。近得裴生琴，更習其操，洋洋乎覺聲器相得。今便留之，恨不得使足下爲鍾期。良用耿耿。吾所居南渚，有仲長先生，結菴獨處三十載，非其力不食。傍無侍者，雖患瘖疾，不得交語。風神肅肅，無俗氣。攜酒對飲，尙有典型。先生又著獨遊頌，及河渚先生傳，開物寄道，懸解之作也。時取翫讀，使復江湖相忘。吾往見薛收白牛溪賦，韻趣高奇，詞義曠遠，嵯峨蕭瑟，真不可言壯哉邈乎揚班之儔也。高人姚義嘗語吾曰：薛生此文不可多得。登太行，俯滄海，高深極矣。吾近作河渚獨居賦，爲仲長先生所見，以爲可與白牛連類。今亦寫一本以相示，可與清溪諸賢共詳之也。亂極則治，王途漸亨，天災不行，年穀豐熟，賢人充其朝，農夫滿於野。吾徒江海之士，擊壤鼓腹，輸太平之稅耳。帝何力於我哉！又知房李諸賢肆力廊廟，吾家魏學士亦申其才。公卿勤勤，有志於禮樂，元首明哲，股肱惟良，何慶如之也。夫思能獨放，湖海之士，才堪濟世。王者所須，所恨姚義不存。薛生已歿，使雲羅天網有所不該，以爲歎恨耳。吾比風痺發動，常劣劣不能佳。然煙霞山水，性之所適。琴歌酒賦，不絕於時。時遊人間，出入郊郭，暮春三月，登於北山。松柏羣吟，藤蘿翳景，意甚樂之。箕踞散髮，與鳥獸同羣，醒不亂行，醉不干物，賞洽興窮，還歸河渚，蓬室甕牖，彈琴誦書，優哉遊哉。聊以卒歲，首夏漸熱，足下何如也。願動息多宜，黃頰之聚，何時暫忘。偶因南風，略示所懷，敬願珍厚，不一。王君白。

薛收上秦王書

唐兵圍東都，王世充求救於夏竇，建德自引大兵赴之。秦王世民留屈突通等圍東都，親禦建德於

虎牢破擒之。世充恐懼請降。時收在軍中爲記室。書中所論形勢。悉與當日事合。世充據有東都。府庫填積。其兵皆是江淮精銳。所患者在於乏食。是以爲我所持。求戰不可。建德親總軍旅。來拒我師。亦當盡彼驍雄。期於奮決。若縱其至此。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糧。以相資給。則伊洛之間。戰鬪不已。今宜分兵守營。深其溝防。卽世充欲戰。慎勿出兵。大王親率猛銳。先據成皋之險。訓兵坐甲。以待其至。彼以疲弊之師。當我堂堂之勢。一戰必克。建德卽破。世充自下矣。不過兩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若退兵自守。計之下也。

### 蔣儼責田游巖書

遊巖隱居泰山。高宗東封。幸其廬。徵爲洗馬。無所規益。儼時爲右衛副率。以書責之。游巖不能答。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煙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遯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四海。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拾遺補闕。臣子恆務。僕以不才。猶參庭諍。誠以素非德望。位班卒伍。言以人廢。不蒙採掇。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淪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以何酬塞。想爲不達。謹書起予。

### 盧照鄰寄裴舍人遺衣藥直書

照鄰得惡疾。臥病龍門山中。舊時朋舊。各有衣藥之贈。以書答之。

山僕至自都。太子舍人裴瑾之。太子舍人韋方質。左史范履冰。水部員外郎獨孤思莊。少府丞舍人內供。

奉閩知微符璽郎喬侶。並有書問余疾。兼致束帛之禮。以供東山衣藥之費。嗟乎。代與道交喪。其來向矣。殷揚州與外甥韓康伯別。慨然而詠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下交頤。不能自已。余以其爲人也。名過其實。然窮達之際。則西狩獲麟。所不能免。斯亦古君子之大悲也。自鄒而下。曷足譏焉。余家咸亨中。良賤百口。自丁家難。私門弟妹凋喪。七八年間。貨用都盡。余不幸遇斯疾。母兄哀憐。破產以供醫藥。屬歲穀不登。家道屢困。兄弟薄遊近縣。創鉅未平。雖每分多見憂。然亦莫能取給。海內相識。亦時致湯藥。恩亦多矣。晚更篤信佛法。於山間營建。所費尤廣。本欲息貪寡慾。緣此更使貪心萌生。每得一物。輒喜歡。更恨不足。嗚呼。道惡在。而奔競之苦。茲雖觀苦空無常。而此業已就。不可中廢。祈獲福澤。思與士君子共之。

王勃與契苾將軍書

昊天不忱。哲人終否。畢公逝矣。傷如之何。敬想情則懿親。義惟良執。非夫人之爲慟。其誰爲慟乎。僕與此公。早投交契。夷險之際。終始如一。常思並建忠孝之績。共申家國之讐。壯志不就。古人所悲。何圖一旦長訣。嗚呼哀哉。管仲不存。叔牙空在。子皮已喪。子產何依。興言追昔。良增痛悼。適得韋四郎書。具承大郎雅意。知欲以此公碑誌。託之下走。夫撫今懷昔。理寄斯文。旌德敍功。事屬知己。是以子期幽思。感叔夜之形言。伯喈雄藻。待林宗而無愧。下走雖不敏。幸託深期。此而不爲。誰當爲者。但恐位卑先達。才非拔萃。虛承厚睞。不副高聞。謹遣舍弟助往。面取進止。臨書啜泣。慘惶不次。

王勃爲人與蜀城父老書

蓋聞天地作極。不能遷否泰之期。川岳薦靈。不能改窮通之數。豈非聖賢同業。存乎我者。所謂才。榮辱異

流牽乎彼者所謂命。是以龍驤鳳峙。伊周成翊贊之功。含糗羹藜。顏冉困棲遲之病。或先號而後笑。或始吉而終凶。事不可量。功未必定。則知洪濤未接。長鯨多陸死之憂。層風未翔。大鵬有雲傾之勢。池鱗井鮪。亦將鼓鱗而輕之。田鳩野鷄。亦將騫翮而侮之。及其衝溟渤。接扶搖。吹波則江漢倒流。騰氣則虹霓掩彩。靡赤岸。負蒼天。然後知其力焉。吁。韓信之無津也。昌亭之一餓夫耳。馬卿之失路也。臨邛之一食客耳。武不足以服衆。文不足以動時。長劍屈於無知。洪筆淪於不用。泊乎雄圖蹶運。至尊納背水之謀。麗藻昇朝。天子賞凌雲之作。威加海岳。聲振廊廟。彼淮陰之俠少。成都之遺老也。又焉能知遠近哉。是以鑒物於肇。不於成。賞士於窮。不於達。是知卡和之得玉也。精存於岸谷之間。張華之得劍也。氣發於星辰之際。夫豈琢磨成器。然後知其寶。剗斷爲能。然後知其用哉。仰惟鄉耆等。並玉山高族。金隄勝侶。列子弟於干城。耀衣冠於百代。或以風雲去國。公孫躍馬之年。鐘鼎從王。諸葛攀龍之日。門庭相接。雕甍將綺棟。連陳。機杼相和。鳳鏞將虬梭。交響。金漿玉饌。食客三千。綠幘青裳。家僮數百。沖襟涉識。人多江漢之靈。麗藻華文。代有雲淵之氣。北齋開敞。南館虛閒。詩酒同歸。琴書合契。忘機得意。恥嵇阮之交疎。虛席延賓。恨原嘗之客少。實煙霞之藪澤。風月之津梁者乎。劉仲文之遠識。不以乾沒詣梁城。閔仲叔之高風。不以口腹累安邑。雖其已沒。生氣猶存。況乎屬宇宙之明。當天下之泰。不能俯拾青紫。高視縉紳。攀北極而謁帝王。入南宮而取卿相。脅肩側足。求哀鍾釜之間。低首俯眉。取濟斗升之末。嗟乎。誠下官所以仰天漢而鬱拂。臨江山而慷慨者也。但時可以未遇。道可以未行。志願可以未成。功業可以未就。古之才足以輔王業。躡跡屠釣之門。功可以濟巨川。藏身版築之下。百里奚之負販。陳湯之丐貸。而況於庸者哉。此僕所以駿奔於顧盼。

之餘。自致於恩光之末也。且夫精誠所感。尙動神明。意氣相交。豈慙車馬。倘能投心季子。遙存素紵之恩。援手應侯。先立綈袍之贈。豈人之情也。能無報乎。方今白藏紹序。朱律謝期。天高而林野疎。候肅而江山靜。輕蟬送夏。驚晚吹於風園。旅鴈乘秋。動宵吟於露渚。絲續成於南畝。杭黍被於東阡。時計有儲。願履多福。下官薄游。綿載飄寓。淹時歡躡。相仍憂虞。自積陟梁鴻之峻岳。何暇長謠。臨阮籍之長途。惟知慟哭。庶憑賜給。以濟飄危。輕訴短懷。佇流嘉耗。

駱賓王與博昌父老書

月日。駱賓王致書於博昌父老等。承並無恙。幸甚幸甚。雲雨俄別。封壤異鄉。春渚青山。載勞延想。秋天白露。幾變光陰。古人云。別易會難。不其然也。自解攜襟袖。一十五年。交臂存亡。略無半在。張學士溘從朝露。辟閩公倏掩夜臺。故吏門人多遊蒿里。耆年宿德。但見松邱。嗚呼。泉壤殊途。幽明永隔。人理危促。天道奚言。感今懷舊。不覺涕之無從也。過隙不留。藏舟難固。追維逝者。浮生幾何。哀緣物興。事因情感。雖蒙莊一指。殆先覺於勞生。秦佚三號。詎忘情於怛化。啜其泣矣。尙何云哉。又聞移縣就樂安。故城。廡宇邑居。咸徙其地。里閭阡陌。徒有其名。荒徑三秋。蔓草滋於舊館。頽墉四望。拱木多於故人。嗟乎。仙鶴來歸。遼東之城。郭猶是。靈鳥代謝。漢南之陵谷已非。昔吾先君。出宰斯邑。清芬雖遠。遺愛猶存。延首城池。何心天地。雖則山河四塞。是稱無棣之墟。松檟千秋。有切惟桑之里。故每懷夙昔。尙想經過。于役不遑。願言徒擁。今西成有歲。東戶無爲。野老清談。怡然自得。田家濁酒。樂以忘憂。故可洽賞當年。相歡卒歲。甯復惠存舊好。追思昔遊。所恨企予望之。經途密邇。佇中衢而空軫。巾下澤而莫因。風月虛心。形留神送。山川在目。室邇人遐。

以此懷勞增其嘆息。情不遺舊。書何盡言。

張說弔陳司馬書

正月癸卯。孤子范陽張說。頓首頓首。陳君之靈。頃伏苦蓋。遠辱慰疏。執對號慟。次於展洩。來使未還。傳君遇禍。盡哀寢外。傷心痛骨。明府兄毓德南邦。飛聲中夏。急人之急。憂人之憂。勇於履危。果於從政。入使天闕。有專對之美。按俗交州。見澄清之節。故得振衣衡管。割錦閩鄉。越嶂舊風。人狃輕剽。捩之以菑俗。格之以華章。矯枉過中。斯害也已。齒由剛折。膏爲明銷。嗚呼。陳君婞直而殞。皇天輔德。問之何故。疇昔炎海。契闊周旋。義則友朋。恩結兄弟。方期歲暮。鞞鞞相榮。元髮未華。何圖零落。山濤猶在。嵇紹不孤。逝者有知。當昭是意。今返防關。力報前書。幽明雖異。交友無改。悲言下筆。涕泗從之。并往千錢。俾陳奠酌。歔歔萬里。哀哉。奈何。頓首再拜。

張說與褚先生書

說拜白。薊北餘沍。關西早春。物候所宜。年來共感。惟先生進經玉殿。退食金門。黻藻元猷。榮問清暢。甚善。說往陪君子。視學瑤山中。貽官謫。謫居湘浦。賴聖主識其面目。憐其宿心。捨衆口之無稽。容庇身之有地。自授軍鎮。躬當夷狄。出入以馳突爲羣。坐臥以戈劍爲友。翰墨都廢。典籍生塵。時憑夢魂。一見宮闕。每憶朝侶。邈若雲天。愧乏武才。供圖龜使。豈望立明主之側。陳先王之道哉。說與先生。事願乖矣。曩喜同席。今嗟異鄉。遐路三千。曷其言會。強餘安步。爲國師臣。時流德音。以惠疆場。張說再拜。

李嶠上高長史述和詩啓

某啓。近於錄事參軍杜延昌處。伏見公秋月遙想洛城十韻之作。曲中之妙。傳乎郢客之聲。天下之珍。得自隋侯之掌。鳳鳴六呂。龍文九光。駭屬奇觀。相趨動色。若乃政理餘隙。翱翔多暇。臨八水之高秋。企三河之上國。衣冠濟濟。入青瑣而步丹墀。車馬喧喧。下銅衢而赴金谷。人物仙舟之會。風塵俠窟之遊。莫不屬想心目。託情謠詠。九迴靈府。遙馳雨露之郊。千里神畿。近接風雲之思。雕文將綿繡同美。惠氣與芝蘭等馥。用過秦肆。懸輕呂氏之金。持入周京。卽貴洛陽之紙。足使兩都賓主。羞談翰墨。二陸兄弟。恥論詞賦。死者可作。賈生爲入室之徒。來者難誣。潘子得扶輪之地。某學異通敏。才非沈鬱。刀筆爲吏。趨馳之歲月已多。黻藻成文。雅頌之風流尙缺。平原從者。終慙入楚之游。闕里門人。空積後陳之歎。徒以夙承光彩。早延提拂。曾將薄伎。見知。愚以庸音自效。輒忘固陋。敢有和歌。登卞肆而論寶。入夔門而撫節。擬託非倫。揣摩增覲。謹啓。

張九齡上姚令公書

姚令公名崇。本名元之。開元初入相。張公時爲左拾遺。以姚公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姚公嘉納其言。

月日。左拾遺張九齡謹奏記。紫微令梁公閣下。公登廟堂。運天下者久矣。人之情僞。事之得失。所更多矣。非曲學之說。小子之慮。所能損益。亦已明矣。然而意有不盡。未可息區區之懷。或以見容。亦猶用九九之術。以此道也。忍棄之乎。今君侯秉天下之鈞。爲聖朝之佐。大見信用。渴日太平。千載一時。胡可遇也。而君侯旣遇非常之主。已踐難得之機。加以明若鏡中。運如掌上。有形必察。無往不臻。朝暮羲軒之時。何云伊

呂而已。際會易失。功業垂成。而舉朝之衆傾心。前人之弊未盡。往往擬議。愚用惜焉。何者。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而曩之用才。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之舉。夫見勢則附。俗人之所能也。與不妄受。志士之所難也。君侯察其苟附。及不輕受。就而厚之。因而用之。則禽息之首。爲知己而必碎。豫讓之身。感國士而能漆。至於合如市道。廉公之門。客虛盈。勢比雀羅。廷尉之交。情貴賤。初則許之以死。殉體面俱柔。終乃背之而飽飛。身名已遂。小人恆態。不可不察。自君侯職相國之重。持用人之權。而淺中弱植之徒。已延頸企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情結笑言。談生羽翼。萬事至廣。千變難知。其間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君侯或棄其所短。收其所長。人且不知深旨之若斯。便謂盡私於此輩。其有議者。則曰不識宰相。無以得遷。不因交遊。無以求進。明主在上。君侯爲相。安得此言。猶出其口。某所以爲君侯至惜也。且人可誠感。難可戶說。爲君侯之計。謝媒介之徒。卽雖有所長。一皆沮抑。專謀選衆之舉。息彼訕上之失。禍生有胎。亦不可忽。嗚呼。古人有言。禦寒莫若重裘。止謗莫如自修。修之至極。何謗不息。勿曰無害。其禍將大。夫長才廣度。珠潛璧匿。無先容以求達。雖後時而自甯。今豈無之。何近何遠。但問於其類人焉。度哉。雖不識之。有何不可。是知女不私人。可以爲婦矣。士不苟進。可以爲臣矣。此君侯之度內耳。安用小人之說爲。固知山藏海納。言之無咎。下情上通。氣用和洽。是以不敢默默而已也。願無以人故而廢其言。以傷君侯之明。此至願也。幸甚幸甚。

韋述答蕭十書

述白。忽枉書問。詞高理博。尋翫反覆。罔知厭倦。述聞登太山者。視藁薄而迷其方面。涉瀛洲者。挹波濤而

槽其淺深。蓋廣大則昧然難爲究。足下貫穿羣言。靡不該覽。聞一而知十。切問而近思。詞人之淵藪。僕誠不敏。何以當斯乎。足下無棄芻蕘。輕投瓊玖。講學先訓。足以起予。啓發微言。孰不賈勇。謹當掃陋巷之庭宇。望君子之軒車。博約之道。以俟會面。韋某頓首。

李白與韓荊州書

韓朝宗當元宗朝。爲荊州刺史。頗以好士聞。李公思得見之。先以此書進。

白聞天下談士相聚而言曰。生不用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何令人之景慕。一至於此耶。豈不以有周公之風。躬吐握之事。使海內豪俊。奔走而歸之。一登龍門。則聲價十倍。所以龍蟠鳳逸之士。皆欲收名定價於君侯。願君侯不以富貴而驕之。寒賤而忽之。則三千賓中有毛遂。使白得脫穎而出。卽其人焉。白隴西布衣。流落楚漢。十五好劍術。徧干諸侯。三十成文章。歷抵卿相。雖長不滿七尺。而心雄萬夫。王公大臣。許與氣義。此疇昔心跡。安敢不盡於君侯哉。君侯制作侔神明。德行動天地。筆參造化。學究天人。幸願開張心顏。不以長揖見拒。必若接之以高宴。縱之以清談。請日試萬言。倚馬可待。今天下以君侯爲文章之司命。人物之權衡。一經品題。便作佳士。而君侯何惜階前盈尺之地。不使白揚眉吐氣。激昂青雲耶。昔王子師爲豫章。未下車。卽辟荀慈明。旣下車。又辟孔文舉。山濤作冀州。甄拔三十餘人。或爲侍中。尙書。先代所美。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祕書郎。中間崔宗之。房習祖。黎昕。許瑩之徒。或以才名見知。或以清白見賞。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白以此感激。知君侯推赤心於諸賢之腹中。所以不歸他人。而願委身於國士。儻急難有用。敢效微軀。且人非堯舜。誰能盡善。白謨猷籌畫。安敢自矜。至於制作。積成卷軸。

則欲塵穢視聽。恐雕蟲小技。不合大人。若賜觀芻蕘。請給以紙筆。兼之書人。然後退掃開軒。繕寫呈上。庶青萍結綠。長價於薛卞之門。幸推下流。大開獎飾。惟君侯圖之。

蕭穎士爲南陽尉六舅上鄧州趙王牋

某惶恐叩頭。使君公節下。小人以蹇淺之姿。承命下吏。常懼罪戾。仰負仁明。勵茲驚拙。兢惕不暇。安敢謬持文翰。祇冒府庭。濫巴歛之末音。覬牙曠之清聽。豈惟取笑僚友。知其不然。故亦退慙虛薄。非所敢望。今則沒階屏氣。心膽戰越。竊有短詞。願聞於節下執事者。理或至切。情所不堪。誠以仁賢措心。名教有地。敢布四體。伏惟明公圖之。某家自周齊業傳清白。先人以文學政事。任尙書郎。門緒不昌。幼集荼蓼。詩禮之訓。襁褓無遺。顧復之恩。縞練仍失。顧瞻兄弟。童叟五人。所不隕滅。實同形影。少賴餘蔭。免從庶役。或以進士。或以明經。二紀於茲。畢參官序。雖青紫之望。有限登天。而箕裘之業。幸微墜地。豈圖家不悔禍。釁罰仍踵。累年以來。兇險薦至。至兩兄一弟。殂謝連及。孀孤空室。苦蓋在庭。故不忍聞。今在備見。誠宜泣血私第。移疾公門。胡復心顏。以冀榮遇。所不爾者。亦惟明公哀之。重以諸姪藐然。三喪在殯。邱封未兆。凍餒是虞。匪伊薄祿。云何取濟。今歲時獲使。龜策告從。此月之交。計發嵩汝。季弟備官。越在東吳。千里而遙。三月不至。輿言主辦。捨某而誰。感念存亡。觸目纏迫。詩不云乎。死喪之威。兄弟孔懷。禮亦有之。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人道之終。此日而畢。天倫宗戚。豈可輕忘。守官次則情理頓虧。越私哀則簡書是懼。龍鍾荼苦。畢備於茲。伏惟明公。嘗以雅望忠誠。弼諧聖政。朝廷故事。臺閣式瞻。仁恕之風。被於列郡。儻或窮誠見遇。微物感通。許以假歸。申其永慕。生死骨肉。實賴明恩。所不敢言。斯豈獲已。况宛葉汝潁。密邇山川。往復之

期旬日以冀奔走之事。豈乏差池。某頓首謹言。

王維山中與裴迪秀才書

維字摩詰。別墅在輞川。地奇勝。有華子岡、欽湖、竹里館、柳浪、茱萸泚。辛夷塢諸勝。與裴迪游其中。賦詩相酬爲樂。

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憇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元灞。清月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春。復與疎鐘相聞。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逕。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條出水。白鷗矯翼。露溼青皋。麥隴朝雉。斯之不遠。儻能從我遊乎。非子天機清妙者。豈能以此不急之務相邀。然是中有深趣矣。無忽。山中人王維白。

吳保安與郭仲翔書

李蒙爲姚州都督。表郭仲翔爲判官。仲翔宰相元振從子也。會保安適罷義安尉。仲翔薦爲掌書記。未赴。而蒙與蠻戰敗沒。仲翔被執。保安贖之以歸。後爲嵐州長史。仲翔感保安之義。迎其子爲娶。而讓以官。此篇與下篇。當時來往書也。

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猶子。幕府碩才。果以良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統大兵。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僻在劍外地。邇蠻陬。鄉國數千。關河阻隔。況此官已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

不才。厄選曹之格限。更思微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側聞吾子急人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眷。使保安得執鞭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霑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末班。是吾子邱山之恩。卽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爲圖之。唯照其款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驚蹇。以望招攜。

郭仲翔與吳保安書

永固無恙。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爲囚俘。假息偷生。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杳然。才謝鍾儀。居然受縶。身非箕子。日見爲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中射雁。甯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爲絕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於先塋。忽忽發狂。膈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吾。猶爲傷感。吾與永固雖未披款。而鄉里先達。風味相親。想觀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問便言。李公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爲管記。大軍去遠。足下來遲。乃足下自後於戎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慶。天祚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計窮。而蠻俗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衆人。仍苦相邀。求絹十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緡。願足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復歸。死骨更肉。惟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若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諮啓。卽願足下親脫石父。解夷吾之驂。往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若足下不見哀矜。猥同流俗。則僕生爲俘囚之豎。死爲蠻夷之鬼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

于邵與李尚書書

某頓首。尚書姨夫閣下。伏惟秀出天枝。挺生王國。十年分闢。八座居榮。善譽嘉聲。聞於四海。幸甚幸甚。某忝接末姻。早承餘晷。南秦旅寄。特奉周旋。西掖宦遊。叨聯清切。高山景行。何日忘之。去年出守江華。未遑進路。猥當時議。且復拘留。滿室遺孤。立錐無地。朝求暮乞。日往月來。外愧親朋。內慚骨肉。屏居陋巷。不堪其憂。惟此絕糧。已復旬日。古人併食。今實當之。側聞姨夫入朝。先以貧賤爲意。頌聲載路。誰不歸心。某於池陽之間。獲空閑數頃之地。誓將作勞隴畝。以望秋登。所乏耕牛。備賃無計。倘或哀此窘迫。許以後圖。解倒懸之憂。廣調急之路。以德報怨。先哲格言。區區之心。竊慕此耳。輒肆于觸昧。於是非懲諸常情。豈敢逃責。痼疾暴發。末由造門。謹使家人投刺。不宣。某再拜。

于邵與楊員外書

七官院長足下。愴與子別。難以爲晤。出處默語。蓋非一途。頃自除官。乘流則逝。性有定分。愚不可移。是進已無所干。退亦無所悶。到家喜骨肉之愛。出門全賓友之歡。陶然而不知老之將至。亦何暇役耳目。從智力哉。故知山林之士。入而不返者。宜每逍遙縱觀。從容多暇。近覽古公避狄之地。緬想周文出畋之師。如其仁。如其仁。又其聖也。不遠閭井。頽然舊風。嗟乎。我生不辰。遭值世難。天未悔禍。人猶怨嗟。顧子弟之爲邑。追時政以多故。恭寬信敏惠。力行不必果。長太息之。復何可言。猗那楊生。行道利物。勤於四海。君子之踐中朝。炳然從容。畫計抑有由也。勉旃良圖。無以自媚。風味遐屬。此情難論。嘗當春臺。梅柳動色。思與攜手。傷如之何。時流好音。尚慰羈旅。幸甚幸甚。太尉告身在匠人魚朝處。望爲收取。遠代傳慶。不欲失墜。慎

爾無忽。因家人馳驛。臨紙惘然。于邵頓首。

崔造與權德輿書

造白。僕嘗以道喪日久。罕見君子。間者奉睹。得聞循上之方。體仁之度。言發理契。心朗目明。涉道之誠。若乘川而得舟楫。其慰盛也。寤寐自賀。竊思前賢心感之重。義叶之固。或約之以朋友。或申之以婚姻。聚之以里閭。悅之以宴好。俾一日之合。爲累世之歡。裔嗣承流。清風自遠。克成貞素之業。永稱道德之門。卽穎川荀陳。蓋其事也。僕不揆鄙固。景行行之。早年嘗與二三情友約誠同此。世物多故。志爲事奪。存沒有間。通塞殊尙。今中年已及。此心猶阻。永懷愧歎。恍怍如厲。幸以罪廢。貶秩向終。法當放還。歸齒田里。追懼前失。深勵愚衷。咨諭弟兄。導率妻子。甘與時絕。永安邱樊。息女二人。姿性及義。以靜約爲尙。以琴書爲適。庶可以承君子之好。備有道之室。長女先約。故司徒元子宏農楊宏微。幼女未笄。願繼德嗣。北歸之日。敬俟嘉命。夫人之生。母道之動也。動而能靜。是謂返本。僕婚嫁旣畢。退身巖阿。靜以營神。虛以順命。與骨肉姻戚。蹈道爲期。還復之中。庶乎返本。未審吾下以爲何如。遠布所懷。跂聞雅論。造頓首。

李舟與齊相國書

三十三官足下。近年已來。宰臣當國。多與故人禮絕。僕以禮處足下。則足下長者。僕心未忍。欲以故人處足下。則慮悠悠之人。以僕爲詭。屢欲修書。逡巡至今。忽承足下出守夔國。於蒼生之望。則爲不幸。爲足下謀之。則名遂身退。斯又爲佳。僕昧時者。謹以爲賀。但鄱陽雲安道阻且長。音塵寂蔑。永以三歎。僕所疾沈痼。方率子弟力農。與世疎矣。足下亦焉能不疎僕耶。足下素達。僕所知之。其於得喪固怡如也。然朝臣如

足下寡矣。明主豈當不察之耶。惟強飯自愛。珍重珍重。

韋皋上皇太子牋

順宗卽位有疾。王叔文用事。羣臣表請立廣陵王純爲皇太子。帝從之。皋時爲西川節度使。上疏請令太子監國。因爲牋上太子。太子尋卽位。是爲憲宗。叔文貶死。

殿下體重離之明。當儲貳之重。所以克昌九廟。式固萬方。天下安危。繫於殿下。皋位崇將相。志切公忠。先聖察知。早承恩顧。人臣之分。知無不爲。將以上答睿私。罄輸肝鬲。伏以聖上嗣膺鴻業。睿哲英明。攀感先皇。志存孝理。上追殷宗之德。諒闇未嘗發言。軍國萬機。委於臣佐。所宜竭誠翊戴。以致雍熙。但付託未得其人。處理多虧公正。今則羣小得志。隳紊紀綱。官以勢遷。政由情改。朋黨交構。榮惑宸聰。樹置腹心。遍於貴位。潛結左右。難在蕭牆。國賦散於權門。王稅不入天府。褻慢無忌。高下在心。貨賄流聞。遷轉失序。先朝屏黜贓犯之類。咸擢在省闈。府署之間。至今忠臣隕淚。正士吞聲。遐邇痛之。謂之不可。伏恐奸雄乘便。因此謀動干戈。危殿下之家邦。傾太宗之王業。伏維太宗櫛沐風雨。經營四方。列聖兢兢。年將二百。將欲傳於萬代。永保無疆。豈可以一朝委任。王叔文王伾李忠言等三人。小藝之臣。付以軍國重務。恣其黷亂。坐致傾危。日夜憂危。不勝憤激。捐軀報國。今則其時。特望殿下卽日奏聞。斥逐羣小。天下事務。出自殿下之心。則四方獲安。忠臣得以戮力。皋受恩兩朝。寄任崇重。惟知竭節。以效懇誠。伏惟殿下埽除之。

林蘊上安邑李相公安邊書

愚嘗十分天下之事。知其弊者大半。二年冬。輒獻書。思相公正而行之。嗟乎。無位而言輕。相公猶未爲行。

其切者。國家有西土。猶右臂也。臂之附體。豈不固歟。臂之不存。體將安舒。愚以此輒敢重陳。利病思相公念而行之。當昔漢室。彼爲內府。囊琛走馬。曾不虛日。咫尺萬里。煙塵不動。是以司馬遷班。固得弄刀筆。夸大漢功德。炳然與三代同風。洎房杜佐太宗。文皇帝。剗革凶孽。天下廓清。姚宋佐元宗。明皇帝。聲明文物。照耀殊俗。後之輔弼。不能嗣守。故我疆我理。陷於犬羊。嗚呼。今所踐者。惟北抵幽。西極汧。不數百里。則爲外域。可不痛哉。可不惜哉。且馭馬者。必右執策。左執綬。恐其有非常之患也。倘若臂不勝力。體不安坐。則隄齧立至。豈惟泛駕乎。此事雖小。可以喻大。相公得不念之乎。愚嘗出國西。抵於涇原。歷鳳翔。邠。甯。此三鎮。得不爲右臂之大藩乎。自畫藩維。擁旄鉞者。殆數十百人。惟故李司空抱玉。曾封章上。聞請復河湟。事亦旋寢。功竟不立。爾來因循。誰復尸之。故朝受命而夕寢行。日貴富而月驕慢。跨廣衢而羅甲第。指長河而固允嗣。士卒窮年。不離饑寒。以月繫時。力供主將。死則已矣。賞終不及。如棄烏獸。附於藪壤。故死者飲恨於地下。生者吞聲於邊上。五十餘年。無收尺土之功者。豈朝廷不以爲慮乎。命將不得其人乎。愚以此竊知不惟土地未可復。且慮犬戎馳突。不一日。二日。則彼三鎮強者。閉壘自守。弱者棄壁而逸。豈暇爲國卻戎虜乎。愚所謂臂之不存。體將安舒。今刁斗不聞。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豈禦守者之有功乎。且食租則可以備饑。衣稅則可以禦寒。衣食足然後可以教攻戰。朝廷旣切念邊軍。不遑終夕。飛芻輓粟。常恐後期。然而荷戈負載者。終歲而餓。其來已久。時莫能更。雖度支有兼知之名。節度有營田之目。皆以貨利相誘。彼賀公之賓寮。悉皆和糴。斗粟必欺於丈素。一言可致其籝金。如此則士卒不得不饑寒。將帥不得不奢侈。欲其攻戰。其可得乎。此所謂借寇兵而齎盜糧也。其可謂之禦戎乎。伏料相公亦已垂意矣。

愚竊謂爲弊既久矣。可革而化之之術。在相公暫爲頃刻之慮。思之思之。得人則如班超之儔。不難得也。相公必命將取其封錫已榮者。則封錫已榮矣。彼復何求。以此戰不尅。攻不得。何莫不由斯人之徒歟。因此言之。則又不惟安邊之未得人也。相公必以爲人不易知。儻斷然有一介之士。敢露肺肝。相公復能特達獎拔。俾爲千夫之長。得以自置於秦隴之外。接彼犬戎之域。三歲考績。能則優獎。否則拏戮已乎。此賈生終童感激於前。跡其慷慨。不爲不至。蓋時之不見信也。不知相公以愚此言爲率爾乎。以其斷然一介之士。亦能成功立事乎。且天下巖居谷隱之人。悉皆有 heart。但用與不用耳。假如登奉常之第者。未必盡能文章。爲牙門之將者。未必盡能威敵。況漢之爲漢。多有異材。豈唐之爲唐。獨無奇士也。伏維圖之。

權德輿賀崔相國書

伏惟大方全德。自中發外。蘊爲志氣。播爲事業。然則阜庶生物。操持化權。結於衆心。爲日固久。且大賢之出處。天下之否泰也。故詔下之日。人人相慶。又早歲獲覩皇極綜論。元德志孤雲賦。淒風詩。伏讀累日。備見精慮之所至。言理亂者。多推世運於必然。殊不知弛張變化。存乎其人而已。自古哲賢之徒。或尙志不展。鬱堙當世。長嘆痛哭。於是乎作。伏惟以常所感慨。申於盛明。使三辰光潤。萬方軌道。實在指顧。豈逃殼中。且以西漢公輔言之。蕭曹以清靜熙帝載。良平以謨明贊王業。至宣帝時。則魏相通故事。邴吉知大體。斯皆章章可言者也。洎夫張蒼之律曆。孫宏之文章。韋賢之好學。平當之有恥。然亦號爲賢相。抑又次焉。至若匡張孔馬。服儒衣冠。被阿諛之譏。不勝其任。最下則陶青劉舍。莊翟趙周之徒。皆齷齪備位。故身名偕泯。夫此數子。豈不粗知君臣之道。古今之變哉。病於無所發明。保持祿位而已。有時無功。可不謂大哀。

乎。又古人有立德立功立言之訓。顧惟多幸。獲覽炳然之文。又備陳餘論。有以見大君子遣辭發慮。宏裕溥博者矣。惟德與功。實在今日。洒天下耳目。復萬物於全性。在丈人踐而行之。守而終之而已。不宣。某再拜。

陸長源上宰相書

月日。太中大夫守汝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本州防禦使陸長源。謹奉書相國閣下。相公以命世之略。應佐時之器。發文苑之鴻猷。繼台庭之盛業。聖上傾心。以待相公之啓沃。天下側耳。以待相公之政理。豈得與房杜異日。而不與蘇宋同年哉。某比在朝廷。接君子之步武。聽哲人之語言。區區之誠。願盡於此。今上聰明英武。自漢魏以來。賢君哲后。未有如今上者。自臨極以來。宰相未有如房杜蘇宋者。何偶聖之有期。而得賢之無路。蓋有以也。夫誠人之失。亦由端其躬。而後求影之直。故宰相者。導生人之本。稽政化之源。正辭以固之。平氣以待之物。有其官。官得其人。則提綱而綱目張。振領而毛裘舉。至如移制度。平軍國。事關社稷者。斯在宸衷。猶望宰相。自古況今。獻可替否。其餘朝廷之常典。羣司之闕務。弛張由於下筆。指顧在於一言。使政歸常典。理革前弊。和氣浹於下。清風穆於上。自然宰輔之事行。弼諧之義暢。何必捨其易而攻其難。犯龍鱗而莫測。蹈虎尾而不顧哉。其宰相之寄也。在於用賢。賢不濫而人自理。次於秉政。政不撓而國自安。用賢者。除改是也。秉政者。賞罰是也。其用賢也。絕黨與。捨憎嫌。使韋弦各施。輪轅適用。頃者之用人也。聲利以撓其心。愛惡而昏其識。以枉爲直。破觚爲圓。除改出於門庭。賞罰隨其情欲。求道行事舉。其可得乎。且尙書六司。天下之理本。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

酒。衛尉不供幕祕書不校勘。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計考者假而爲資。養聲者藉而爲地。一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求綱目張裘毛舉。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且棟傾者正之。則屋無壓焉之懼。疾甚者攻之。則人無禳疹之患。正傾在於良匠。攻疾在於良醫。故政化失。諫臣得抗疏以論之。敗累興。憲官得持法而繩之。諫臣須審審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嫉惡之人。今悉求溫潤美秀。沈默宏寬者爲之。蓋北轅適楚。圓鑿方柄。欲求扶傾愈疾。其可得乎。貞元初。兵戈初解。蝗旱爲災。邑多逃亡。人士殍餒。至使官廚有闕。國用增艱。王制曰。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之食。日舉以樂。今歲豐年稔。穀賤傷農。誠宜出價以斂糴。實太倉之儲。豈可慢易於豐賤之日。危急於凶荒之際。比年國家和糴。殆不得人。文帳空存。倉廩不實。是由賞罰之典曠。姦濫之吏生。此亦宰相擇人之過也。某之州戶口減一萬。兵數無二千。夏率供秋。秋率供夏。倘四氣或爽。一歲無年。實恐投姦有虞。爲累非淺。況率土州縣。其事略同。古人云。旱則資舟。雖在豐稔之時。須爲凶險之備。此亦宰相之職也。蝗旱之時。聖上憂畿縣凋瘵。親擇臺省十人。出爲畿令。其後京畿稍理。皆以大郡。則聖上旌賢賞功之意也。頃來度支敕符。皆云刺史縣令。以戶口減殿一人。賦斂增最一人。與者騫騰於廊廟。嫌者沈淪於草莽。欲求其爲惡者懼。爲善者勸。其可得乎。此宰相之職也。況今北虜和親。靡費轉甚。西戎作梗。邊鄙未安。所望求方召之才。選甘傅之將。聯營朔裔。復河外之城。振旅湟中。收隴右之地。且田單匹夫也。收樂毅乘勝之師。謝艾書生也。破麻秋勁。銳之卒。豈有其時而無其人哉。在用與不用耳。此亦宰相之職也。太宗得房杜。貞觀之政成。元宗得蘇宋。

開元之業泰。今相公居廟堂之上。當臺榭之任。與房杜蘇宋列於青史。寧肯昵親愛。行肺腑。踵覆車之轍。某齒髮向衰。志力猶在。遇賢相逢。明時亦願一豁平生。少展微分。不然者。老於泉石。亦求仁而得仁。某再拜。

盧坦與李渤拾遺書

渤號少室山人。元和初徵爲左拾遺。不至。故坦作書勸之出仕。渤後仕至庫部員外郎。

八月三日。坦頓首奉書拾遺公足下。抱濟世之資。抗出塵之跡。德全道備。雲臥谷飲。遺名而聲飛。晦耀而光發。天子所以開風下詔。命作諫臣。朝野聳瞻。煙蘿動色。足下懷寶樂山。竟未爲蒼生起。實一代之孤風。千年之曠躅。不可得而累也。坦器凡材薄。猥踐班榮。鎮守宣池。路出灤洛。眺嵩峰之峻極。仰景行之彌高。吟想徽猷。寤寐饑渴。幸甚幸甚。坦雖未及拜而。而舍弟嘗師習於左右矣。飽聞足下之高義。竊承足下詠堯舜之言。志周孔之道。以致君惠人爲意。非特能經鳥伸長往而不返者也。甚善甚善。然則孔氏之道。不隘小官。不榮大位。於是宰中都而魯國化。作相而天下服。世衰運微。其道中阻。猶且歷國應聘。窮塞而後止。今天下歡康。異衰周之代也。萬方一統。非列國之時也。而足下猶獨超然高舉。不答天子之命。豈孔氏之徒歟。愚竊惑焉。大凡今之人。奔分寸之祿。走絲毫之利。如羣蟻之附腥膻。聚蛾之投燭火。取不爲醜。貪不避死。得以爲榮。失以爲辱。不由道以進退。不量能以授受。如此者多。有識知病。足下豈不欲矯棄流俗。獨爲君子哉。誠志士之端操。賢人之大業也。敢不愛慕之乎。或聞足下又以蒲輪元纁。郡府之禮。不到。遂徘徊山門。未果輕去。難進之道。三揖爲宜。在足下俟駕而行。斯可矣。餘復何可道哉。少許茶果。謹具別紙。

公程迫速。不獲拜詣。馳誠而已。不具。盧坦白。

劉禹錫與柳子厚書

劉柳俱坐黨王叔文。貶遠州司馬。

間發書得箏郭師志一篇。以爲其工獨得於天姿。使木聲絲聲。均其所自出。抑折愉釋。學者無能。如繁休伯之言。薛訪車子。不能曲盡如此。能令鄙夫沖然南望。如聞善音。如見其師。尋文寤事。神驚心得。倘伴伊鬱。久而不能平。嗟夫。郭師與不可傳者死矣。弦張柱差。枵然貌存。中有至音。含糊弗聞。噫。人亡而器存。布方册者是已。予之伊鬱也。豈獨爲郭師發耶。想足下因僕書。重有慨耳。不宣。禹錫白。

劉禹錫謝門下武相公啓

王叔文之黨。十年不遷。元和十年。悉召至京師。諫官爭言其不可。乃皆以爲遠州刺史。子厚得柳州。夢得得播州。播州非人所居。中丞裴度以夢得母老。爲上言。得改連州。觀此書。則當日爲之言者。實不止一裴度也。

某啓。某一坐飛語。廢錮十年。昨蒙徵還。重罹不幸。詔命始下。周章失圖。吞聲咋舌。顯白無路。豈謂烏鳥微志。惻於深仁。恤然動拯溺之懷。煦然存道舊之旨。言念叢棘。慰安蒼黃。推以恕心。期於造膝。重言一發。睿聽克從。迴陽曜於肅殺之辰。沃天波於躡蹠之際。俾移善地。獲奉安輿。率土知孝治之源。羣生識人倫之厚。感召和氣。發揚皇風。豈惟匹夫獨受其賜。某卽以今月十一日到州。上訖。守在要荒。拘於印綬。巾講詣謝。有志莫從。誠知微生不足酬德。捐軀之外。無地寄言。效節肅屏。虔然心禱。無任懇悃。屏營之至。謹勒軍

事衛官守左威衛慈州吉昌府別將員外置同正員常懇奉啓起居不宜謹啓

呂溫代辛將軍與普潤劉尙書書

某性質鄙昧。智能無取。承藉門緒。早蒙驅策。盡瘁軍府。備嘗艱險。徒竭犬馬之勞。詎濟弓裘之美。家構未克。國恩未酬。而謬典禁司。職惟侍衛。良時自晚。宿志莫申。憤血猶剛。髮髮先白。加以稟性寡合。知音實難。甘心此生。長鳴靡託。豈料尙書推宏深之量。啓特達之心。愛念不遺。眷知益重。昨者四牡未覲。萬乘虛襟。旁求將帥之臣。佇請至公之鑒。然則蕭何之稱。必在韓信。孝文有問。宜薦雲中。而丹墀對敷。首及庸瑣。敷陳本末。獎飾逾涯。達其忠義之誠。許其遠大之致。雖躬論志業。自瀝肺肝。纖悉周詳。豈能及此。遂使鬱堙之志。允達於宸聰。樗朽之材。式孚於帝念。言發九天之上。聲聞四海之中。行得舟航。坐生羽翼。雖管鮑在齊。載深知我之感。王賁仕漢。有切彈冠之善。方諸今日。未足爲喻。不圖知己之至於斯。義激血誠。恩纏骨髓。每一念至。不覺涕流。殞首糜軀。豈能報德。惟當竭誠砥節。服義懷仁。奉以周旋。居之造次。貞松得地。方見於歲寒。皦日在天。願明其心誓。死生幸甚。幸甚。屬有負薪之疾。未申拜賜之禮。瞻荷之至。感懼兼深。拳拳下情。未知所措。稍任行李。卽冀趨謁。伏維照察。

韓愈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相公閣下。詩之序曰。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其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旣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莪。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能使之菁菁然盛也。旣見君子。樂且有儀。

云者。天下美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之辭也。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以寵貴之。云爾。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者載也。沈浮者物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心美之也。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幸今天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錢穀甲兵之間。不至於廟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雞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楊墨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居窮守約。亦時有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張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於選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饑不得食。寒不得衣。濱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其亦可矣。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一夫不獲其所。若己推而內之溝中。今有人。生七年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亦不獲其所矣。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乎。甯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洪範

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抑又聞上之設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蓋將推己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苟以是而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焉。不必讓其自舉也。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也。今天下不由吏部而仕進者。幾希矣。主上感傷山林之士。有逸遺者。屢詔內外之臣。旁求於四海。而其至者蓋闕焉。豈其無人乎哉。亦見國家不以非常之道禮之。而不來耳。彼之處隱就閒者。亦人耳。其耳目鼻口之欲。其心之所樂。其體之所安。豈有異於人乎哉。今所以惡衣食。窮體膚。麋鹿之與處。猿狖之與居。固自以其身不能與時從順俯仰。故甘心自絕而不悔焉。而方聞國家之仕進者。必舉於州縣。然後升於禮部吏部。試之以繡繪雕琢之文。考之以聲勢之逆順。章句之短長。中其程式。然後得從下士之列。雖有化俗之方。安邊之畫。不由是而稍進。萬不有一得焉。彼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密。其影響昧昧。惟恐聞於人也。今若聞有以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辱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而布其書於四方。枯槁沈溺。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洋焉。動其心。峨峨焉。纓其冠。于于焉。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

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行道者。知所歸焉。小子不敢自幸。其嘗所著文。輒探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干黷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韓愈後十九日復上宰相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所爲。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其呼。而望其仁之也。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強學力行有年矣。愚不惟道之險夷。行且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救歟。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蒸於火者。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子言則然矣。宰相則知子矣。如時不可何。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若所謂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使觀察使及防禦營田諸小使等。尙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乎此。情隘辭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愈再拜。

韓愈與鄂州柳中丞書

淮右殘孽。尙守巢窟。環寇之師。殆且十萬。瞋目語難。自以爲武人。不肯循法度。頡頏作氣勢。竊爵位。自尊大者。肩相摩。地相屬也。不聞有一人援桴鼓。誓衆而前者。但日令走馬來求賞給。助寇爲聲勢而已。閣下書生也。詩書禮樂是習。仁義是修。法度是束。一旦去文就武。鼓三軍而進之。陳師鞠旅。親與爲辛苦。慷慨感激。同食下卒。將二州之牧。以壯士氣。斬所乘馬。以祭隄死之士。雖古名將。何以加於茲。此由天資忠孝。鬱於中。而大作於外。動皆中於機會。以取勝於當世。而爲戎臣師。豈常習於威暴之事。而樂其鬪戰之危也哉。愈誠怯弱。不適於用。聽於下風。竊自增氣。誇於中朝。稠人廣衆。會集之中。所以羞武夫之顏。令議者知將國兵。而爲人之司命者。不在彼而在此也。臨敵重慎。誠輕出入。良食自愛。以副見慕之徒之心。而果爲國立大功也。幸甚幸甚。不宣。愈再拜。

韓愈又與鄂州柳中丞書

柳公綽爲鄂岳觀察使。時方討吳元濟。詔發鄂岳卒五千。隸安州刺史李聽。公綽曰。朝廷謂吾儒生不知兵耶。卽請自行。許之。引兵渡江。每戰輒克。事見唐史。書中奮然率先數語。尙非虛美之辭。

愈愚不能量事勢可否。比常念淮右以靡弊困頓。三州之地。蚊蚋蟻蟲之聚。感凶豎煦濡飲食之惠。提童子之手。坐之堂上。奉以爲帥。出死力以抗逆明詔。戰天下之兵。乘機逐利。四出侵暴。屠燒縣邑。賊殺不辜。環其地數千里。莫不被其毒。洛汝襄荆許潁淮江爲之騷然。丞相公卿士大夫。勞於圖議。握兵之將。熊羆驅虎之士。畏懦蹙縮。莫肯杖戈爲士卒前行者。獨閣下奮然率先。揚兵界上。將二州之守。親出入行間。與

士卒均辛苦。生其氣勢。見將軍之鋒穎。凜然有向敵之念。用儒雅文字章句之業。取先天下武夫。關其口而奪之氣。愚初聞時。方食不覺棄匕箸。起立。豈以爲閣下真能引孤軍單進。與死寇角逐。爭一旦僥倖之利哉。就令如是。亦不足貴。其所以服人心。在行事適機宜。而風采可畏愛故也。是以前狀輒述鄙誠。眷惠手翰。還答益增欣悚。夫一衆人心力耳目。使所至如時雨。三代用師。不出是道。閣下果能充其言。繼之以無倦。將形便之地。甲兵足用。雖國家故所失地。旬歲可坐而得。況此小寇。安足置齒牙閒。勉而卒之。以俟其至。幸甚。夫遠徵軍士。行者有羈旅離別之思。居者有怨曠騷動之憂。本軍有饋餉煩費之難。地主多姑息形跡之患。急之則怨。緩之則不用命。浮寄孤懸。形勢銷弱。又與賊不相諳委。臨敵恐駭。難以有功。若召募土人。必得豪勇。與賊相熟。知其氣力所極。無望風之驚。愛護鄉里。勇於自戰。徵兵滿萬。不如召募五千。閣下以爲何如。倘可上聞行之否。計已與裴中丞相見。行營事宜。不惜時賜示及。幸甚。不宣。愈再拜。

韓愈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況足下度越此等百千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耶。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於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閒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況地至近。官榮祿厚。親愛盡在左右者耶。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友間。一十七年。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

相識者千百人。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以事同。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己已厚。雖欲悔之不可。凡諸淺者。固不足道。深者止如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窺之閫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人。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不讀。其精蘊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甯須言而後自明耶。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黑白於胸中耳。旣謂能蘊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如清河者。人無賢愚。無不說其善。服其爲人。以是而疑之耳。僕應之曰。鳳凰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不嗜者。至於稻也。粱也。膾也。炙也。豈聞有不嗜者哉。疑者乃解。解不解於吾。崔君無所損益也。自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以來。又見賢者恆不遇。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眉壽。不知造物者意竟如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又不知無乃都不省記。任其死生壽夭耶。未可知也。人固有薄卿相之官。千乘之位。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況天之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時有兼得者耶。崔君崔君。無怠無怠。僕無以自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得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無故搖動脫去。目視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世如

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足下何由得歸。比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惟此是望。愈再拜。

韓愈答陳商書

愈白。辱惠書。語高而旨深。三四讀。尙不能通曉。茫然增愧赧。又不以其淺弊。無過人知識。且喻以所守。幸甚。愈敢不吐情實。然自識其不足補吾子所須也。齊王好竽。有求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門。三年不得入。叱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合軒轅氏之律。呂客罵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齊也。今舉進士於此世。求祿利行道於此世。而爲文。必使一世人不好。得無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文雖工。不利於求。求不得。則怒且怨。不知君子必爾爲否也。故區區之心。每有來訪者。皆有意於不肖者也。略不辭讓。遂盡言之。惟吾子諒察。愈白。

韓愈答崔立之書

唐制。進士試禮部。既登第。吏部試之。中其程度。乃命以官。公於貞元八年。第進士。三試吏部。不售。斯立以書勉之。而公報以此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而馳者也。足下猶復以爲可教。貶損道德。乃至手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道得矣。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人者耳。然尙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以丈夫期我也。不能默默。聊復自明。僕始年十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

之仕者。皆爲人耳。非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知仕之不惟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卽得仕。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詞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吏部。一旣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因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甯者數月。旣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非者也。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詞者。豈今之所謂者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進於是選。必知其懷慚。乃不自進而已耳。設使與夫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然彼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哉。肯與夫斗筲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其他可否。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玉者。以爲必竢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刖足。不爲病。且無使劾者再尅。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僕之玉固未嘗獻。而足固未嘗刖。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方今天下風俗尙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尙有被甲執兵者。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閒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

考賢人哲士之終始。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獻。而足凡幾別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尅之刑。信如何也。士固信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愈再拜。

韓愈答竇秀才書

貞元中公以言事黜爲陽山令。故書中有遠宰蠻縣語。

愈白。愈少駑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學不得其術。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今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瘡癘侵加。惴惴焉無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當朝廷求賢如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雖使古之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請懇懇。猶將倒廩傾困。羅列而進也。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捆載而往。垂囊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韓愈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問何下而恭也。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之

歸也有日矣。況其外之文乎。抑愈所謂望孔子之門牆。而不入於其宮者。焉足以知是且非耶。雖然。不可不爲生言之。生所謂立言者是也。生所爲者與所期者。甚似而幾矣。抑不知生之志。蘄勝於人而取於人耶。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耶。蘄勝於人而取於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將蘄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煜。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未猶也。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聖人之志不敢存。處若忘。行若遺。儼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戛戛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如是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僞。與雖正而不至焉者。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如是者亦有年。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其皆醇也。然後肆焉。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皆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耶。用與舍屬諸人。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己有方。用則施諸人。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無足樂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吾誠樂而悲之。亟稱其人。所以勸之。非敢襲其可襲。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爲言之。愈白。

韓愈與孟東野書

此公由汴至徐。依張僕射時作。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懸於吾也。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倡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倡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混與世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足下之道。其使吾悲也。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於此。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於符離。雖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默在此。行一年矣。到今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望之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愈再拜。

韓愈上張僕射書

張僕射名建封。爲徐泗濠節度使。公以十五年二月。脫汴州之亂。依建封於徐。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於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

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己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者也。直己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好義而忘其君者。今之王公大人。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寅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而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己。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己知己。則未也。伏維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愈恐懼再拜。

韓愈與陳給事書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亦嘗辱一言之譽。貧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閣下

位益尊。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愈也。道不加修。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進者忘。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閣下之庭。無愈之跡矣。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若加其新也。屬乎其言。若閱其窮也。退而喜也。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惜乎其言。若不接其情也。退而懼也。不敢復進。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惜也。乃所以示其意也。不敏之誅。無所逃避。不敢遂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爲復志賦以下十首爲一卷。卷有標軸。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飾。皆有楷字註字處。急於自解而謝。不能俟更寫。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愈恐懼再拜。

韓愈答劉正夫書

愈白。進士劉君足下。辱牋教。所以不及。旣荷厚賜。且愧其誠然。幸甚幸甚。凡舉進士者。於先進之門。何所不往。先進之於後輩。苟見其至。寧可以不容其意耶。來者則接之。舉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而愈。不幸獨有接後輩名。名之所存。謗之所歸也。有來問者。不敢不以誠答。或問爲文宜何師。必謹對曰。宜師古聖賢人。曰。古聖賢人所爲書具存。辭皆不同。宜何師。必謹對曰。師其意。不師其辭。又問曰。文宜易宜難。必謹對曰。無難易。惟其是耳。如是而已。非固開其爲此。而禁其爲彼也。夫百物朝夕所見者。人皆不注視也。及觀其異者。則其觀而言之。夫文豈異於是乎。漢朝人莫不能爲文。獨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爲之最。然則用功深者。其收名也遠。若皆與世浮沈。不自樹立。雖不爲當時所怪。亦必無後世之傳也。足下家中百物。

皆賴而用也。然其所珍愛者，必非常物。夫君子之於文，豈異於是乎？今後進之爲文，能深探而力取之，以古聖賢人爲法者，雖未必皆是。要若有司馬相如、太史公、劉向、揚雄之徒出，必自於此。不自於尋常之徒也。若聖人之道，不用文則已。用則必尙其能者。能者非他，能自樹立，不因循者是也。有文字來，誰不爲文。然其存於今者，必其能者也。顧常以此爲說耳。愈於足下，忝同道而先進者，又常從遊於賢尊給事。旣辱厚賜，又安得不進其所有，以爲答也。足下以爲何如。愈白。

韓愈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右其人爲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常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往，歲月已多。常欲薦之於主司，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爲文，未嘗不揜卷長歎。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攜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事，迺遭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其久絕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爲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數百，未嘗有如盧公之知我也。比者分將委棄泥塗，老死草野，今胸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愈感其言，賀之以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爲選首，其言死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身在貧賤，爲天下所不知，獨見過於大賢，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市道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己者也。士之修身立節，而竟不遇知己，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膝而不相知，或異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爲知己者死，不其然乎？不其然乎？閣下旣已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者，非爲侯生謀也。感知

己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

柳宗元寄許京兆孟容書

子厚以黨王叔文。貶遠州司馬。徙柳州刺史。此其在柳時作。書中所云負罪者。卽指叔文也。

宗元再拜。五丈座前。伏蒙賜書。誨諭微悉。重厚欣踊。恍惚疑若夢寐。捧書叩頭。悸不自定。伏念得罪來五年。未嘗有故舊大臣。肯以書見及者。何則。罪謗交積。羣疑當道。誠可怪而畏也。是以兀兀忘行。尤負重憂。殘骸餘魂。百病所集。痞結伏積。不食自飽。或時寒熱。水火互至。內消肌骨。非獨瘴癘爲也。忽奉教命。知幸爲大君子所宥。欲使膏肓沈沒。復起爲人。夫何素望。敢以及此。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懃懃勉勵。惟以忠正信義爲志。以興堯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爲務。不知愚陋。不可力強。其素意如此也。末路孤危。阨塞艱脆。凡事壅隔。狠忤貴近。狂疎繆戾。蹈不測之辜。羣言沸騰。鬼神交怒。加以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進者。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讎。以此大罪之外。詆訶萬端。旁午構扇。盡爲敵讎。協心同攻。外連強暴。失職者。以致其事。此皆丈人所見。不敢爲他人道。說懷不能已。復載簡牘。此人雖萬被誅戮。不足塞責。而豈有賞哉。今其黨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俸祿。明德至渥也。尙何敢更俟除棄廢癘。以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求取得之。又何怪也。宗元於衆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罰。又不能卽死。猶對人言語。求食自活。迷不知恥。日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爲冢嗣。今抱非常之罪。居夷獠之鄉。卑溼昏霧。恐一日填委溝壑。曠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焚焚子立。未有

子息荒隅中少士人女子無與爲婚世亦不肯與罪大者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當春秋時饗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懷慄然歎歎惴惴恐此事便已摧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憫惜也先藁在城南無異子弟爲主獨託村鄰自譴逐來消息存亡不一至鄉閭主守者因以益怠晝夜哀憤懼便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埽今闕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道路士女遍滿阜隸傭丐皆得上父母邱墓馬醫夏畦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哉城西有數頃田果樹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已荒穢恐便斬伐無復愛惜家有賜書三千卷尚在善和里舊宅宅今已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重常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家破爲世大僂復何敢更望大君子撫慰收恤尙置人數中耶是以當食不知辛鹹節適洗沐盥漱動逾歲時一搔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自明者僅以百數故有無兄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然賴當世豪傑分明辨別卒光史籍管仲遇盜升爲功臣匡章被不孝之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實爲而有其語猶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辯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東縛於晉終以無死鍾儀南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死崩通據鼎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倪寬擯死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惟怯澆忍下才末伎又嬰恐懼痼病雖欲慷慨壤臂自同昔人愈疎闊矣賢者不得志於今必取貴於後古之著書者皆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才劣無異

能解。雖欲秉筆覲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每讀古人一傳。數紙以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維興哀於無用之地。垂德於不報之所。但以通家宗祀爲念。有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埽塋域。退託先人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允嗣。有可付託。卽冥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書辭繁委。無以自道。然卽文以求其志。君子固得其肺肝焉。無任懇戀之至。不宣。宗元再拜。

柳宗元與蕭翰林俛書

思謙兄足下。昨祁縣王師範過永州。爲僕言得張左司書。道思謙蹇然有當官之心。乃誠助太平者也。僕聞之喜甚。然微王生之說。僕豈不素知耶。所喜者耳與心叶。果於不謬焉爾。僕不幸嚮者進當艱脆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況又有久與游者。乃岌岌而操其間哉。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粉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於內。則孰能了僕於冥冥之間哉。然僕當時年三十三。甚少。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嫉。其可得乎。凡人皆欲自達。僕先得顯處。才不能踰同列。聲不能壓當世。世之怒僕。宜也。與罪人交十年。官又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宏大。貶黜甚薄。不能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侈。囂囂嗷嗷。漸成怪民。飾智求仕者。吏言僕以悅讎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喜可。自以速援引之路。而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伏自思念。過大恩甚。乃以致此。悲夫。人生少得六七十者。今已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則無此身矣。是非榮辱。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爲罪。兄知之勿爲他人言也。居蠻夷中久。慣習炎毒。昏眊重臄。意以爲常。忽遇北風晨起。薄

寒中體。則肌革慘懷。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愴惕以爲異候。意緒殆非中國人。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淖諫。今聽之。怡然不怪。已與爲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有八九。杖而後興。自料居此。尙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爲一世非笑哉。讀周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尙口乃窮也。往復益喜。曰嗟乎。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詬益甚耳。用是更樂瘖默。思與木石爲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獨淪陷如此。豈非命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余又何恨。獨喜思謙之徒。遭時言道。道之行。物得其利。僕誠有罪。然豈不在一物之數耶。身被之。目覩之。足矣。何必攘袂用力。而矜自我出耶。果矜之。又非道也。事誠如此。然居理平之世。終身爲頑人之類。猶有少恥。未能盡忘。尙因賊平慶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生植。猶足蒸出芝菌。以爲瑞物。一釋廢錮。移數縣之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爲耕疇。朝夕歌謠。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爲太平之人矣。此在望外。然終欲爲兄一言焉。宗元再拜。

柳宗元與李翰林建書

杓直足下。州傳遞至。得足下書。又於夢得處。得足下前次一書。意皆勤厚。莊周言逃蓬藿者。聞人足音。則蹵然善。僕在蠻夷中。比得足下二書。及致藥餌。喜復何言。僕自去年八月來。瘡疾稍已。往時間一二日作。今一月乃二三作。用南人檳榔餘甘。破決壅隔。大過陰邪。雖敗已傷正氣。行則膝顫。坐則髀痺。所欲者補氣豐血。強筋骨。輔心力。有與此宜者。更致數物。得良方。偕至。益喜。永州於楚爲最南。狀與越相類。僕悶卽

出游。游復多恐。涉野則有蝮虺大蜂。仰空視地。寸步勞倦。近水卽畏射工沙蟲。含怒竊發。中人形影。動成瘡痛。時到幽樹好石。暫得一笑。已復不樂。何者。譬如囚拘圜土。一遇和景。負牆搔摩。伸展支體。當此之時。亦以爲適。然顧地窺天。不過尋丈。終不得出。豈復能久爲舒暢哉。明時百姓。皆獲歡樂。僕士人頗識古今。理道獨愴愴如此。誠不足爲理世下執事。至比愚夫愚婦。又不可得。竊自悼也。僕曩時所犯。足下適在禁中。備觀本末。不復一一言之。今僕癡殘頑鄙。不死幸甚。苟爲堯人。不必立事程功。惟欲爲量移官。差輕罪累。卽便耕田藝麻。取老農女爲妻。生男育孫。以共力役。時時作文。以詠太平。摧傷之餘。氣力可想。假令病盡。己身復壯。悠悠人世。不過爲三十年客耳。前過三十七年。與瞬息無異。復所得者。其不足把翫。亦已審矣。杓直以爲誠然乎。僕近求得經史諸子數百卷。嘗候戰悸稍定時。卽伏讀。頗見聖人用心。賢士君子立志之分。著書亦數十篇。心病言少次第。不足遠寄。但用自釋。貧者士之常。今僕雖羸餒。亦甘如飴矣。足下言己白常州煦僕。僕豈敢以衆人待常州耶。若衆人卽不復煦僕矣。然常州未嘗有書遺僕。僕安敢先焉。裴應叔蕭思謙各有書。足下求取觀之。相戒勿示人。敦詩在近地。簡人事。今不能致書。足下默以此書見之。勉盡志慮。輔成一王之法。以宥罪戾。不悉。某白。

柳宗元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三日宗元白。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京師時。好以文寵後輩。由吾文知名者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污重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懼。潔然

盛服而與負塗者處。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懇意甚久遠。不爲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旣無以累秀才。亦不以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之荒言出矣。宗元白。

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嘗好言論爲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亦不敢爲人師。爲衆人師。且不敢。況敢爲吾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爲人師。由魏晉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輒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怪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怪也。僕往聞庸蜀之南。恆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予以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倉黃吠噬。狂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今韓愈旣自以爲蜀之日。而吾子又欲使吾爲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怪於羣目。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嘖嘖者。早暮拂吾耳。騷吾心。則固僵仆煩憤。逾不可過矣。平居望外。遭齒舌不少。獨欠爲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允者。獨發憤行之。旣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慙然。京兆尹鄭叔則。

佛然曳笏卻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怪孫子。何哉。獨爲所不爲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才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於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諛諛之徒。直見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爲文章以辭爲工。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故不苟爲炳炳烺烺。務采色夸聲音。而以爲能也。凡我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道不遠矣。故吾每爲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僂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明。疎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恆。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參之穀梁氏以厲其氣。參之孟荀以暢其支。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爲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怪。而爲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復白。

柳宗元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得楊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略。猶未能究知其狀。果若蕩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滌髓之具。或以不給。吾是以始而駭也。凡人之言曰。盈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爲也。乃始厄困震悸。於是有水火之孽。有羣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古之人皆然。斯道遼闊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中而疑也。以足下讀古人書。爲文章。善小學。其爲多能若是。而進不能出羣士之上。以取顯貴者。蓋無他焉。京城人多言足下家有積貨。士之好廉名者。皆良忌不敢道足下之善。獨自得之心。蓄之銜忍。而不出諸口。以公道之難明。而世之多嫌也。一出口。則蚩蚩者以爲得重賂。僕自貞元十五年。見足下之文章。蓄之者蓋六七年。未嘗言。是僕私一身而負公道久矣。非特負足下也。及爲御史尙書郎。自以幸爲天子近臣。得奮其舌。思以發明足下之鬱塞。然時稱道於行列。猶有顧視而竊笑者。僕良恨修己之不亮。素譽之不立。而爲世嫌之所加。常與孟幾道言而痛之。乃今幸爲天火之所滌盪。凡衆之疑慮。舉爲灰埃。黔其廬。赭其垣。以示其無有。而足下之才能。乃可顯白而不污。其實出矣。是祝融回祿之相吾子也。則僕與幾道十年之相知。不若茲火一夕之爲足下譽也。宥而彰之。使夫蓄於心者。咸得開其喙。發策決科者。授子而不慄。雖欲如嚮之蓄縮受侮。其可得乎。於茲吾有望於爾。是以終乃大喜也。古者列國有災。同位皆相弔。許不弔災。君子惡之。今吾之所陳若是。有以異乎。古故將弔而更以賀也。顏曾之養。其爲樂也大矣。又何闕焉。足下前要僕文章古書。極不忘。候得數十幅。乃併往耳。吳二十一武陵來言。足下爲醉賦及對問。大善。可寄一本。僕近亦好作文。與在京城時頗異。思

與足下輩言之桎梏甚固。未可得也。因人南來。致書訪死生。不悉。宗元白。

柳宗元與韓愈論史官書

正月二十一日。某頓首。十八丈退之侍者。前獲書。言史事云。具與劉秀才書。及今乃見書稿。私心甚不喜。與退之往年言史事甚大謬。若書中言退之不宜一日在館下。安有探宰相意以爲苟。以史榮一韓退之耶。若果爾。退之豈宜虛受宰相榮己。而冒居館下。近密地。食奉養。役使掌故。利紙筆爲私書。取以供子弟。費古之志於道者。不宜若是。且退之以爲紀錄者。有刑禍。避不肯就。尤非也。史以名爲褒貶。猶且恐懼不敢爲。設使退之爲御史中丞大夫。其褒貶成敗人。愈益顯。其宜恐懼尤大也。則又將揚揚入臺府。美食安坐。行呼唱於朝廷而已耶。在御史猶爾。設使退之爲宰相。生殺出入。升黜天下士。其敵益衆。則又將揚揚入政事堂。美食安坐。行呼唱於內庭外衢而已耶。又何以異不爲史而榮其號。利其祿也。又言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爲史者。然亦甚惑。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孔子之困於魯。衛。陳。宋。蔡。齊。楚者。其時閭諸侯不能以也。其不遇而死。不以作春秋故也。當其時雖不作春秋。孔子猶不遇而死也。若周公史佚。雖紀言書事。猶遇且顯也。又不得以春秋爲孔子累。范曄悖亂。雖不爲史。其族亦誅。司馬遷觸天子喜怒。班固不檢下。崔浩沾其直。以鬪暴虜。皆非中道。左邱明以疾盲。出於不幸。子夏不爲史。亦盲。不可以是爲戒。其餘皆不出此。是退之宜守中道。不直忘其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惟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凡言二百年文武事。多有誠如此者。今退之曰。我一人也。何能明。則同職者。又所云若是。後來繼今者。又所云若是。人人皆曰我一人。則卒誰能紀傳之耶。

如退之。但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同職者及後來繼今者。亦各以所聞知。孜孜不敢怠。則庶幾不墜。使卒有明也。不然。徒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多。則所云磊磊軒天地者。決必沈沒。且亂雜無可考。非有志者所忍恣也。果有志。豈當待人督責。迫蹙然後爲官守耶。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無可準。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猶懼於此。今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議論如退之。慷慨自謂。正直行行焉。如退之。猶所云若是。則唐之史述。其卒無可託乎。明天子賢宰相。得史才爲此。而又不果。甚可痛哉。退之之宜更思。可爲速爲。果卒以爲恐懼不敢。則一日可引去。又何以云行且謀也。今當爲而不爲。又誘館中他人及後生者。此大惑已。不勉已而欲勉人。難矣哉。

柳宗元與崔連州論石鍾乳書

宗元白。前以所致石鍾乳非良。聞子敬所餌。與此類。又聞子敬時憤悶動作。宜以爲未得其粹美。而爲羸穢。慘悍所中。懼傷子敬醇懿。仍習謬誤。故勤以爲告也。再獲書辭。辱徵引地理。證驗多過數百言。以爲土之所出。乃良。無不可者。是將不然。夫言土之出者。固多良而少不可。不謂其咸無不可也。草木之生也。依於土。然卽其類也。而有居山之陰陽。或近於水。或附於石。其性移焉。又況鍾乳直產於石。石之精羸疎密。尋尺特異。而穴之上下。土之薄厚。石之高下。不可知。則其依而產者。固不一性。然由其精密而出者。則油然而清。炯然而輝。其竅滑以夷。其肌廉以微。食之使人榮華溫柔。其氣宣流。生胃通腸。壽善康甯。心平意舒。其樂愉愉。由其羸疎而下者。則奔突結澀。乍大乍小。色如枯骨。或類死灰。淹頓不發。叢齒積類。重濁頑樸。食之使人偃蹇壅鬱。泄火生風。戟喉癢肺。幽關不聽。心煩喜怒。肝舉氣剛。不能和平。故君子慎焉。取其

色之美而不必惟土之信。以求其至精。凡爲此也。幸子敬餌之。近不至於是。故可止禦也。必若土之出。無不可者。則東南之竹箭。雖旁岐揉曲。皆可以貫犀革。北山之木。雖離奇液囁。空立中枯者。皆可以梁百尺之觀。航千仞之淵。冀之北土。馬之所生。凡其大耳短脰。拘攣蹠跌。薄蹄而曳者。皆可以勝百鈞。馳千里。雍之塊璞。皆可以備砥礪。徐之糞壤。皆可以封大社。荆之茅。皆可以縮酒。九江之元龜。皆可以卜。泗濱之石。皆可以擊考。若是而不大謬者少矣。其在人也。則魯之晨飲其羊。關穀而輟輪者。皆可以爲師儒。盧之沽名者。皆可以爲太醫。西子之里。惡而曠者。皆可以當侯王。山西之冒沒輕儇。沓貪而忍者。皆可以鑿凶門。制關外。山東之稚駘樸鄙。力農桑。啖粟粟者。皆可以謀謨於廟堂之上。若是則反倫悖道者甚矣。何以異於是。物哉。是故經中言丹砂者。以類芙蓉。而有光。言當歸者。以類馬尾。蠶首。言人參者。似人形。黃荅似腐腸。附子八角。甘遂赤膚類。不可悉數。若果土宜乃善。則云生某所。不當又云某者良也。又經註曰。始興爲上。次乃廣連。則不必服。正爲始興也。今再三爲言者。惟欲得其英精。以固子敬之壽。非以知藥石角技能也。若以服餌不必利己。姑務勝人。而夸辯博。素不望此於子敬。其不然明矣。故畢其說。宗元再拜。

李翱答皇甫湜書

辱書。覽所寄文章。詞高理直。歡悅無量。有足發予者。自別足下來。僕口不曾言文。非不好也。言無所益。衆亦未信。祇足以招謗忤物。於道無明。故不言也。僕到越中。得一官。三年矣。材能甚薄。澤不被物。月費官錢。自度終無補益。屢求罷去。尙未得。以爲愧。僕性不解諂佞。生不能曲事權貴。以故不得齒於朝廷。而足下亦抱屈在外。故略有所說。凡古賢聖得位於時。道行天下。皆不著書。以其事業存於制度。足以自見故也。

其著書者。蓋道德充積。阨摧於時。身卑處下。澤不能潤物。恥灰泯而燼滅。又無聖人爲之發明。故假空言。是非一代。以傳無窮。而自光耀於後。故或往往有著書者。僕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不足以發明高祖太宗列聖明德。使後之觀者。文采不及周漢之書。僕以爲西漢十一帝。高祖起布衣。定天下。豁達大度。東漢所不及。其餘惟文宣二帝爲優。自惠景以下。亦不皆明於東漢明章兩帝。而前漢事跡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高簡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足下讀范蔚宗漢書。陳壽三國志。王隱晉書。生熟何如。左邱明司馬遷班固書之溫習哉。故溫習者事跡彰。而罕讀者事跡晦。讀之疎數。在詞之高下。理之必然也。唐有天下。聖明繼於周漢。而史官敘事。曾不如范蔚宗陳壽所爲。況足擬望左邱明司馬遷班固之文哉。僕所以爲恥。茲得於時者。雖負作者之才。其道旣能被物。則不肯著書矣。僕竊不自度。無位於朝。幸有餘暇。而詞句足以稱讚明盛。紀一代功臣賢士行跡。灼然可傳於後代。自以爲能不滅者。不敢爲讓。故欲筆削國史。成不刊之書。用仲尼褒貶之心。取天下公。是非以爲本。羣黨之所謂是者。僕未必以爲是。羣黨之所謂非者。僕未必以爲非。使僕書成而傳。則富貴而功德不著者。未必聲名於後。貧賤而道德全者。未必不烜赫於無窮。韓退之所謂誅奸諛於旣死。發潛德之幽光。是黷心也。僕文采雖不足以希左邱明司馬子長。足下視僕敘高愍女楊烈婦。豈盡出班孟堅蔡伯喈之下耶。仲尼有言曰。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僕所爲雖無益於人。比之博奕。猶爲勝也。足下以爲何如哉。古之賢聖。當仁不讓於師。仲尼則曰。文王旣沒。文不在茲乎。又曰。子欲無言。天何言哉。孟子則曰。吾之不遇魯侯。天也。臧氏之子。安能使予不遇乎。司馬遷則曰。成一家之言。藏之名山。以俟後聖人君子。僕之不讓。亦非大

過也。幸無怪。某再拜。

李翱答獨孤舍人書

足下書中有無見怨。對以至疏索之說。蓋是戲言。然亦似未相悉也。薦賢進能。自是足下公事。如不爲之。亦自是足下所闕。在僕何苦。乃至怨對。僕嘗怪董生大賢。而著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凡人之蓄道德。才智於身。以待時用。蓋將以代天理物。非爲衣服飲食之鮮肥而爲也。董生道德備具。武帝不用爲相。故漢德不如三代。而生人受其顛頓。於董生何苦。而爲仕不遇之詞乎。僕意緒間自待甚厚。此身窮達。豈關僕之貴賤耶。雖終身如此。固無恨也。況年猶未甚老哉。去年足下有相引薦意。當時恐有所累。猶奉止不爲。何遽不相悉。所以不數附書者。一二年來往還。多得官在京師。旣不能周徧。又且無事。性頗慵懶。使一切畫斷。祇作報書。又以爲苟相知。固不在書之疏數。如不相知。尙何求而數書。或惟往還中有貧賤。更不如僕者。卽數數附書耳。近頻得人書。皆責疏簡。故具之於此。見相怪者。當爲辭焉。

李翱答王載言書

翱頓首。足下不以翱卑賤。無所可。乃陳詞屈慮。先我以書。且曰。余之藝及心。不能棄於時。將求知者。問誰可。則皆曰。其李君乎。告足下者。過也。足下因而信之。又過也。果若來陳。雖道備德具。且猶不足辱厚命。況如翱者。多病少學。其能以此堪足下所望博大而深宏者耶。雖然。盛意不可以不答。故敢略陳其所聞。蓋行己莫如恭。自責莫如厚。接衆莫如宏。用心莫如直。進道莫如勇。受益莫如擇友。好學莫如改過。此聞之於師者也。相人之術有三。迫之以利。而審其邪正。設之以事。而察其厚薄。問之以謀。而觀其智與不才。賢

不肖分矣。此聞之於友者也。列天地立君臣親父子別夫婦明長幼浹朋友六經之旨也。浩浩乎若江海高乎若邱山赫乎若日火包乎若天地掇章稱詠津潤怪麗六經之詞也。創意造言皆不相師。故其讀春秋也。如未嘗有詩也。其讀詩也。如未嘗有易。其讀易也。如未嘗有書也。其讀屈原莊周也。如未嘗有六經也。故義深則意遠。意遠則理辯。理辯則氣直。氣直則辭盛。辭盛則文工。如山有恆華嵩衡焉。其同者高也。其草木之榮不必均也。如瀆有淮濟河江焉。其同者出源到海也。其曲直淺深色黃白不必均也。如百品之雜焉。其同者飽於腸也。其味鹹酸苦辛不必均也。此因學而知者也。此創意之大歸。天下之語文章有六說焉。其尚異者。則曰文章辭句奇險而已。其好理者。則曰文章敍意苟通而已。其溺於時者。則曰文章必當對。其病於時者。則曰文章不當對。其愛難者。則曰文章宜深不當易。其愛易者。則曰文章宜通不當難。此皆情有所偏。滯而不流。未識文章之所主也。義不深。不至於理。言不信。不在於教。勸而詞句怪麗者有之矣。劇秦美新。王褒僮約是也。其理往往有是者。而詞章不能工者有之矣。劉氏人物表。王氏中說。俗傳太公家教是也。古之人能極於工而已。不知其詞之對與否。易與難也。詩曰。憂心悄悄。慍於羣小。此非對也。又曰。遘閔既多。受侮不少。此非不對也。書曰。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詩曰。莞彼桑柔。其下候甸。捋採其劉。瘼此下人。此非易也。書曰。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於上下。詩曰。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旋兮。此非難也。學者不知其方。而稱說云云。如前所陳者。非吾之敢聞也。六經之後。百家之言興。老聃列禦寇。莊周鷓冠。田穰苴。孫武。屈原。宋玉。孟軻。吳起。商鞅。墨翟。鬼谷子。荀況。韓非。李斯。賈誼。枚乘。司馬遷。相如。劉向。揚雄。皆足以自成一家之文學者之所師歸也。故義雖深。理雖當。詞不工者。不成文。宜不能傳也。文

理義三者兼并。乃能獨立於一時。而不泯滅於後代。能必傳也。仲尼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子貢曰。文猶質也。質猶文也。虎豹之鞞。猶犬羊之鞞。此之謂也。陸機曰。愍他人之我先。韓退之曰。惟陳言之務去。假令述笑哂之狀曰莞爾。則論語言之矣。曰啞啞。則易言之矣。曰粲然。則穀梁子言之矣。曰攸爾。則班固言之矣。曰颯然。則左思言之矣。吾復言之。與前文何以異也。此造言之大歸。吾所以不協於時而學古文者。悅古人之行也。悅古人之行者。愛古人之道也。故學其言。不可以不行其行。行其行。不可以不重其道。重其道。不可以不循其禮。古之人相接有等。輕重有儀。列於經傳。皆可詳引。如師之於門人。則名之。於朋友。則字而不名。稱之於師。則雖朋友亦名之。子曰。吾與回言。又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若由也。不得其死然。是師之名。門人驗也。夫子於鄭。兄事子產。於齊。兄事晏嬰。平仲。傳曰。子謂子產。有君子之道四焉。又曰。晏平仲。善與人交。子夏曰。言游過矣。子張曰。子夏云何。曾子曰。堂堂乎張也。是朋友字而不名。驗也。子貢曰。賜也。何敢望回。又曰。師與商也。孰賢。子游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是稱於師。雖朋友亦名。驗也。孟子曰。天下之達尊三。曰德。爵。年。惡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足下之書曰。韋君詞。楊君潛。足下之德。與二君未知先後也。而足下齒幼而位卑。而皆名之。傳曰。吾見其與先生並行。非求益者。欲速成。竊懼足下不思。乃陷於此。韋踐之與。翺書。亟敍足下之善。故敢盡辭。以復足下之厚意。計必不以爲犯。李翺頓首。

李翺薦所知於徐州張僕射書

張僕射名建封。卽昌黎去汴後所依。旣爲之從事者也。郊字東野。能詩。與昌黎友善。

翺再拜。齊桓公不疑於其臣。管夷吾信而霸天下。攘夷狄。匡周室。亡國存。荆楚服。諸侯無不至焉。豎刁易

牙信而國亂。身死不葬。五公子爭立。兄弟相及者數世。桓公之信於其臣。一道也。所信者賢。則德格於天。地功及於後代。不得其人。則不免其身。知人不易也。豈惟霸者爲然。雖聖人亦不能免焉。帝堯之時。賢不肖皆立於朝。堯能知舜。於是乎驩兜放。共工流。殛鯀。竄三苗。舉禹。稷。咎繇。二十有二人。加諸上位。故堯崩。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後代之人。皆謂之帝堯焉。向使堯不能知舜。而遂尊驩兜。共工之黨於朝。禹。稷。咎繇之下。二十有二人。不能用。則堯將不得爲齊桓公矣。豈復得曰大哉堯之爲君也。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者哉。春秋曰。夏滅項。孰滅之。蓋齊滅之。曷爲不言齊滅之。爲桓公諱也。春秋爲賢者諱。此滅人之國。何賢爾。君子之惡惡也。嫉始善善也。樂終。桓公嘗有繼絕存亡之功。故君子爲之諱也。繼絕存亡。賢者之事也。管夷吾用。所以能繼絕世存亡國焉耳。豈刁易牙則不能也。向使桓公始不用管夷吾。未有豎刁易牙。爭權不葬而亂齊國。則幽厲之諸侯也。始用賢而終身諱其惡。君子之樂用賢也如此。始不用賢。以及其終。而幸後世之掩其過也。則微矣。然則居上位。流德澤於百姓者。何所勞乎。勞於擇賢。得其人。措諸上。使天下皆化之焉而已矣。茲天子之大臣。有土千里者。孰有如執事之好賢不倦者焉。蓋得其人亦多矣。其所可求而不取者。則有人焉。隴西李觀奇士也。伏聞執事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觀病死。昌黎韓愈得古文遺風。明於理亂根本之所由。伏聞執事又知其賢。將用之。未及而愈爲宣武軍節度使。之所用。觀愈皆豪傑之士也。如此人不時出。觀自古天下。亦有數百年無如其人者焉。執事皆得而知之。皆不得而用之。翺實爲執事惜焉。豈惟翺一人而已。後之讀前載者。亦必多爲執事惜之矣。茲有平昌孟郊。貞士也。伏聞執事舊知之。郊爲五言詩。自前漢李都尉蘇屬國。及建安諸子。南朝二謝。郊能兼其體而

有之。李觀薦郊於梁肅，補闕書曰：郊之五言，其有高處，在古無上；其有平處，下顧二謝，韓愈送郊詩曰：作詩三百首，杳默咸池音。彼二子皆知言者，豈欺天下之人哉？郊窮餓，不得安養其親，周天下無所遇，作詩曰：食齋腸亦苦，強歌聲無歡。出門卽有闕，誰謂天地寬。其窮也甚矣。又有張籍，李景儉者，皆奇才也。未聞閣下知之。凡賢人奇士，皆自有所負，不苟合於世，是以雖見之難得而知也。見而不能知其賢，如勿見而已矣。知其賢而不能用，如勿知其賢而已矣。用而不能盡其才，如勿用而已矣。能盡其才而容讒人之所聞者，如勿盡其才而已矣。故見賢而能知，知而能用，用而能盡其才，而不容讒人之所聞者，天下一人而已矣。茲有二人焉皆來，其一賢士也，其一常人也。待之禮貌不加隆焉，則賢者行而常人日來矣。況其待常常人加厚，則善人何求而來哉？孔子曰：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聖人不好色而好德者也。雖好色而不如好德者次也。德與色鈞好之，又其次也。雖好德而不如好色者下也。最甚不好德而好色者窮矣。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而無所愛矣。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見焉。是豈非不好德而好色者乎？賢者則宜有以別於天下之人矣。孔子述易定禮樂，刪詩序書，作春秋，聖人也。奮乎百世之上，其所化之者非其道，則夷狄之人也。而孔子之廟存焉。雖賢者亦不能日往拜之，以其益於人者寡矣。故無益於人，雖孔子之廟，尚不能朝夕而事焉。況天下之人乎？有待於人而不能得，善人良士，則不如無待也。嗚呼！人之降年，不可與期，郊將爲他人之所得，而大而立於世，與其短命而死，皆不可知也。二者卒然有一於郊之身，他日爲執事惜之，不可旣矣。執事終不得而用之矣。雖恨之亦無可奈何矣。翺窮賤人也，直辭無讓，非所宜至於此者也。爲道之存焉耳。不直，則不

足以伸道也。非好多言者也。翺再拜。

### 元稹上令狐相公詩啓

時微之以監察御史貶爲江陵士曹。故書中有有罪譴棄之語。令狐相公蓋令狐楚也。稹與白香山友善。倡和甚多。時人多效之。號元和體。

某啓。某初不好文章。徒以仕無他歧。強由科試。及有罪譴棄之後。自以爲廢滯潦倒。不復以文字有聞於人矣。曾不知好事者。扶摘芻蕘。塵黷尊重。竊承相公特於廊廟間。道某詩句。昨又面奉教約。令獻舊文。戰汗悚踊。慙忝無地。某始自御史府。謫官於外。今十餘年矣。閒誕無事。遂用力於詩章。日益月滋。有詩向千餘首。其間感物寓意。可備矇瞽之諷達者。有之。詞直氣蘊。罪戾是懼。固不敢陳露於人。惟盃酒光景間。屢爲小碎篇章。以自吟暢。然以爲律體卑痺。格力不揚。苟無姿態。則陷流俗。常欲得思深語近。韻律調新。屬對無差。而風情自遠。然而病未能也。江湘間多有新進小生。不知天下文有宗主。妄相倣倣。而又從而失之。遂至於支離褊淺之詞。皆目爲元和詩體。某又與同門生白居易友善。居易雅能爲詩。就中愛驅駕文字。窮極聲韻。或爲千言。或爲五百言律詩。以相投寄。小生自審。不能有以過之。往往戲排舊韻。別創新詞。名爲次韻相酬。蓋欲以難相挑耳。江湘間爲詩者。復相倣倣。力或不足。則至於顛倒語言。重複首尾。韻同意等。不異前篇。亦目爲元和詩體。而司文考變雅之由。往往歸咎於稹。嘗以爲雕蟲小事。不足以自明。始聞相公記憶。累旬以來。實懼糞土之牆。庇以大廈。使不摧壞。實爲版築者之娛。輒繕寫古體歌詩一百首。百韻至兩百韻律詩一百首。合爲五卷。奉啓跪陳。或希構廈之餘。一賜觀覽。知小生於章句中。樂榼棊枹。

之材。盡會量度。則十餘年之遭迴。不爲無用矣。詞旨瑣劣。冒黷尊嚴。伏候刑書。不敢逃讓。死罪死罪。

白居易與元微之書

香山元和中以王涯言貶爲江州司馬。唐書本傳稱其旣失志。能順適所遇。宛然肖其書中自道語。

香山與微之至交世稱元白

四月十日夜。樂天白微之。微之不見足下面。已三年矣。不得足下書。欲二年矣。人生幾何。離闊如此。況以膠漆之心。置於胡越之身。進不得相合。退不得相忘。牽攀乖隔。如欲白首。微之微之。如何如何。天實爲之。謂之奈何。僕初到潯陽時。有熊孺登來。得足下前年病甚時一札。上報疾狀。次序病心。終論平生交分。且云危懼之際。不暇他及。惟收數帙文章。封題其上曰。他日送達白二十二郎。便請以代書。悲哉。微之於我也。其若是乎。又睹所寄聞僕左降詩云。殘燈無焰影幢幢。此夕聞君謫九江。垂死病中驚起坐。聞風吹雨入寒窗。此句他人尙不可聞。況僕心哉。至今每吟。猶惻惻耳。且置是事。略序近懷。僕自到九江。已涉三載。形骸且健。方寸甚安。下至家人。幸皆無恙。長兄去夏自徐州至。又有諸院孤小弟妹六七人。提挈同來。頃所牽念者。今悉置在目前。得同寒煖。饑飽。此一泰也。江州風候稍涼。地少瘴癘。乃至虵虺蚊蚋。雖有甚稀。溢魚頗肥。江酒極美。其餘食物多類北地。僕門內之口。雖不少。司馬之俸。雖不多。量入儉用。亦可自給。身衣口食。且免求人。此二泰也。僕去年秋。始遊廬山。到東西二林間。香爐峯下。見雲水泉石。勝絕第一。愛不能捨。因置草堂。前有喬松十餘株。修竹千餘竿。青蘿爲牆垣。白石爲橋道。流水周於舍下。飛泉落於簷間。紅榴白蓮。羅生池砌。大抵若是。不能殫記。每一獨往。動彌旬日。平生所好者。盡在其中。不惟忘歸。可以終

老。此三秦也。計足下久不得僕書。必加憂望。今故錄三秦以先奉報。其餘事況。條寫如後云云。微之微之。作此書夜。正在草堂。中山窗下。信手把筆。隨意亂書。封題之時。不覺欲曙。舉頭但見山僧一兩人。或坐或睡。又聞山猿谷鳥。哀鳴啾啾。平生故人。去我萬里。瞥然塵念。此際慙生。餘習所牽。便成三韻云。憶昔封書與君夜。金鑾殿後欲明天。今夜封書在何處。廬山庵裏晚燈前。籠鳥檻猿俱未死。人間相見是何年。微之微之。此夕此心。君知之乎。樂天頓首。

### 白居易與劉蘇州書

此與劉夢得書也。香山末年多與夢得唱和。時人謂之劉白。

夢得閣下。前者枉手札數幅。兼惠答憶春草報白君已下五六章。發函披文。而後喜可知也。又覆視書中。有攘臂痛拳之戲。笑與抃會。甚樂甚樂。誰復知之。因有所云。續前言之戲耳。試爲留聽。與閣下在長安時。合所著詩數百首。題爲劉白唱和集。卷上下。去年冬。夢得由禮部郎中集賢學士遷蘇州刺史。冰雪塞路。自秦徂吳。僕方守三川。得爲東道主。閣下爲僕稅駕十五日。朝觴夕詠。頗極平生之歡。各賦數篇。視草而別。歲月易邁。行復周星。一往一來。忽又盈篋。誠知老醜冗長。爲少年者所嗤。然吳苑洛城。相去二千里。捨此何以啟齒而解頤哉。嗟乎。微之先我去矣。詩敵之勍者。非夢得而誰。前後相答。彼此非一。彼雖無虛可擊。此亦非利不行。但止交綏。未嘗失律。然得雋之句。警策之篇。多因彼唱此和中得之。他人未嘗能發也。所以輒自愛重。今復編而次焉。以附前集。合成三卷。題此卷爲下。遷前下爲中。命曰劉白吳洛寄和卷。自太和六年冬。送夢得之任之作始。居易頓首。

張籍上韓昌黎第二書

籍不以其愚。輒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導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失其明。然猶有所見。願復於執事。以畢其說焉。夫老釋惑乎生人久矣。誠以世相沿化而莫之知。所以久惑乎爾。執事才識明曠。可以任著書之事。故有告焉。今以爲言諭之不入。則觀書亦無所得。爲此而止。未爲至也。一處一位。在一鄉。其不知聖人之道。可以言諭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諭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諭者。又豈可以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止爲書。則爲聖人之道奚傳焉。士之壯也。或從事於要劇。或旅遊而不安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有所爲。況有疾疚吉凶。虞其間哉。是以君子汲汲於所。欲爲。恐終無所顯於後。若皆待五六十而後有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雖參於戎府。當四海弭兵之際。優游無事。不以此時著書。而曰俟後。或有不及。曷可追乎。天之與人。性度已有器也。不必老而後有或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十乎。執事目不覩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材不讓於顏子矣。今年已踰之。曷懼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者。以其從聖人之後。聖人已有定制故也。若顏子獨立於世。必有所云著也。古之學君臣父子之道。必資於師。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子者是已。傳者猶以孟子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孟子之世。發明其學者。揚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喪。浸不及揚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與聖人之道。欲待孟子之門人。必不可冀矣。君子發言舉足。不遠於理。未嘗聞以駁雜無實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其說。亦拊衎呼笑。是撓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

正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於衆。是戲人也。是玩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 符載與劉評事伯芻書

聆夫子之善聲滿盈矣。世且多故。無緣會覲。開襟嚮風。勞止如何。余友蘭陵蕭易簡篋中。獲足下所製窮達述。高韻孤峙。詞趣淵密。探聖賢性命之際。究天地否泰之理。固知殷紂之黃屋。不爲通也。顏子之陋巷。不爲窮也。使百世君子之知道益明。守道益堅。不汲汲。不戚戚。從容中道。斯立言之由也。願惟短才。謬嘗爲文。伸紙始竟。百骸清快。歛挹已久。無可自道。因豫章王兵曹往。聊寫梗概。不盡慨詠之萬一耳。

### 符載寄贈于尙書書

朱校書至。猥辱書問。并示孟處士碑篆端由。捧讀彌日。抃躍無次。夫旌善人。採遺美。蓋有位君子之所行。志豈伊薄劣。敢議發揮。言輕賜重。益用惶駭。又於朱校書處。恭覩製作。約數十篇。高格倅山嶽。迅勢擬波濤。邁氣薄雲霄。遠思躡鴛鴻。當世翰墨。都無此手。臟腑悅悅。至今悸動。斯可謂煥乎文章也。一昨奉辭伐罪。統貔虎之師。沉謀偉略。洞入神鬼。以鎮則有制。以戰則有威。巍巍赫赫。聲振寰海。斯可謂盛乎武事也。文武吉甫。佐天子贊襄。使奸臣賊子。無萌芽於禍亂者。我尙書之謂矣。小人君子。咸知幸甚。某一凡夫也。棲遁匡廬。垂二十年。讀書不及於豎儒。把筆纔過於常談。泯泯人世。鄰乎強仕。斯亦不足畏也。然徒有愚妄之意。愛大名。慕大節。懸芳竹帛。爲千古榮。勲懃懇懇。正爲此耳。小子聆閣下之事業。英姿豪韻。迥如古人。私心歡喜。動作顛沛。況前旨稠疊。猥賜誘喻。令一至峴首。追賞風景。小生何人。當此珍重。誠宜奔走。拜伏旌麾間。識征南之儀觀。揖當陽之談話。凝襟滯想。從茲泄露。屬入夏多病。氣力衰羸。火雲始生。道路且

遠瞻仰尊重。魂爽飄然。若望溟海。未知濟涉。如此誠激。何緣上達。惟有簡牘。可寄肺腸。今如特差。祇舍人呂及。自潯陽專往奉狀。塵獻鈴閣。伏惟鑒察。愚樸不責狂瞽。幸甚幸甚。候問起居之禮。謹俟異日。此無多談。

李德裕與姚諫議郃書

文饒以宣宗大中二年由潮州司馬。再貶爲崖州司戶。故其中有大海之中等語。後竟卒於貶所。天地窮人。物情所棄。無復音書。平生舊知。無復弔問。閣老至仁念舊。盛德矜孤。再降專人。遠逾溟漲。兼賜衣服器物。茶藥至多。槁木暫榮。寒灰稍暖。開絨感切。涕咽難勝。大海之中。無人拯卹。資儲蕩盡。家事一空。百口嗷然。往往絕食。塊獨窮悴。終日苦饑。惟恨垂沒之年。頓作餒死之鬼。自十月末得疾。伏枕七旬。屬纊者數四。藥物陳衰。又無醫人。委命信天。幸而自活。羸憊至甚。生意方微。自料此生。無由再望旌棨。臨紙涕戀。不勝遠誠。病後多書。不得。伏惟恕察。謹狀。

劉巖夫與段校理書

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也。搖舌於口。誰不言仁。誼哉。清濁相渾。真僞難辨。今雖有提其肺腸以呈衆。某必笑而不諒。此亦不足怪也。蓋僞者繁而真者寡。況憑區區文字。而能取信於人耶。所以某蘊蓄斯久。不敢輕奮。抑爲此也。今幸因執事稍垂盼。以不倫衆輩。故得肆陳其愚。惟賜詳之。某七歲受教誨。始學箕裘。迄今十六。不見成熟。性本慵惰。強之惟艱。不能戮力盡瘁。服勤先聖。然常謂男子生而懸弧。示有事於四方。固不得與兒女曹並列。依違以沒世。每欲奮廓埃塏。破開濤浪。聳翼雲漢。垂名竹帛。謂舒腕可取耳。殊不

知世道隘局九重阻深不可也。又欲滅器弛用洗滌他腸。昧旦調旨。甘入夜吟。編簡索聖賢意。探情性源。白雲霏空。虛舟汎波。塵機不張。語默自任。湜湜然得全其愚。爲唐一閑人。而家世清風。祇承嚴訓。不可也。又欲掉長舌於公卿間。籛條戚施。以媚於人。拱立下流。阿旨從衆。善者曰善。不善者亦曰善。巧言如流。俾躬處休。而愚僻已慣。矯之惟病。不可也。三者之惑。心不可屈。志不可諧。歧路難期。歲月易老。踐履之道。悵然自迷。執事濯纓清流。敏古多識。試言指其要路。將鞭蹇以趨之。某再拜。

杜牧投知己書

夫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復曰。知我者以春秋。罪我者亦以春秋。此聖人操心。不顧世人之是非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莒敖公不知。及莒敖公有難。柱厲叔死之。不知我則已。反以死報之。蓋怨不知之深也。豫讓謂趙襄子曰。智伯以國士待我。我以國士報之。此乃烈士義夫。有才感其知。不顧其生也。行無堅明之異。才無尺寸之用。泛泛然求知於人。知則不能有所報。不知則怒。此乃衆人之心也。聖賢義烈之士。旣不可到。小生有異於衆人者。審己切也。審己之行。審己之才。皆不出衆人。亦不求知於人。或有知之者。則藏縮退避。惟恐知之深。蓋自度無可以爲報效也。或有因緣他事。不得已求知於人者。苟不知。未嘗退有懟言怨色。形於妻子之前。此乃比於衆人。惟審己求知也。太和二年。小生應進士舉。當其時。先進之士。以小生行可與進業可與修。喧而譽之。爭爲知己者。不啻二十人。小生邇來十年。江湖間。時時以家事。一抵京師。事已卽返。嘗所謂喧而譽之爲知己者。多已顯貴。未嘗一到其門。何者。自十年來。行不益進。業不益修。中夜忖量。自愧於心。欲持何說。復於知己之前。爲進拜之資乎。默默藏縮。苟免寒

饑爲幸耳。昨李巡官至，忽傳閣下旨意，似知姓名，或欲異日必錄在門下。閣下爲世之偉人，鉅德。小生一獲進謁，一陪讌享，則亦榮矣。況欲異日終置之於榻席之上，齒於數子之列乎？無攀緣絲髮之因，出特達僮僕之知。小生自度，宜爲何才，可以塞閣下之求，宜爲何道，可以報閣下之德？是以自承命以來，審己愈切，撫心獨驚，忽忽思之，而不自知其然也。若蒙待之以衆人之地，求之以衆人之才，責之以衆人之報，亦庶幾異日受約束，指顧於簿書之間，知無不爲，爲不及私，亦或能提筆伸紙，作詠歌，以發盛德。止此而已。其他望於古人，責以不及，非小生之所堪任。伏恐閣下聽聞之過，求取之異，敢不特自發明導說其衷，一開閣下視聽。其他感激發憤，懷愧恩德，臨紙汗發，不知所裁。某恐懼再拜。

杜牧答莊充書

某白。莊先輩足下。凡爲文以意爲主，以氣爲輔，以辭彩章句爲之兵衛。未有主強盛而輔不飄逸者。兵衛不華赫而莊整者。四者高下圓折，步驟隨主所指。如鳥隨鳳，魚隨龍，師衆隨湯武，騰天潛泉，橫裂天下，無不如意。苟意不先立，止以文彩辭句，繞前捧後，是言愈多而理愈亂。如入闐闐，紛然莫知其誰。暮散而已。是以意全勝者，辭愈朴而文愈高；意不勝者，辭愈華而文愈鄙。是意能遣辭，辭不能成意。大抵爲文之旨如此。觀足下所爲文，百餘篇，實先意氣，而後辭句。慕古而尚仁義者，苟爲之不已，資以學問，則古作者不爲難到。今以某無可取，欲命以爲序，承當厚意，惕息不安。復觀自古序其文者，皆後世宗師其人而爲之。詩書春秋左氏以降，百家之說皆是也。古者其身不遇於世，寄志於言，求言遇於後世也。自兩漢以來，富貴者千百，自今觀之，聲勢光明，孰若馬遷相如，賈誼劉向，揚雄之徒。斯人也，豈求知於當世哉？故親見揚

子雲著書。欲取覆瓿。雄當其時。亦未嘗自有誇目。況今與足下並生今世。欲序足下未已之文。此固不可也。苟有志。古人不難到。勉之而已。某再拜。

杜牧上李中丞書

某人仕十五年間。凡四年在京。其間臥疾。乞假復居其半。嗜酒好睡。其癖已痼。往往閉戶。便經旬日。弔慶參請。多亦廢闕。至於俯仰進趨。隨意所在。希時狗勢。不能逐人。是以官途之間。比之輩流。亦多困躓。自顧自念。守道不病。獨處思省。亦不自悔。然分於當路。必無知己。默默成戚。守日待月。冀得一官。以足衣食。一自拜謁門館。似蒙獎飾。敢以惡文連進几案。特遇采錄。更不因人。許可指教。實爲師資。接遇之禮。過等。詢問之辭。悉纖。雖三千里僻守小郡。上道之日。氣色濟濟。不知沈困之在己。不知昇騰之在人。都門帶酒。笑別親戚。斯乃大君子之遇難逢。世途之不偶常事。雖爲遠宦。適足自寬。某世業儒學。自高曾至於某身。家風不墜。少小孜孜。至今不怠。性顛固不能通經。於治亂興亡之跡。財賦兵甲之事。地形之險易。遠近。古人之長短得失。中丞卽歸廊廟。宰制在手。或因時事。召置堂下。坐之與語。此時迴顧諸生。必期不辱恩獎。今者志尙未泯。齒髮猶壯。敢希指顧。一罄肝膽。無任感激血誠之至。某恐懼再拜。

杜牧與人論諫書

某疎愚怠惰。不識機括。獨好讀書。讀之多矣。每見君臣治亂之間。興亡諫諍之道。遐想其人。砥筆和墨。則冀人君一悟。而至於治平。不悟則烹身滅族。惟此二者。不思中道。自奏漢已來。凡千百輩。不可悉數。然怒諫而激亂生禍者。累累皆是。納諫而悔過行道者。不能百一。何者。皆以辭語迂險。指射醜惡。致使然也。夫

迂險之言。近於誕妄。指射醜惡。足以激怒。夫以誕妄之說。激怒之辭。以卑凌尊。以下干上。是以諫殺人者。殺人愈多。諫收獵者。收獵愈甚。諫治宮室者。宮室愈崇。諫任小人者。小人愈寵。觀其旨意。且欲諫者一闕。是非一決。怒氣耳。不論其他。是以每於本事之上。尤增飾之。今有兩人。道未相信。甲謂乙曰。汝好食某物。慎勿食。果食之必死。乙必曰。我食之久矣。汝謂我死。必倍食之。甲若謂乙曰。汝好食某物。第一少食。苟多食。必生病。乙必因而謝之。減食。何者。迂險之言。則欲反之。循常之說。則必信之。此乃常人之情。世多然也。是以因諫而生亂者。累累皆是也。漢成帝欲御樓船過渭水。御史大夫薛廣德諫曰。宜從橋。陛下不聽。臣自刎以血汚車輪。陛下不廟矣。上不悅。張猛曰。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耶。乃從橋。近者寶歷中。敬宗皇帝欲幸驪山。時諫者至多。上意不決。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爲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元宗皇帝宮驪山。而祿山亂。先皇帝幸驪山。而享年不長。帝曰。驪山若此之凶耶。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後數日。自驪山迴。語親倖曰。叩頭者之言。安足信哉。漢文帝亦謂張釋之曰。卑之無甚高論。令可行也。今人平居無事。朋友骨肉。切磋規誨之間。尙宜旁引曲釋。麀麀繹繹。使人樂去其不善。而樂行其善。況於君臣尊卑之間。欲因激切之言。而望道行事治者乎。故禮稱五諫。而直諫爲下。前數月見報。上披閣下諫疏。錫以幣帛。辟左且遠。莫知其故。近於遊客處。一睹閣下諫草。明白辯婉。出入有據。吾君聖明。宜爲動心。數日在手。味之不足。且抃且喜。且慰三者交并。不能自止。吾君聞諫。旣且行之。仍復寵錫。誘能諫者。斯乃堯舜禹湯文武之心也。聞於遠政。宜爲吾君抃也。閣下以忠孝文章。立於朝廷。勇於諫。而且深於其道。果能輔吾君而光世德。某蒙閣下

之厚愛。冀於異時資閣下之知。以進尺寸。能不爲閣下之喜復自喜也。吾君今日披一疏而行之。明日聞一言而用之。賢才忠良之士。森列朝廷。是以奮起志慮。各盡所懷。則文祖武宗之業。窮天盡地。日出月入。皆可洒掃以復厥初。某縱不得效用。但於一官一局。筐篋簿書之間。活妻子而老身命焉。作爲歌詩。稱道仁聖。天子之所爲治。則爲有餘。能不自慰。故獲閣下之一疏。抃喜慰三者交并。真不虛也。宜如此也。無因而讚其事。書紙言誠。不覺繁多。某再拜。

劉蛻諭江陵耆老書

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享其仇。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慄悍。大能復其仇讐。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況其人之性。能忘胥之所以破其國家而事之乎。且今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祀其廟者。將祈年穀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亡者乎。如厚其餼而虛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祀矣。若果祈年穀而得豐穰。禱疾病而獲康強。有其餼而尋其報。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何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讐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寢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爲饗人之食。而江陵何爲事仇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速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孫樵寓汴觀察判官書

大梁居東諸侯。兵最爲雄。軍候乘權肆豪。奴視州縣官。州縣官卽慄縮自下。美言立聞。觀察使往往得上

下考。卽欲認官爲治。必爲軍候所傾折。大者至奪觀察使。小者至爲軍人所繫辱。州縣官格手失職。不敢與抗。由是軍候得侵繩平民。鞠訊受辭。往往獄至數百。不以時省。以故平民益畏軍候。至不知有觀察使。矧州縣官耶。國家設州縣官以治平民。豈以屬之軍乎。今京兆二十四縣。半爲東西軍所奪。然亦不過籍占編氓。翼蔽墾田。其辭獄曲直。尙歸京兆。今汴軍所侵州縣者。反愈東西軍。士大夫叢居。未嘗不病東西軍侵州縣事。及自提兵符。則不知有以規畫之。矧天子之貴耶。執事三從事盧公。其所以佐盧公。使炳炳不磨於世者。襄陽南渡之民。皆能道之。今居汴有日。而曾無所聞。豈屑屑未暇耶。執事宜亟以前之所陳。辨之盧公。稍稍奪左右軍候權。且使繫獄者。不得治於軍門。凡當隸州縣者。悉索歸之。使軍自軍。州縣自州縣。無相奪也。今執事官曰判官。察州縣事。正執事職。幸無忽。

孫樵與王霖秀才書

大原君足下。雷賦逾六千言。推之大易。參之元象。其旨甚微。其辭甚奇。如觀駭濤於重溟。徒知褫魄眙目。莫得畔岸。誠謂足下怪於文。方舉降旗。將大誇朋從間。且疑子雲復生。無何足下繼以翼旨及雜題十七篇。則與雷賦相關數百里。足下未到其壺。則非樵所敢與知。旣入其域。設不如意。亦宜上下銖兩。不當如此懸隔。不知足下以此見嘗耶。抑以背時戾衆。且欲舖粕啜醜。以苟其合耶。何自待則淺。而徇人反深。鸞鳳之音。必傾聽。雷霆之聲。必駭心。龍章虎皮。是何等物。日月五星。是何等象。儲思必深。摛詞必高。道人之所不道。到人之所不到。趨怪走奇。中病歸正。以之明道。則顯而微。以之揚名。則久而傳。前輩作者。正如是。譬玉川子月蝕詩。楊司城華山賦。韓吏部進學解。馮常侍清河壁記。莫不拔地倚天。句句欲活。讀之如赤。

手捕長蛇。不施控騎生馬。急不得暇。莫可捉搦。又似遠人入太興城。茫然自失。詎比十家縣。足未及東郭。目已極西郭耶。樵嘗得爲文真訣。於來無擇。來無擇得之於皇甫持正。皇甫持正得之於韓吏部。退之然樵未始與人言及文章。且懼得罪於時。今足下有意於此。而自疑尙多。其可無言乎。樵再拜。

顧雲代人上路相公啓

某啓。某本異仙才。又非良器。叨因射策。偶忝決科。始脫麻衣。纔沾斗粟。方期清慎。稍竊寵榮。無何不善。攝生遽沈痼疾。懸虵結蠶。鬪蟻成災。針石屢加。驚羸無減。並相如患渴。雖覺有瘳。比元晏病風。猶稀可療。實以彌年伏枕。終日閉關。嬰幼素多。饘餬莫給。腸然烈火。鬢染繁霜。分無榮達之由。敢望陶鎔之力。家室以幸。聯姻戚。合候起居。伏蒙特軫襟靈。深垂顧問。咨嗟生業。憫惻羈危。許以轉銜。致諸外府。側聆嘉命。寂聽好音。扶策病躬。開張淚目。仰希尊旨。如釋沈疴。拜賜猶賒。銜恩欲泣。望朱門而尙遠。銘丹慊以先深。必也果踐玉書。不移金諾。資糧有羨。藥餌無虞。然後訪三世之名醫。求千金之顯效。獲離枕席。再服冠纓。雖此昇沈。實繫恩德。因而待問。希同喘路之牛。誓此酬恩。願比棲囊之雀。謹專奉啓起居。陳謝。

